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65n1283

宗範

清 錢伊庵編緝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283-A 重刻宗範序
  - No. 1283-B 序
  - 凡例
  - 前言
  - 禪源
  - 徹參
  - 調習
  - 入聖
  - 利人
  - 顯喻
  - 機用
  - 綱宗
  - 示辯
  - 貫教
  - No. 1283-C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283-A 重刻宗範序

光緒丙戌歲，聿云莫葭灰既動，瑞雪盈尺。友人楊仁山郵寄是集來吳，同參靈虛道人招余往勘。余見其格律精嚴，取裁的當，不禁踊躍贊歎曰：伊菴前輩可謂先得我心矣。適有禪客在座，略顧冊目，便不啟閱。少頃，詢曰：是篇何人所輯？已得正悟否？靈虛子答云：此公打破漆桶，於向上一著親入密藏，深歎禪河氾濫，後人無從問津。因於太虛空中條釘箇楔，有定據，無準則，俾人由此契入，不致為黑風噩浪吹入羅剎鬼國，是亦苦心士也。客曰：宗門下事如電光石火，快便難逢，神龍天馬尚難彷彿，範云乎哉？余應之曰：然。子言誠高矣，美矣。第徐六擔板見尚未圓，誠能死盡偷心，深入堂奧，必不斥此篇為賸語。客曰：何謂也？余曰：千七百則公案，古人判為爛葛藤。但參學之士咸如二祖，一言契悟，即證無生。匪特千七百可聿付祖龍，即三藏十二部亦可投之巨浸矣。何則？脚跟下事本無實法，只要灼破面門，立地搆取，則教網綱宗皆為靈龜跡耳，安所謂範乎？苟不如是，中下之士智劣心浮，聞多羅一言半偈，如蚊上鐵牛，及閱古德機緣，又復汗牛充棟，求其義嚴旨該，可以契入者，誠不可得。則是集如見角識牛，望煙知火，循類以求，因指見月，較之重溟浩瀚，欲渡無筏者，不啻霄壤矣。客曰：範之義，敬聞命矣。終以貫教，其旨云何？余曰：此更作者不得已之苦衷也。參學得悟，如夢裏拾金，緣無始氣習頓難[泳-永+(翦-月+(耳-一))]淨，所謂風停波尚涌，理悟念猶侵也。若不經大冶洪鑪，鍛鍊淨盡，終是說食不飽。古雖有眼，正不貴行履之說，亦祇一期方便。況今古相勘，豈只日劫百倍？如不假彌陀大願，生入蓮花國中，則他日一陰現，依舊落他圈繢。故智如永明，尚有角虎之喻。古來禪德，末後歸重持名者，不可縷指，後人千萬弗及，安可一悟為休？漫云：我作得主，吾願同參上士。既得正悟，正好借一句彌陀，消歸祕密藏中，他日與同志諸君上品上升，泛駕於七寶池內，庶不負伊菴先生纂輯是篇，接引後進之苦心也。客於是唯唯。靈虛子曰：真兄可謂語言三昧，引人入勝矣。盍不將此段因緣載諸簡端，以為鴻雪之一證乎？余應曰：諾。客退，爰筆以為之序。

賜進士出身、賞戴花翎、補用知府、特授浙江湖州府安吉縣知縣、
黔筑悟真居士李宗鄴譔

No. 1283-B 序

琴軫失調則改弦而更張之，教軌失馭則鑒機而疏通之，不疏則運塞而通之。道繫於變，與時轉移，救弊扶衰，斯度生化法之大綱也。佛教東流，溯漢迄梁，學者泥經語而不探心源，達摩倡為別傳，妙心見性，成佛之宗，而天下景從，此一變也。然師資授受間，心心相印，不離文字語言，每有以巧見浮心妄為摸擬者。馬祖復截言句，轉為機用，其接百丈也，傳有野鴨公案，再參一喝，三日耳聾，逆順莫測，諸方同風，不貴就體消停，祇重從緣薦取，此又一變也。今夫覿面示機，良馬則窺鞭而遄馳，井蛙則墮底而無路，不開以參究之方，將何以策魯鈍之進？繇是設一話頭，塞斷意根，工夫淹熟，時至理彰。話頭原無定則，溈山之詰香嚴，則以父母未生前道一句來勘之；死心之詰山谷，則以彼此死燒後何處相見勘之；雪巖、高峰相承，則專於無夢想時主人公徹了之。細剔精搜，深造閫奧，三根普被，一心洞透，更無遺憾，此又一變也。易云：窮則變，變則通。沿至明清宗師家，上堂小參各語，機鋒峻峭，愈的愈奇。而學人模稜揣竊，為生死心藐，務聲名心熱，依樣葫蘆，擎拳豎指，或拂袖便行，或禮拜逕退，竟不辨彼知有之實虛。脫不落草盤桓，再三撈搜，則其見地清徹，基脚堅牢，又烏從而印之？於此顢頇率許，涇渭雜流，通者將復為塞，此殆乘運而變之一時歟！大慧杲云：禪備眾體，若祇愛擊石火，閃電光，謂說義理禪教壞男女，豈知波瀾不闊，生死命根不斷，則不敢如此四楞著地為人我。伊庵先生知其然也，編緝宗範一書，自參學以竟離垢，自利利他，敘秩井然。括引古德研究熏修各範模，則多取婆禪，盡力穿透，略不覆藏。毋論淺根薄質，覽之均可依行發悟，惟須就明眼人印證而已。又以從朝至寢，明了意識主事，易雜昭靈窠臼，專提無夢想時主公語，導人入門，體會入微，匪孟浪郎君作略。衲捧讀之，鏡其苦心，隨喜其普願，謹揭化機變通之理，以抉韋編採集之幽衷，天下後世其有同調者乎？無棄蒭蕘，證明斯偈。偈云：死後生前體若何？電光石火耳聾多。要知無夢無思主，磕破酣眠野鴨過。
道光乙未臘月望東川後學衲諾庵槃談譔

凡例

- 一徹參中無夢想見聞主依稀解路甚多一友於炮聲有觸，予曰：隣家放炮，與汝無夢想主何涉？便無語。故得有見處者，或問：彼時炮聲與現在對談，是同是別？或問：炮聲此際在甚麼處？或問：炮聲過後，汝正眠無夢時，更何處相見？此是落草勘驗。其有以擎拳下喝等機，及鼻直眉橫等語祇對者，盡與掃除。要他將

當時見處的，實道一句，如真有印契，心有抓著癢筋話，方與點睛，否則重令參究。

- 一綱宗中五家所建宗旨儘足當機勘辨後人毋須重添名相。
- 一洞祖過水覩影悟徹後安知不重見雲巖徹授寶鏡，但錄中未及敘出耳。
- 一示辨中諸祖辯語今依原文摘錄未敢擅更然密祖追拂事，回生訣載其付法。藏公不慎於忍祖，前印後辯，可以類推。至藏忍二祖，非尋常禪流可企及，勿因辯語，率生輕忽。
- 一湛祖枕子頌云四大無我心如風箇中誰是主人公？廓然撲落原無物，始悔從前錯用功。令補錄以便閱者對勘。至雲門瑞白位中諸祖，德隆望重，即腹脹吐血身亡，與疏山倒屙、大慧發毒同關報境，毋以意見有殊，妄存軒輊。
- 一貫教中禪宗頓圓台宗妙圓故知有後兼須融會台宗

No. 1283
宗範卷上

菩薩戒弟子　錢伊庵　編緝

稽首釋迦尊，　十方三世佛，　聖賢諸菩薩，
摩訶聲聞眾，　東西列代祖，　第一最上乘。
我依當代匠。　究心無夢主。　百日絕後甦。
管窺豁一隙。　歷參諸開士，　慈愍予鉗鎚。
佛祖宗教理，　廣搜具薄信，　浮沈卅五年。
忽忽死將至。　深愧負師恩，　見淺習復厚。
兼思涉俗輩。　彼此抱同病。　知解不敵業。
臘底空憧惱。　因茲緝宗範。　朝夕痛自策。
願三寶加被，　見者咸歡喜。

妙心別傳分十章

一禪源。　二徹參。　三調習。　四入聖。　五利人。　六顯喻。　七機用。　八綱宗。　九示辯。　十貫教。

原夫佛法東流，自漢至梁，經教廣布，修契者代不乏人。達摩單以別傳妙心，直指人人見性成佛，畢竟以何為妙心耶？故首之以禪源。源既定矣，學者從何而契妙心？循古軌則，非參究不可，故繼之以徹參。由參而悟，便與佛祖同一鼻孔，然有無始習氣未消，故申之以調習。習消力宏，真如深契。六祖曰：終身不退者，定入聖位。故表之以入聖。如上四章，自行穩密，然須運同體悲，詎可斷佛種草？故勖之以利人利他。中古德有言句、機用兩路，故分別為

顯喻、機用二門。顯喻在前者，初祖接機，亦以言顯示，迨三四傳而始轉為機用，故機用次之。法久弊生，多諸巧見，建立宗旨，以護正眼，故受之以綱宗。公案孔多，後來諸尊宿各出手眼以評唱之，其間權實示現，淺深偏圓，不無同中有異，然均以成就來學佛知見，故廣之以示辯。如上九章，皆禪宗本分草料，第與諸經教不可置之不貫，故終之以貫教。自八至十，雖列利人後，而自利均須十科廣研也。予自笑挈挈波波，儼似跛足道人，滿面慚惶，說得行不得。然利根之士，脫能依此撩起便行，終身不退，現世為人師，來生作佛祖，當亦今時之第二健兒歟！

禪源

燈錄始七佛偈，本師傳則略採諸經公案，次列二十八祖授受因緣，遡述源流，體裁應爾。今則不遑徧敘，獨指佛生不二，別傳妙心為禪源。此宗旨豎義於達摩，流衍於諸祖。觀初祖、接可祖、梁武、楊衒之諸人，均以言句顯示，乃謂之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者，良以學人滯於經教，卒未能印合妙心，立地成佛，故乘時而來，提唱頓宗，斯禪之源也。妙心者何？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而無始沈淪苦海者，不悟此心當體是佛，背覺合塵，故全圓覺而成無明，迷而不返。然雖萬劫輪迴，而不動之天真佛性，從無遷變。別記載初祖，祇教可祖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二祖種種說心性道理，祖總遮其非，不為說無念心體。可祖忽曰：我已息諸緣。祖曰：莫不成斷滅否？可曰：不成斷滅，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祖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蓋息緣則外境相空，無喘則內尋伺絕，如牆壁則心行處滅，言不及則言語道斷，了知而無念則寂照同時。心境不二，迷悟不二，生佛不二，其恰好處，心亦不可得，妙亦不可得，連不二兩字亦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非心非不心，非妙非不妙，放尿屙矢，嬉笑怒罵，莫非妙心體現。今姑立以妙心之名，而為達摩禪宗之源也。須知安心者安此，究心者究此，悟心者悟此，調心者調此，入聖者入此，利人者利此。乃至諸祖之顯喻機用，綱宗示辯，并圓頓諸經論，皆不離此心別有所指也。在初祖證心之楞伽經，則謂之自覺境界，自覺聖智。自覺則靈光獨耀，迥脫根塵。常寂而照，故名為自覺智。常照而寂，故名為自覺境。其餘如來藏自心現，不生不滅真識，均可一一消歸。故初祖引證心宗。可祖凡說法竟，每曰，此經四傳後，變成名相。悲哉。馬祖引楞伽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三界惟心一法之所印。初祖旁出之慧滿師，常齎楞伽以為心要，如說而行。極知悟心之後，必須消識功熏。乃今之禪客，微特不依經說而行，且不知楞伽所說

為何語，亦不知初祖何以獨引此經以證心，置之不論不議之列，可歎也。祇緣此經辭義古奧，數傳後幾致絕響。三祖信心銘中，標此妙心為玄旨，真如法界等名以顯之。四祖則令人念摩訶般若。五祖則兼令人誦金剛般若經。六祖聞客誦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遂得開了。五祖復徵其初悟，祖言下大徹，啟曰，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迨後開堂說法，第一會便演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曰，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行，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摩訶是大心，量大如空，無有邊畔，方圓大小，青黃嗔喜，是非善惡。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然莫著空。有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為大，即著無記空。此一輩人，不可與語。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依正萬像，性空亦如是。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一切善惡盡，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故曰摩訶。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生，不從外入，名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口雖說空，不修此行，似人妄稱國王，終不可得。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時處，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口說般若，不識真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波羅密，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名此岸；離境無生滅，名彼岸。悟此法者，即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摩訶般若波羅密，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為戒定慧。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以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般若金剛經，即得見性。當知此經功德無量，經中讚歎，莫能具說。此法門為最上乘大智上根人說。須知本性自有般若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更無差別。不悟本性，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我於忍和尚處，一聞便悟，頓見本性，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各自觀心見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直示正路。若起正真觀照，一剎那妄念俱滅，識自本性，一悟即至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

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即是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者，是為無念。用即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無染，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不思，常令念絕，即是法縛邊見。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見諸佛境界，至佛地。得此頓法，終身不退者，定入聖位。然須傳授，不得匿其正法。是知摩訶般若，便是初祖的傳妙心。且知六祖所受，五祖心印，盡在此篇發揮，罄盡無遺。苟能細心體會，則摩訶般若一句即是絕好話頭，悟後熏修精密便是絕好調習功夫，又何必另覓話頭、別起爐竈耶？然此總在行人之便宜矣。又六祖最後開示提唱般若經中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悟一切處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淡泊，名一相三昧。若一切時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名一行三昧。人具二三昧，依吾行者決獲菩提證妙果。此二三昧出文殊問般若經，正是摩訶般若妙心體相，正是諸佛所傳無念而常知心體，正是楞伽經自覺境界、自覺聖智，名異而體同也。圭峰禪源詮曰：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一行三昧，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摩門下相傳者是此禪也。法運沿流，泯相歸性，故總以般若印心。六祖而後，雖立有五家之綱宗、千七百則之葛藤，或平實商量、或機鋒相見，乃至盡未來際拈頌代別徵判。上堂小參秉拂，普說千岐萬派，更無越乎摩訶般若一相三昧之一源矣。源乎源乎，千山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謂之教外別傳也可，謂之離教無禪也可，謂之不立文字也可，謂之無離文字而說解脫也亦可。

徹參

眾生妙心，本無生滅，而無始沈沒三界者，以未知本體主公安身立命處也。知則一念回機，便同本得，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即如如佛。是則參究以求了知，誠學者第一要矣。可祖種種說心性，初祖祇遮其非，可云已息諸緣，初祖復將莫成斷滅勘之，而後許證，此即究心發悟第一則榜樣。然箇中消息，悉以言通，至禮拜而記得髓，則離言而顯機靈，用活別行一路矣。迨後懺罪竟之印，誰縛汝之詰，子何姓之問，三更入室之談，乃至什麼物什麼來之徵，祖祖相授，多於文字顯示。蓋以列祖名振當時，當機為道心切，一語點睛，全身擔荷，了無扭捏纖疑其間，故不須多番勘驗照用，以辯其真偽。其旁出諸祖，亦祇是臨時言接，惟六祖接荷澤為

用棒始，然指授仍不離言詮也。馬祖於問西來意便打，則專以棒接，而機用之門大闢矣。古德云：從文字得力者弱，從事上得力者強，從緣薦取相應疾，就體消停得力遲者是也。其時禪風大播，千里同風，知有後廣歷諸方叢席，如趙州、臨濟輩，指不勝屈。然門庭既別，曲調難齊，不無有淺深純雜之異，矧夫虛妄浮心，多諸巧見，口頭弄滑，以紫亂朱。在學輩既未能刻苦研窮而專唇舌，為師者不得不掃除言句而變機鋒，全提棒喝，塞斷咽喉，電閃雷轟，命喪真露，一點再點，鼻痛耳聾，三打三拳，得牛完馬。智過師而野狐一掌，斬勘眾而貍奴一刀。百千鏡交光，正中益正。十八徧大悟，純兮更純。甚至逆流洞水，勝祖強爺。尊重己靈，呵佛罵祖。總冀白璧之無瑕，不厭黃金之久煅。然而利智上士把得便行，鈍根阿師茫然莫措。於是參尋同轍，方便異門。圜悟云：釋迦最後徑截省要，接最上機。雖迦葉二十八祖少示機關，多顯理致，至付授際，靡不直面提持，如倒剎竿，盌水投針。達摩破六宗，翻轉我天爾狗，非擬議思量可測。洎到梁魏，顯言教外別傳。逮曹溪，詳示宗通說通，具正眼大解脫。宗師變革通途，俾不滯名相，不墮理性言說，放出活卓卓地脫灑自由妙機，遂見棒喝交馳，以言遣言，以機奪機，以毒攻毒，以用破用，流傳七百年來，枝分派別，各顯家風。然其歸著，無出直指人心。心地既明，無絲毫隔礙，脫去勝負、彼我、是非、知見、解會，透到大休歇安穩之場，豈有二致哉？要須箇向上根器，具高識遠見，深入閫奧，徹底信得及、把得住，始可堪為種草。又云：老僧熱病死，一日黑漫漫地甦醒，遂驚生死事，發心訪道年許，只認得昭昭靈靈，向四大身中作箇動用，佛法上看即有，世法上看即無。後白雲老師云：你總無見處。自此全無咬嚼分。後問演祖覓心了不可得話，演曰：你須自參始得。者好處，別人為汝著力，不得參來參去。忽因舉：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如桶底脫柏樹子、麻三斤、玄沙錯過、睦州擔板諸公案，一一透過。黃龍示草堂清風旛話，久不契，龍曰：子見貓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心無異緣，六根自靜，百不失一。師屏去閑緣，歲餘忽悟，龍曰：得道非難，宏道為難。宏道猶在己，說法為人難。既明後，在力行之。晦堂問南公曰：大事本來如此，和尚何得教人看話頭，為伊搜尋？曰：若不令汝如此尋究，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即埋沒汝也。晦堂常舉拳問：喚作拳則觸，不喚作拳則背，喚作甚麼？真如院方師參瑯琊，惟看柏樹子話，此即單研一句話頭、一則公案、一悟一切悟樣式也。傳至大慧杲，極力主張參看一箇話頭，普說云：雲門尋常問學者：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畢竟喚作甚麼？又恒舉狗子語至無字，令學者參，

云：經語、祖語、諸方老宿語，千差萬別，若透得過，無字一時透過，不用卜 度、不用註解、不用要得分曉、不得作有無商量、不得作真無之無卜 度、不用向開口處承當、不用向舉起處作道理、不用墮在空寂處、不用將心等悟、不用向宗師說處領略、不用掉在無事甲裏，但行住坐臥，時時提撕。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提撕得熟，口議心思不及，方寸裏七上八落如生鐵橛，沒滋味時切莫退志，得如此時却是好消息。忽然打失布袋，不覺撫掌大笑，茶裏飯裏、喜時怒時、淨處穢處、妻兒聚頭、賓客酬酢、公私各處，都是第一等好做工夫提撕底時節，從此禪流無不參一箇話頭為入門。話頭不同，以悟為則，但激發得疑情起處，便是得力話頭。麻三斤、乾矢橛，一歸何處？無字誰字？父母未生前，死了燒了向甚麼處相見？無夢無想，主人公在甚麼處？皆可參得。天奇瑞則單令人參誰字，以其切於日用，如行底是誰？坐的是誰？語底默底是誰？聞見嗅觸一一復各是誰？這要悟底又復是誰？處處追著、念念提撕，忽然磕著便爾瞥地。近時禪者多以念佛的是誰為話頭，由文字而機用、由機用而話頭，一變再變、逗會適時，此本是置之一處無事不辦法門。此門一開，萬古莫易，盡未來際當遵行之，於中根器難齊、受益不等。或有宜於全無義味語入手者，如麻三斤、乾矢橛、青州布衫等話頭是也；或有宜似帶義路藉以追搜仍無罅隙者，如未生前本來面目，死了燒了甚麼處相見？無夢無想時，主公等話頭是也。借徑不同，成功則一，然學人發悟多有未能深入堂奧者，故曰：絕後再甦，欺君不得。若未到此田地，不道全無，終未了徹。或以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及只這如今誰動口等語強為據證，遇有以法離見聞覺知訶之者，反以為移易惑人，且至有誤認昭昭靈靈以為是者，此斷不可不辨。昔溈山問香嚴曰：聞汝在先師處問一答十，父母未生前道一句來。而香嚴不能答，死心勘山谷云：死了燒了向甚麼處相見？而山谷於此茫然。高峰於百年三萬六千日反覆，元來是這漢領得拖死屍的，及至問無夢想主公，蚊子上鐵牛，竟無下嘴處。是知高峰若不得雪巖追搜，焉有枕子徹悟境界？殷鑒不遠，古今同弊。以今時人根論，如以奇特等話頭，苦於茫無入處，又恐落無事甲裏；若只以誰字參取，又易於水乳不分，夾雜昭靈業識。不揣鄙見，總覺以無夢無想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一箇話頭著倒，最為妥當，不至生諸異見。以日用全是識情，用事略不親切，只是有夢有想時明了意識，到得睡著明了不行，復不作夢，直與死人一般。所云明了了、孤歷歷、圓陀陀、光閃閃等光影，全粘貼不上，斷不能認昭昭靈靈，亦不敢認此悶絕無知之昏住為是。兩頭截定，既易起疑，參情結秀，隻眼迸開，自有推門落臼時節。故於別則話頭發悟者，多不脫盡識情，惟未生前面目死了燒了甚麼

處相見，及無夢想主公話頭透出者，必到絕後再甦境界方能徹透，向八識上亞一刀。然未生前死，燒後在世諦尚非現在境，猶不及無夢想是現前事，仍確與未生燒後無二無別。於此覷破，便信得未生面目也恁麼安身立命，燒後主公也恁麼安身立命，更不疑生疑死，心貼貼地。此外千萬則話頭，無不迎刃而解。但於古德所傳淆訛公案，如入定、產難、野狐、托鉢類，及五家綱宗言句，間有未能消歸。因此等公案，或全實相般若，或兼文字般若宗旨故耳。此在後機鋒綱宗內發明。至參究之法，須將無夢想話頭，先行劃分清楚。我醒時，時了意識現前流露，可仗此明了搪抵。到睡著時，全體昏悶，絕無纖覺，竟與世間頑空不殊，一毫作不得主。我這主公，畢竟在甚處安身立命？不得向無事甲裏躲根，不得認此迷悶的頑空便是，不得作血脈不斷，所以能覺，強為消通。不得謂了無氣息，却好全體獨露，穿鑿不得。舉手下喝，將醒時知覺運動，抵擋不得。道這裏誰求相見，却正好掃除悟迹為極則。既一切不得，當此時，我這主公，畢竟在甚處安身？愈無理會，愈要搜求，豎起脊梁，卓起眉毛，反覆推尋，[拚-厶+𠂢]此生做箇駭漢，工夫緊密，刻不放鬆，便有打成一片光景。或因此豁然入定，人法雙忘。然參看話頭，不貴長時定境，但可謂之善境界。定起後，即便如前抖擻精神，迸入話頭，以期發悟為了當。或因此話頭，并歸一念，外不知境界，內不知身心，僅只一箇話頭，耿耿孤懸，亦不得認此一念為是。此因心光逼緊所現，非本心也。本。先師亦云：諸人眠熟，不知一切。若道那時有本來性，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那時無本來性，睡眼忽醒，覺知如故。還會麼？不知與死無異，眼開覺知如故，如是時是箇甚麼？若不會，各體究取。私謂參話頭之弊，岐路有二：一說道理，二認光影。如參無夢想公案，忽然心中謂要人參究，不過令斷妄念，別無奇特。又謂既無夢想，那得主公？更以為雖所參在無夢想，而實不在此悟之類。各各遊思，未能悉舉，此皆落說道理一邊。次則既無夢想，誰求相見？或謂心本不動，則夢與無夢不二；或謂夢與無夢皆幻，其非幻者是真。種種說心說性，總是說道理窠臼所收，都不知有悟門。或當參情緊急，忽覺得本心如紅日當空，或如孤燈獨照，或大彌虛空，或密入無間，或金光閃爍，或闇然空寂，或見大地平沈，或見佛菩薩像，或覺得本心非青黃、非大小，種種一切影事，認為本心。豈知皆是認光影邊所收，亦復不是悟門，非本心也。大慧云：默照邪禪，自不證悟。而以悟為建立，為接引之詞；以悟為落第二頭，為枝葉邊事。自既不曾有證悟處，亦不信他有證悟者，一味以空寂、頑然、無知為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事，遇善知識與說本分話，反以為非，此即說道理認光影之輩，絕此二途，死抱話頭，不使有第二念分岐，一切時單提

此無夢想主公一句，結成疑團，打又打不破，捨又捨不得，正是得力時，切勿放鬆改轍，這便是吞栗棘蓬、跳金剛圈、銅牆鐵壁，忽然囚地一聲，不覺死中得活，慶快平生，便能與從上佛祖把手並肩同一鼻孔出氣。雪峰毬、道吾笏、石鞏箭、祕魔叉是甚麼閑家具？到者裏方說得有夢無夢不二、睡時醒時不二、未生與已生不二、未死與死後不二，指東瓜、畫葫蘆、懸羊頭、賣狗肉，說鹿為馬、證龜成鼈，作家相見，你坐我立，勘驗初機，應時及節，逆行順行，天地莫測，可謂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者矣。至參究之期，自百丈建叢林來，倡設禪堂，定香立課，積代相承，功程加密。近時中秋加香，十月結制，半枝行香，半枝坐香，至正月半解期，謂之結冬圍爐，取煅煉義。其中堂頭有警策、有追索、有考察，首座、西堂、後堂、堂主輪流開示。有悟入者，入室請益，或許或不許，許則諸班首各拈言句勘辨，不許則令依前再參。復因人根淺鈍，約分本分，重關末後，使之層層進入，必得三關齊透，方為了當，立法良密矣。鄙意當行香時，只須大步經行，不必過於催逼。大事因緣，原應各人痛念，人命無常，誓取一身了辦。若香板過緊，安能心念不分，反致打失話頭。且色力有強弱，脚步有大小，後面搶前，撞肩踏踵，甚至顛踣。其坐香時，遇有昏沈，重則令其立參，輕則以板點肩，亦勿遽以香板重撲，恐致心驚血涌，犯吐紅症，或便中表堂，激發其慚愧心為孚。總之，學人不發勇猛大心，雖板如雨點，亦無濟耳。謹附錄於此，乞主法者裁取焉。若夫本分、重關、末後之說，大悟有十八徧，原未必人人一脚便踏到底。然有二三番悟徹者，亦有四五六七番始圓悟者，更屬無定。總以徹透為期，似不必概定人法雙忘、離念泯絕處為本分體，以從體所發一切諸用為重關，更以鐵蛇鑽入金剛眼等句不受人惑處為末後。此雖慈悲之故，略設階級，然終當以開首話頭，使之透頂透底契證。否則，逼令再參，勿輕許可，遂至有顢頇僊侗、支離穿鑿之流弊可也。此是煅煉學人入手要事，乞來哲斟酌之。至悟後，每有悟迹未圓，或於五根了徹，而意根邊猶是未清，便覺無念則是，動念即乖；或上禪牀，則契接事便不相應；或心中明了一語，莫吐種種諸病。久久淘汰，自能純熟合軌，所謂祇愁不作佛，莫愁佛不解語是也。昔兜率悅通所見於清素，素曰：可以入佛，不可入魔。不見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累日乃印可，戒曰：洞山文示子者，皆正知見。子離太早，不盡其妙。今點破，使子得大自在。兜率悅謂張無盡曰：東林既印可，運使有少疑否？曰：疑德山托鉢語。悅曰：於此疑，餘安得無疑？只如巖頭末後句，有耶？無耶？張曰：有。悅笑，歸方丈閉門。公一夜不穩，五更下牀，觸翻溺器。大徹叩門曰：捉得賊了。悅曰：贓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悅乃謂

曰：參禪只謂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作頌證之。後張無盡得龍安悅末後句語，謂洪覺範曰：可惜雲庵(洞山文)不知此事，欲為點破。及敘悅末後句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得信。既見其盛怒，更不欲敘之。洪笑曰：相公但認龍安口傳末後句，真藥現前，不能辨也。公曰：老師果有此意耶？洪曰：疑則別參。公取所藏雲庵相贊之。佛心才參靈源，每揮淚曰：此事我見甚分明，只是臨機吐不出。源告以須是大徹方自在。未幾，覩僧讀藥山採薪歸，僧指刀曰：鳴剝剝，是箇甚麼？山拔刀作砍勢，師欣然摑僧一掌衝口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洩。此等諸人均有所見，祇以未得悟透，故有所滯。然悟得無夢想主公後，前云淆訛公案及五家綱宗，或未盡了者，祇須提起所悟本分，逐一朗照心源，細細尋研，不經久間，自能一一融歸自己。其有文字不長者，當請益通文知識點示，亦得薦取。夫然後古人陳爛葛藤，莫不一線穿却，了無疑礙，提撕來學，不致添人枷鎖。雖刻苦尋求，參數十年話頭始得者，與乍經一句言下相應明了者，悟境無二。然既有話頭一門，後學必當於此入路話頭起得疑情者，雖皆可參，然當以無夢想主公一則入手究取為盡善。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未曾飲者，只認著有夢想時識性不經，明眼一箚曾為浪子，偏憐客刺刺不休，或有鑒我愚忱者乎？蓋無夢想主公既得薦取，其餘公案更無疑惑，透不過者。至於悟後，行住坐臥只須就本分上涵濡漸摩，其淆訛諸公案、性宗諸經教，自能一一時復契合，更不得別尋法門。惟遇諸善知識，須要虛心落草盤桓，不得強作解人，不受人煅煉，得少為足。再廣參當今老寂，尚論古人，淘汰盡絕，了無遺憾，是之謂徹參。

調習

悟門了，當徹見聖凡不二，迷悟不二，生死涅槃不二，有情無情不二。盡虛空，徧法界，十方三世諸佛，於此安住。盡虛空，徧法界，三乘六道，乃至細大蠢動含靈，於此安住。我自無始輪迴，至盡未來際，生生死死，亦於此安住。不特有情於此安住，即十方三世微塵國土，無情依報，億兆品類，亦莫不於此安住。天然具足，更無剩欠。尚有何事不了，須修造修補，畫蛇添足耶？中峰云：住地無明，即是諸佛不動智。我不知習氣為何物，乃欲以佛知見治之。良以眾生無始，既全圓覺成無明。今日開悟，便全無明成圓覺。覿到本地風光，誠然如是。然在天台教中，謂之素身佛。判六即中，祇是理即佛，全無莊嚴，天龍之所忽劣。縱令開悟，亦但是

名字即佛。正須由名字而觀行，而相似，而分證，上至究竟，斯為到家。至禪門中，極重此理。即一念印契，立地成佛。然眾生無始結習，輕重不等，應須消盡。楞嚴經云：理則頓悟，乘悟并消。事須漸除，因次第盡。悟心後，當知有調習法也。初祖九年面壁，詔人以行解相應。又云：不覩惡生嫌，不觀善勤措。不捨智就愚，不拋迷就悟。此皆調習之說。二祖混迹酒肆，屠門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三祖曰：不用求真，惟須息見。心若不異，萬法一如。宗非延促，一念萬年。牛頭融問：四祖既不許作觀，境起時如何對治？祖云：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待，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易。六祖曰：迷時師度，悟時自度，只合自性自度。又答荷澤：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圭峰答蕭相公：頓則萬行多方，焉能一時圓滿？語云：真理即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志氣方立。又答：其若悟即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之問？云：識冰是水，藉陽氣以消鎔；悟凡即真，資法力而修習。冰消則水流潤，方呈溉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外無別行門。傅大士云：欲得早成，戒心自律。心性雖空，貪瞋體實。莫言心王，空無體性。心性雖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剎那造作，還自漂沈。南岳讓云：修證則不無。馬祖云：汝等各信自心是佛。達摩來此，引楞伽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印眾生心地。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三界惟心。森羅萬象，一法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了此乃可隨時著衣吃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問：如何修道？師曰：道不屬修。若言修道，修成還壞，即同聲聞。若言不修，即同凡夫。了得自性本來具足，但善惡事上不滯，喚作修。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即屬造作。若向外馳求，轉疏轉遠。但盡三界心量，一念妄想，即是三界生死根。但無一念，即除生死根，即得法王無上珍寶。前中後念，念念不相待，念念寂滅，喚作海印三昧。聲聞不知聖心本無因果階級，心量妄想，修因證果，雖悟却迷。若上根領會，更不歷階級地位，頓悟本性，對迷說悟。本既無迷，悟亦不立。眾生無量劫常在法性三昧中著衣吃飯，言談六根運用，盡是法性。不解返源逐相，造種種業。若能一念返照，全體聖心。所以道不用修，但莫汙染。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汙染。若欲直會平常心是道，無造作、取捨、是非、斷常、凡聖。經云：非凡夫行，非聖賢行，是菩薩行。只今行住坐臥盡是道，即法界建立亦

得，掃蕩亦得，盡是妙用。非離真有立處，立處即真。一切法皆佛法，諸法即是解脫。行住坐臥，悉不思議用。不盡有為，不住無為。有為是無為用，無為是有為依。不住於依，故曰如空無所依。迷為識，悟為智。悟自本性，一悟永悟，如日出不與暗合。了心境界，妄想即除，即是無生法性。法性本有，有不假修。禪不屬坐，坐即有著。若見此理，真正合道。隨緣度日，坐起相隨。戒行增熏，積於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百丈云：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惡世出世一切法，莫記憶緣念，放捨身心令自在。心如木石無分別，心空無所行，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緣，貪瞋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動，不被見聞覺知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問：對境如何得心如木石去？師曰：諸法本不自言空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解會愛畏。但了諸法不自生，皆從己一念妄想顛倒取相而有。知心與境本不相到，當處解脫。一一寂滅，當處道場。又本性不可名目，本不是凡聖垢淨空有善惡。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為無為縛脫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虛妄幻塵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人遇種種稱意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貪名聞功德利養，不為世法滯礙，苦樂平懷，衣食活命，兀兀如愚，稍有相應分。若廣學知解求福，智皆生死，却被知解境風漂溺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理是無求理，求之即乖。若著無求無為，復同有求有為。若能一生心如木石，不被五欲八風所漂，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為一切有為因果所縛，有漏所拘。他時還以無因縛為因，同事利益。以無著心應一切物，以無礙慧解一切縛。努力猛究取，莫待老苦，整手脚不得。但隨貪愛重處，業識所引受生，都無自由分。問：如何得自由分？師曰：如今得即得，對五欲八風不動，情無取捨，慳嫉貪愛，我所情盡，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心如木石，念念如救頭。然亦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夫讀經教語言，皆須消歸自己。但一切言教，祇明如今鑒覺自性。但不被有無諸境縛，是汝導師。能照破有無境，是金剛慧，即有自由獨立分。但離一切聲色，亦離於離，亦不住於知解，是修行三乘教，皆治貪瞋等病。今若有貪嗔等，先須治之，不用求覓義句知解。知解屬貪，貪變成病。今但離有無諸法，亦離於離，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是佛，何愁佛不解語？只恐被有無縛，不自由。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被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先立理。若要福智，臨時作得。常歎今所依命，不食飢死，無水渴死，欠一日不生，欠一日不死，被四大把定。不如先達者，入火不燒，入水不溺，要燒溺便燒溺，要生即

生，要死即死，去住有自由分。如今心如虛空，學始有成。達摩云：心心如木石。三祖云：兀爾忘緣。曹谿云：善惡都莫思量。馬祖云：如迷人不辨方所。肇公云：閉智塞聰，獨覺冥冥。文殊云：心如虛空故，敬禮無所觀。甚深脩多羅，不聞不受持。今但有無諸法，都不見聞，六根杜塞，能與麼學，方有修行分。這箇語，苦口逆耳，與麼作得，至第二三生，能向無佛處，坐大道場，成等正覺。又云：如人見火，但莫手觸，火不燒人。祇如今無十句：濁心、貪心、愛心、染心、瞋心、執心、住心、依心、著心、取心、戀心。但是一句，各有三句，箇箇透過三句。但是一切照用，任聽縱橫，一切舉動，語默啼笑，盡佛慧。於一一境，不惑不亂，不瞋不喜，六根門頭刮削，併當得淨，是無事人。三句者，不住貪染，亦不依住不貪染，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般若。黃檗運云：佛與眾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此心無始，不曾生滅，無形相，不屬有無新舊，非長短大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如空，無邊際，不可測。惟此心是佛，眾生著相外求，使佛覓佛，終不能得。不知息念忘塵，佛自現前。此心眾生不減，佛不添，六度萬行，恒沙功德，本自具足，遇緣即施，緣息即寂。不信此是佛著相，修行皆妄，想與道乖。此心明淨如空，無一點相貌動念，即乖法體著相。無始無著相佛，修六度萬行即次第。無始無次第佛，但悟一心，更無少法可得，此即真佛。如虛空，日升不曾明，日沒不曾暗，明暗相奪，空性不變。今不悟此心體，著相修行皆惡法。供養十方佛，不如供一無心道人。無心者，無一切心也。如如之體，內如木石不動搖，外如虛空不塞礙，無能所、相貌、得失、方所。趨者不敢入此法，恐落空無棲泊處，望崖而退。恒河沙者，珍寶馨香沙不貪，糞尿臭穢沙不惡，此即無心之心。離一切相，生佛更無差別。但能無心，便是究竟。若不直下無心，累劫不成道，被三乘功行拘繫不解脫。然證有遲疾，有聞法一念便得無心者，有至十地乃得無心者。長短得無心乃住，更無可修可證，實無所得。一念得與十地得，功用恰齊，只歷劫枉辛勤耳。祖師西來，直指汝心本來是佛，心心不異名。祖見此，頓超三乘諸位。問：現有種種妄想，何以言無？曰：妄本無體，是汝心起。若識心是佛，心本無妄，那得起心更認妄？若不動念，自然無妄。曰：妄起時，佛在何處？曰：覺正是佛。若無妄，覺亦無。問：今悟時，佛在何處？曰：問從何來？覺從何起？語默、動靜、聲色，盡是佛事，不可更頭上安頭。但莫生異念，山水、僧俗、天地，總不出汝心。問：若如此，何處是菩提？曰：菩提無是處。佛不得眾生，亦不失菩提，但一切眾生即菩提相。問：云何發菩提心？曰：菩提無所得。汝聞發菩提心，將謂學取佛去。任三祇修，亦只得報化，與本源真性佛何涉？

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此本源清淨心，生佛世界，有相無相，平等圓明徧照。世人不悟，只認見聞覺知為心。為見覺覆，不覩本體，但直下無心，本體自現。然本心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等。但莫於見等上起解，亦莫於見等上動念，亦莫離見等覓心，亦莫捨見等取法。不取不著，縱橫自在，無非道場。心境雙忘，乃是真法。忘境猶易，忘心至難。人不敢忘心，恐落空無撈摸處。不知空本無空，只是一真法界。問：佛空得無明否？曰：無明是諸佛得道處，所以緣起是道場。道場者，無所得也。問：無明者，為明為暗？曰：非明非暗，明暗是代謝法。無明且不明，且不暗，不明不暗，祇自本明。人但欲向明，不欲向暗，不愛無明，煩惱分明。道佛且不明，眾生不暗，法無明暗。故沙門果者，從息慮成，不從學得。古人心利，纔聞一言，便乃絕學，所以喚作絕學無為閑道人。今只欲多知解，翻成壅塞。但消融表裏情盡，都無依執，是無事人。我宗門但知息心便休。汝但除却凡情聖境，心外更無別佛。祖師直指人全體是佛。汝今不識執凡聖，向外馳求，還自迷心。百種多知，不如無求最第一也。道人是無事人，無事亦無。但無一切心，即名無漏。每日行住語言，但莫著有為法，出言瞬目，盡同無漏。如今禪者，皆著一切聲色，何不心同虛空去？如枯木石頭、寒灰死火去，方少分應。但離有無諸法，心如日輪在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不是省力底事。到此無棲泊處，即是行諸佛路，便是無所住而生心。此是你清淨法身，名阿耨菩提。古人道：爭似無為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若不會此，縱學得多知勤苦，草衣木食，不識自心，盡名邪行。今但學無心，久須實得。為你力量小，不能頓超。但三五十年得箇入處，自然會去。法身從古至今，與佛祖一般，何處欠少？既會是意，努力盡今生去，出息不保入息。告裴相云：即心是佛，無心是道。問：聖無心是佛，凡無心莫沈空否？師云：法無凡聖，亦無空寂。法本不有，莫作無見。法本不無，莫作有見。有無情盡，宗門中只論息機忘見。問：心既是佛，更修六度萬行否？師云：悟在於心，非關六度萬行。諸度門中，佛心第一。但無生死煩惱等心，即不用菩提等法。所以道：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此意難信。達磨來，只可師一人密信。自心是佛，身心俱無，是名大道。實無一法可得，名坐道場。道場者，只是不起諸見。問：何者是精進？師云：身心不起，是名第一強牢精進。云：如何是出三界？師云：善惡都莫思量，當處便出三界。今但無中棲泊，即是行諸佛路。眾生輪迴不息者，意緣走作，心於六道不停，致受種種苦。今但無心，頓息諸緣，但除人我憎愛勝負，多種妄想，性自本來清淨，即是修菩提法。佛等心如頑石無縫罅，一切法透不入，兀然無著，始少分應，即此身心是

自由人。達摩面壁，都不令人有見處。只論忘機則佛道隆，分別即魔軍熾。問：若無心行此道，得否？曰：無心便是行此道，說甚得不得？且如瞥起一念便是境，若無一念便是境。忘心自滅，無復可追尋。問：如何得不落階級？師云：終日吃飯，未曾咬著一粒米。終日行路，未曾踏著一片地。與麼時，無人我等相。終日不離一切事，不被諸境惑，名自在人。念念不見一切相，安然端坐，任運不拘，名解脫。努力！努力！此門千萬人，只得三五箇。若不將為事，受殃有日在。故曰：著力今生須了却，莫教累劫受餘殃。臨濟云：學者要求真正知見。若得正見，生死不染，去住自由。不要求殊勝，殊勝自至。山僧指示人，只要你不受惑。要用便用，更莫遲疑。如今病在不自信，被萬境回換不自由。若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佛祖不別。欲識佛祖麼？只你面前聽法底是。人信不及，便向外求。約山僧見處，與佛祖不別。今多般用處欠甚麼？一道神光未曾間歇。如是見得，祇是一生無事人。你要與佛祖不別，但莫外求。你一念心上清淨光，是法身佛。一念心上無分別光，是報身佛。一念心上無差別光，是化身佛。此三種佛，即今目前聽法底。祇為不向外求，有此功用。你四大色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你目前歷歷底一箇形段孤明，是這箇解說法聽法。如是見得，便與佛祖不別。但一切時更莫間斷，觸目皆是。只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所以輪迴，受種種苦。道流！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眼曰見，在耳曰聞。本是一精明，分為六和合。一心既無，隨處解脫。只為馳求心不歇，上他古人閑機境。若真道人，但隨緣消舊業，要行即行，坐即坐，無一念希求佛果。古云：若欲作業求佛，佛是生死大兆。你但隨處作主，立處即真境來。回換不得，縱有五無間業，皆解脫大海。你欲得生死，去住自由。即今識取聽法的人，無形相，無根本，無住處，活潑潑地，應是萬種施設用處，祇是無處所，號之為祕密。問：如何是四種無相境？師云：一念心疑被地礙，一念愛被水溺，一念嗔被火燒，一念喜被風飄。若不被境轉，處處用境，達四大如夢幻。只你聽法者，不是四大。能用四大，如是見得，便乃去住自由。佛六通者，入色聲香味觸法，六界不被惑，皆是空相，不能繫縛。此無依道人，雖是五蘊陋質，便是地行神通。佛現不喜，地獄現不怖。見諸法空相，變即有，不變即無。三界惟心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唯聽法底人，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入地獄如遊園觀，入餓鬼畜生而不受報。緣何如此？無可嫌底法。你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沈浮，不如休歇無事去。已起者莫續，未來者不要放起。一念心歇，喚作菩提樹。若念念歇不得，便上他無明樹，入六道披毛帶角去。你若歇得，便是清淨身界，三界神通變化，意生身大珠云：心為根本。問：根本以何法修？師云：

坐禪，禪定即得。忘念不生為禪，坐見本性為定。本性者，是你無生心。坐者，對境無心，八風不能動。得如是定者，雖是凡夫，即入佛位。此頓悟門，無念為宗，妄心不起為旨。以清淨為體，以智為用。無念者，無邪念，非無正念。念有無、善惡、苦樂、冤親、愛憎，皆邪念。不念一切，惟念菩提，名正念。菩提不可得，菩提無所念。無所念者，即一切處無心，是無所念。得無念時，自然解脫。知二性空，即是解脫。不空不得解脫，名為智。二性空即體，知二性空解脫名用。二性空者，不生有無、愛憎等也。若自了了無心，不住一切處者，即名了了見本性。這不住一切處心者，即佛心，亦名無生心。經云：證無生法忍是也。未得如是時，努力用功，功成自會。一切處無心，即是會。但無愛憎心，即二性空，自然解脫。問：如何是常不離佛？答：心無起滅，對境寂然。一切時畢竟空寂，即常不離佛。得如是見，是為涅槃。證無生法忍，亦名不二法門，亦名一行三昧。何故？不受愛憎，是二性空，是無所見，即是真如無得之理。如論究竟解脫理者，只是事來不受。一切處無心，永寂如空，畢竟清淨，自然解脫。一失人身，萬劫難復。努力！努力！又真如之性，亦空亦不空。以真如妙體無形相，不可得名空。然空無體相中，具足恒沙之用，即無事不應，名亦不空。如此功業，由行為本，若不降心而入取證，無是處。外不染聲等，內不起妄念，名證；不作證想，名無證；亦不作無證想，名無無證，是名畢竟證。僧問南陽忠曰：如何用心即得成佛？曰：無心可用即成佛。問：無心誰成佛？曰：無心自成佛，成佛亦無心。問：人持刀取命，是有是無？曰：是無痛否？曰：痛亦無。問：死後生何道？曰：無死無生亦無道。問：既得無物自在，飢寒所逼，若為用心？曰：飢即食，寒即衣。問：知飢寒應有心。師曰：汝心作何體段？答：無體段。師云：既無體段，即本來無心，何得言有？問：逢見虎狼，如何用心？曰：見如不見，來如不來，彼即無心，惡獸不能加害。問：獨脫無心名何物？曰：喚作無形段金剛大士。問：有何功德？曰：一念與金剛相應，能滅殑伽沙劫生死重罪，得見殑伽沙諸佛。其金剛大士功德無量，殑伽沙說不盡。問：如何一念相應？曰：憶智俱忘即相應。問：憶智忘，誰見諸佛？曰：忘即無，無即佛。問：無何得喚作佛？曰：無亦空，佛亦空，故曰無即佛。問：既無纖毫可得，名為何物？還有相似者否？曰：本無名字，無相似者，世號無比，獨尊努力依此修，無能破壞者。獨脫無畏，常有恒沙聖賢所護，河沙天龍八部所敬，河沙善神來護，永無障礙，何處不得逍遙？問：若為得成佛去？曰：佛與眾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問：作麼得相應？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問：心有煩惱否？曰：煩惱性自離。問：即心是佛，可更修萬行否？

曰：諸佛皆具二嚴，豈撥無因果耶？南泉曰：真理一如，潛行密用，無人覺知，呼為無滲智。亦云：無滲不可思議，等空不動。性非生死流，妙用自足，始與一切行處得自在。故曰：於諸行處無所而行。亦云：徧行三昧，普現色身。用處無蹤跡，不屬見聞覺知。真理自通，妙用自足。大道無形，真理無對，所以不屬見聞覺知。如云不聞，聞是大涅槃。道只箇物，不是聞不聞。問：不屬見聞，如何契會？曰：須會冥契自通。亦曰：了因非從見聞覺知有。見知屬緣，對物始有。者箇靈妙不可思議，不是有對，故云妙用自通。不依傍物，所以道通。不是依通事，須假物方得見。所以道非明暗，法離有無，潛理幽通，無人覺知。亦云：冥會真理，非見聞覺知。故云：息心達本源，故號如如佛，畢竟無依自在人。亦云：本果不從生因所生，唯從了因所了。從上以來，祇教人會道，更無別求。若思量作得道理，盡屬句義。三乘五性義理，無不喚作行履，處處受用具足即得。若論道，即不是一向耽著，被他識拘，亦云貪欲成性。所以云：佛不會道，我自有修行。亦云：正因了六波羅密空，即物拘我不得。祖師恐人迷著因果地位，故來傳法度迷。江西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先雖說即心即佛，黃葉止啼之說，如今多有喚心依佛智為道，是聞覺知俱是道，迷頭認影。設認得，亦不是本來頭，寧作心師，不師於心。見聞覺知，皆因緣照物而有，不可常照，所以心智俱不是道。且大道非明暗法，離有無數，數不能及。如空劫時，無佛名，無眾生名，與麼時正是道。只是無人覺知他，數不及他，喚作無名大道，早屬名句了也。所以真理一如，更無思想，纔有思想，即被陰拘，便有眾生及佛名。佛出世喚三界智人，未出世時喚作甚麼佛？只令人會道體非凡聖，喚作還源返本，體解大道。無量劫六道去來，眾生為無了因，故生貪欲，名為在纏，不得自在，暫時岐路。今既如是會，却向裏許行履，不同前時。為了因會本果，故了陰界空，六波羅密空，所以得其自在。若不向裏許行履，如何摧挫得五種貪、二種欲？佛菩薩具福智二嚴，為了因了六波羅密空，體者箇受用，所以不存知見，始得自在。若有知見，即屬地位，便有分劑心量，喚作酬因答果，佛不得自在。今行六波羅密，先用了因會本果，故了此是方便受用，始得自由，去住自在無障礙，亦云方便勤莊嚴，亦云微妙淨法身，只是不許分劑心量。若無如是心，一切行處，乃至彈指合掌，皆是正因，萬行皆同無作，始得自在。所以魔外求我不得，喚作無住心，亦云無滲智不思議妙用自在。故云性海不是覺海，覺海涉緣，即須對物他便妙。如今更別求建立義句，覓勝負知解語言，言有佛救眾生，求佛菩提，皆貪欲破戒，與道懸隔。且法身無為，不墮諸數，法無動搖，不依六塵。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所以智不

是道，心不是佛。今且莫喚心作佛，莫作見聞覺知會，者箇物本無許多名字妙用，自通數量，管他不得，是大解脫。所以道：人心無住處，蹤跡不可尋。故云無滲智不思議智。又云：心如枯木，始有少分，應向那邊會了，却來這邊行履，不證凡聖等位，實無少法可得。但是有因有果，盡屬無常生滅，但會取無量劫來性不變異，即是修行妙用而不住，便是菩薩行。達諸法空，妙用自在，色身三昧熾然，行六波羅密空，處處無礙，處地獄如遊園觀，不可道伊不得作用。眾生無量劫不自了體，著於惡欲，不得自在，受種種苦，不自覺知，及至今日，會取從來性，與今日不別無受。師曰：學般若菩薩如冰稜上行，臨終一毫凡聖情量、纖塵思念不盡，隨念受生，向驢胎馬腹托質，泥犁鑊湯煮煠，從前記持見解智慧都盧失却，依前為螻蟻，雖是善因而遭惡果。且圖箇甚麼？只為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跟下繫著，無成辦期。祖師惟傳心印，得者即不檢凡聖愚智，直下便爾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倘不如是，祖師來此土，非常有損益。有益者，百千中撈漉一箇半箇，堪為法器；有損者，如前明從他依三乘教修行，却得三賢四果，有進修分。所以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馬祖問石鞏曰：作麼生牧牛？答：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曰：子真牧牛。長慶安問百丈：何者是佛？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問：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曰：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苗稼。安後云：三十年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把鼻孔拽轉，纔犯苗稼便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趁亦不去。汝各有大寶，從眼門放光，照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一切音響。如是六門，晝夜常放光明，名放光三昧，自不識取。石頭垂語云：言語動用沒交涉。藥山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裏針劄不入。藥山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花。頭然之。藥山曰：祖師祇教保護，若貪瞋起，切須防禦，莫教振觝。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然不得絕却語言。我今為汝說這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丹霞云：汝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甚薦不薦？吾見石頭只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談話得，各有一坐具地，更疑甚麼？你須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趁逐甚麼？我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各有分，不用疑慮。若識得釋迦老凡夫是龐公，臨終告于相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惟宣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病是曰真修。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執著，忘即落無明，此為心要。趙州云：你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

十二時無事，衣鉢下究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此外更無別用心處，不如是大遠在。溈山祐曰：道人之心，無背無向，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問：頓悟人更修否？曰：若真悟他自知時，修不修是兩頭語。今初心雖悟，猶有曠劫習氣未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修也，不可別有法教。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座披衣，自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德山曰：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言之，皆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凡名號總空，名殊相劣，形皆幻色。求之固累，厭之又成患。只要一切時，莫用他聲色。應是從前行履處，一時放却，頓脫羈鎖。一念不生，即前後際斷，無一法可當情。仰山問：如何是真佛行處？溈山曰：以思無思之妙，反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僧問洞山：价教人行鳥道如何？曰：不逢一人，直須足下無私去。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無間斷，始相應。雲巖寶鏡云：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僧問：還有不病者麼？洞山曰：有。問：不病者還看和尚麼？曰：老僧看他有分，看時不見有病。曹山辭，洞問：子向甚處去？曰：不變易處去。問：不變易處豈有去耶？曹曰：去亦不變易。曹山云：若承當處分明，即轉諸聖向己，背後方得自由。一切麤重境來，皆作得主。不論天堂地獄餓鬼畜生，但是一切處不移易。元是舊時人，只不行舊時路。若有忻心，還成滯著。若脫得，揀甚麼？今人愛淨潔路，此病最難治。世間麤重事却輕，淨潔病最重。只如佛味祖味，盡為滯著。先師云：擬心是犯戒，得味是破齋。佛味祖味，纔有心便犯。若無為無事淨潔，此乃重無以加也。祖師出世，只為這箇。黧奴白牯修行，却快馳覓。佛祖菩提涅槃，幾時休歇成辦乎？皆是生滅心。不如黧奴與白牯，兀兀無知。但飢吃草，渴飲水。若能恁麼，不愁不成辦。不見道，計較不成。是以知有，乃能披毛戴角，始較些子。人人有坐具地，佛侵他不得。恁麼體會修行，饒令成佛作祖，也只這是。便墮三塗地獄，也只這是。須與他作主始得。若作得主，即是不變易。作不得，便變易也。問：如何免得？曰：知有即得，用免作麼？但是菩提涅槃，煩惱無明等，總不要免。世間麤重事，但知有即得，不要免。免即同變易去也。乃至成祖成佛，菩提涅槃，此等殃禍為不小。因甚如此？只為變易。若不變易，只須觸處自由始得。雲居膺云：直似一息不來底人，方與那箇相應。有少許說話行履分，暫時不在，如同

死人。如人常在，愁甚麼事不辦。欲知久遠，只在如今。如歸家到即是，直得頂上光燄生，亦不是有。一毫去不盡，即被塵累，況更多。僧問龍牙：古人得箇恁麼便休去？曰：如賊入空室。問：十二時中如何著力？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得。玄沙備云：還識大悟麼？虛空猶從迷妄幻生，何處有三界業？今道無尚誑語，豈況是有知麼？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動起生死本，靜墮昏沈鄉。動靜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收，顢頇佛性。必須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一段光明，未曾昏昧。體寂寂，常的的，不動搖，朗然照。法爾天真，不同修證。祇要虛閑不昧作用，箇中纖毫不盡，即魔眷屬。直饒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無虧，觸波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銷冰，終不却成冰。步步履空，智識不能到。動即失宗，覺即迷旨，語路心行處絕。若與麼現前，更疑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本來真淨，動用更無欠少。不悟箇理，妄涉塵事染著。縱悟則塵境紛紜，便擬斂念破除遏捺，即落空。外道，這裏本絕塵境，無位次。悟則縱橫不離本際，凡聖也無立處。動靜揚眉，是真解脫。塵劫事都在目前，時人不遇良朋，不辨邪正。古德云：情存聖量，猶落法塵。已見未忘，還同滲漏。不可持齋持戒，觀空入定，便當去。外道，八萬劫定，不免輪迴。蓋生死根不破，出家兒真實明達，便同諸佛。寂照忘知，虛含萬像，放捨閑緣，歇却心識，方少許相親。不如是，盡被識情帶去，有甚自由分？如今却不如無情木石，說法非常真實，只是少人能聽。具這箇真實發明，便向六道中同於諸佛淨土，更懼何生死？此一門超凡聖因果毗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不可由汝用功莊嚴得。蓋為識得，即大出脫、大徹頭。人莫祇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虛空，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識陰，喚作如急流水，妄為恬靜，盡出輪迴不得。何似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功夫便超拔去。肯麼？人如海中坐，向人乞水。若根鈍，直須日夜忘疲，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刻骨究實，不妨易得。有一般說，昭昭靈靈，能見能聞，大賺人。今問：為甚睡時又不昭靈？認賊為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只因前塵色聲等法分別有。若無前塵，汝此昭靈同於兔角。仁者但識取汝祕密金剛體，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乃至諸佛成道利生，莫非皆承汝圓成威光所現。汝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今若不了，後入驢胎燒煲去。此煩惱業，不是一兩劫便休，直與汝金剛齊壽。又云：諸人見有險惡大虫、刀劍諸事，逼汝身命，生無限怖。如畫師自畫地獄，看了却生怖，不是別人與汝為過。欲覺此幻

惑麼？但識取汝金剛眼睛。若識得，不教有纖塵得露現，何處更有虎狼刀劍解憍嚇汝？直至釋迦如此伎倆，亦覓出頭處不得。所以道：沙門眼把定世界，不漏絲髮，何處更有一物為汝知見？何不急究取？雲門偃云：向你道：直下無事，早埋沒也。更欲尋言覓解，去道轉遠。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隔。然得的人，道火何曾燒口？終日著衣吃飯，未曾觸著一粒米、挂一縷絲。此猶是門庭之說，須實得恁麼始得。大靜云：心念紛飛，却將紛飛心究紛飛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智本空，所緣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知寂之人；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境智俱寂，一性怡然，乃還源要道。行崇曰：欲得相應，即如今立地便證。根思遲鈍，日夜究將去，忽然覷見，更莫以少為足，便能究竟，乃至淫坊酒肆，觸淨好惡。以汝所見，覷教盡是此境界，方得圓修，翻擲自由。慧忠云：眾生不能解脫者，情累耳。悟道易，明道難，但脫情見，其道自明。明之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呪力、藥力，以蛇綰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呪藥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千萬疑不得用者，是未見自心者也。園頭問梁山：家賊難防時如何？曰：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麼？曰：死水不藏龍。問：如何是活水裏龍？曰：興波不作浪。問：忽然傾湫倒嶽來時如何？梁山走下，把住云：闍黎莫教打失老僧袈裟角。神鼎舉：洞山曰：貪瞋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鎚，分付心王仔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神鼎不然。貪瞋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擬何為？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法眼益曰：見道為眼，明道為功，便能得大智慧力。若未得如此，三界可愛底事儘教去盡，纔有纖毫還未可。慈明歌曰：牧牛童，實快活，跣足披衣雙角闊。橫眠牛上向天歌，人問如何牛未渴？回首看，家田闊，四方放去休攔遏。八面無拘任意游，要收只在索頭撥。小牛兒，順摩捋，角力未完難提掇。且從放在小平坡，慮上高峰四蹄脫。日已高，休吃草，捏定鼻頭無少老。一時牽向圈中眠，和泥看伊東西倒。笑呵呵，好不好？又將橫笛順風吹，震動五湖山海島。倒騎牛，脫布襖，知音休向途中討。若問牧童何處居？鞭指東西無一所。奉先引古云：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輪迴？道齊述達摩云：楞伽可以印心。經曰：諸法無法體，而說惟是心。不見於自心，而起於分別。可謂大慈悲。父如實極談，我輩自不領受。問：見息遂斷分別乎？師曰：非然也。如調馬，馬自見其影而不驚，以知影從自生出故。以是知不斷分別，亦捨心相也。只今目前如實而觀，不見纖毫。問：鐘鼓本無聲，如何信？師曰：如彼聲無有作者，無有住處，畢竟空故，誑凡夫耳。若鼓聲實有，鐘

聲俱擊，應不相參。所以玄沙道：鐘鼓不交參，句句無前後。若不當體寂滅，如何得句句無前後耶？蔣山元答王平甫云：佛祖無異於人，所異者能自護念耳。滔天之水，源於濫觴，清淨心中，無故動念，危乎甚於滔天，其可動耶？佛祖付授，必叮嚀曰：善自護持。問：佛法止此乎？師云：至言不煩，顧力行如何耳。客來無貴賤寒溫，外無別語，即斂目入定。廚庫火，師啜啖自若，食畢無所問。師出，狂人入寺殺一僧，即自剄尸相枕，走報交武。師歸過尸處，未嘗視，登寢危坐，職事側立，冀處分。師斂目，竟不得請去。芙蓉楷曰：出家者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絕攀緣，遇聲色如石上栽花，見利名如眼中著屑。無始來此等不是不曾經歷，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臥，只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辦米同煮共饗，要得省取你事。諸宿若無長處，如何忍得？真淨文云：今人多是得箇身心寂滅，前後際斷，一念萬年去，休去歇去，古廟香爐冷湫湫地去，便究竟。殊不知却被此勝妙境障蔽，正知見不現前，神通光明不發露。或執平常心是道為極則，天是天，地是地，大盡三十，小盡廿九，此依草附木，不知不覺，一向迷將去。問：我手何似佛手？便道：和尚手。我脚何似驢脚？便道：和尚脚。上座生緣便道：某州人莫錯會，須要平常一路為穩當，更不敢別移一步。不見臨濟道：我這裏是活祖師意，把來便用，立處即真。他不說這語得，那語不得，此蓋眼不開，百般忌諱。直饒與麼說，當下忽然見得分明，也是棺材裏瞪眼。又云：佛法至妙無二，但未至妙，則互有長短。苟至於妙，則悟心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來成佛，如實自在安樂，如實解脫清淨，而日用惟用自心。自心變化，把得便用，莫問是非，擬心思量，不是也不擬心，一一天真自在，一一如蓮花不著水。所以迷自心作凡，悟自心成佛。今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安樂解脫，心外妄有禪道，妄立奇特，妄生取捨，縱修行，多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行偉師坐忘夜旦，謝絕交游，曰：道業未辦，歲月如流。大根器如雲門、趙州，猶云：我惟粥飯二時是雜用心。又云：我豈有工夫閑處用？矧行偉日劫相倍者，詎暇清談乎？死心新示末後句偈曰：末後一句子，直須心路絕。六根門既空，萬法無生滅。於此徹其源，不須求解脫。平生愛罵人，只為長快活。靈源清云：學者未脫生死，病在偷心未死耳。古者言：下脫生死，效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師家鉗鎚妙密也。如梁武見侯景，不動聲色，而景之心枯竭無餘。洪覺範引宗鏡錄云：雖然，業即是心。既從心生，還從心受，如何治其業報？原答：但了無作，自然業空。所以云：若無作

惡業，一生成佛。又曰：雖有作業，而無作者，即是祕密之教。又凡作業，悉皆自心橫計外法，還自對治，妄取成業。若了心不取境，境不自生，無法牽懷，云何成業？師釋曰：炷香供佛，心知獲福。操刀殺戮，心知入獄。或殺或供，一手之功，云何業報？罪福不同，皆自橫計，有如是事。是故從來枉沈生死，雷長芭蕉，鐵轉磁石，俱無作者，而有是力。以不取境，境亦自寂，故如來藏不許有識。又引羅什頂佛鉢，念鉢甚大，即重下之曰：我心有分別，故鉢有重輕。予以知一切隨念，念未生時，量同太虛。然今現行分別者，萬類紛然，何故靈驗不等？是皆心力昧略微劣故也。王祥臥冰則魚躍，耿恭拜井則泉冽。蓋養之專，故靈驗之應速如響。又引靈源曰：道人保養，如人病須服藥。藥之靈驗易見，要須忌口乃可。不然，服藥何益？死生是大病，佛祖言教是良藥，汙染心是雜毒，不能忌之，生死病無時損也。予愛其言，追念圓覺經曰：末世諸眾生，心不生虛妄。佛說如是人，現世即菩薩。法句經曰：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但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妙普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定太平。圜悟勤曰：緜密無間，寂照同時。歲月悠久，打成一片，而根本愈牢。密密作用，誠無出此。應當處處全真，則觸處皆渠。剎剎塵塵，皆在自大圓鏡中，愈密愈能轉換也。雲門道：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為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始得。所以德山棒、臨濟喝，皆徹證無生，透頂透底。到大用現前，方能全身出沒。欲人全身擔荷外，退守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巖頭曰：他得底人，只守閑閑地。二六時中，無欲無依，自然超諸三昧。德山亦曰：但無事於心，於心無事，則虛靈寂照。此既已明，須當踐履。但只退步，愈退愈明，愈不會愈有力量。異念纔起，即猛割斷，令不相續，則智照洞然，步步踏實地，豈有憎愛違順揀擇於其間哉？無明習氣，旋起旋消，悠久無力能擾人也。古以牧牛喻，誠哉！要久長人耳。直截省要，最是先忘我見。使虛靜恬和，任運騰騰，一切法皆無取捨。向根根塵塵，應時脫然自處。孤運獨照，照體獨立，物我一如。直下徹底，無照可立。如斬絲，一斬一切斬，便自會作活計。佛見法見，尚不令起，則塵勞業識，自冰消瓦解，養得成實。如癡兀而峭措，佛祖位中，收攝不得，那肯入驢胎馬腹也？趙州云：千億箇盡覓作佛漢，於中覓作無心底難得。香林四十年方一片，涌泉四十年尚自走作，南泉十八年能作活計。古人無不如此密密踐履，但逢緣遇境無不管帶，何止此生，窮未來際證無量聖身也。未是他泊頭處，但一味退步，切莫作限量也。又曰：透生死豈是小緣，當猛利如救頭燃，始有少相應。參士世智聰明，臘月三十不得纖毫力，良由最初無正因，末後勞而無功。古德勸參涅槃

堂裏禪，誠有旨也。處生死良不易，惟大超證之士，奮利根勇猛，一徑截斷則無難。此雖由自己根力，亦假方便，於常時些小境中轉得行，打徹不存，解見凜然，全體現成，踐履將去，養得純熟，到緣謝時，自然無怖畏。只有清虛瑩徹，無一法當情，如懸崖撒手，棄捨得無留戀，一念萬年，覓生了不可得，豈有死耶？古人坐脫立亡，行化倒脫，能得勇健，皆平昔淘汰得淨潔。香林四十年成一片，石霜勸休歇去，永嘉云：體即無生，了本無速。蓋兢兢岌岌，念茲在茲，方得無礙自在。既捨身後，得意生身，隨自意趣，後報皆以理遣，不由業牽，所謂透脫生死耶。報緣未謝，於世上有如許參涉交互，應須到處使綽綽有餘裕始得。人生各有緣分，不必厭喧求靜，但中虛外順，雖鬧市沸湯亦恬然安穩，才有纖毫見刺，便打不過也。又曰：利根一聞千悟不為難，要須腳跟牢實，諦當徹信，把得定，作得主，一切違順境界，差別因緣，打成一片，如太虛空，無纖毫障隔，湛湛虛明，無有轉變，雖百劫千生，始終一如，方得平穩。多見聰明，根浮脚淺，向言語上認得轉變，即以世間無可過上，及至境界緣生，透脫不得，因成進退。可惜古人，直是千魔萬難悉嘗徧，雖七處割截，亦不動念，一往操心如鐵石，以至透脫生死，渾不費力，豈不是大丈夫超詣也。在家菩薩，修出家行，如火中蓮，蓋名位權勢意氣，卒難調伏，況火宅煩擾煎熬。除非自己直下明悟本真妙圓，到大寂定休歇之場，尤能放下，廓爾平常，徹證無心，觀一切法如夢幻泡空，豁豁地隨時消遣將去，即與維摩詰、傅大士、龐居士、裴相國、楊內翰、在家勝士，同其正因，隨己力量，轉化未悟，同入無為無事法性海中，則來閻浮一遭，不為折本矣。又曰：近如裴楊之儔，投誠放下，就宗師決擇，剗去浮塵知見，大徹悟，始能超軼，與老禪德抗行踐履，到臨合殺結角頭，自解撒手，克證大解脫，豈小事哉。惟此千劫不壞不移易，一切賢聖根本，是知宿世亦曾熏炙，遇緣而彰。然能自檢點，二六時中學佛法，已是雜用心，則去却佛法，乃真淨界中行履矣。但依此一切不雜，即純一洞然，無愛憎，離取捨，亦不分彼我，不作得失，一切法坦然，皆我家不思議處，靜妙圓明受用之物。爾須令此心常時現前，不墮昏沈，不生聰慧，入平等安閑寂靜境界。那有惡作業緣，識情干撓，得此本妙光明也。祇恐臨境界面前，都盧忘失，依前紛亂，則不堪也。古之修行，亦只以自所證入時中照了，截斷塵勞教活，卓卓地悠久，三二十年涪熟，超出生死不為難。著力在行處，不重談說，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蓋定慧之力，回轉業緣，正要惺惺地勇猛果決，千百生中常受用。其餘古人機緣語句，不必要會，但一著分明，則著著如此，千變萬化，豈移變得渠力用哉。內心既虛，外緣亦寂，著衣吃飯，本自天真，不勞彫琢。若或

立勝見負，我能即禍事，切須照管。由是可入無我真實，平等如如，不動不變，淨妙清涼穩密田地矣。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又曰：作家宗師，唯許人捨知見，胸中不留毫髮許，蕩然如太虛空，悠久長養純熟。此即本地風光，本來面目。到此亘古亘今之地，脫離生死，有甚難也。裴相國、龐居士，直以信得及，便得力受用自在。曹山道：不變易處去，去亦不變易。蓋履踐深極，到無滲漏之至，然後羅籠不住。學道之士，無絲毫意想墮在塵緣，直下心如枯木朽株，如大死人，無些子氣息，心心無知，念念無住，千聖出來，移換不得，乃可向枯木上生花，發大機用，興慈運悲，乃無功之功，無作之作，豈落得失是非哉。纔留一毫毛，則抵捂於生死界，自未能度，安能度人。又云：如今照了本心，圓融無際。色聲諸塵，那可作對。迥迥獨脫，虛靜明妙。要須徹底提持，勿令浮淺。直須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淨躶躶，圓垞垞，無漏無為。千聖依之作根本，萬有由建立。應須斗頓回光，令絕形段。分明圓證，萬變千化，無改無移。謂之金剛王，謂之透法身。行住坐臥，無不透徹。物物頭頭，靡有間隔。喚作乾白露淨，單明自心。不可只麼守之，守住便落窠臼。却須勇猛割斷，十分棄捨。轉捨轉明，轉遠轉近。抵死打疊，捨却命去。始是絕氣息人，方解向上行履。唯己自知，知亦不立。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德山臨濟，不敢正眼覷著，豈不是奇特事。一棒上，一喝下，一句一言，一麤一細，若色若香，一時透穿，方稱無心境界。養得如嬰兒相似，純和沖淡。雖在塵勞中，塵勞不染。雖居淨妙處，淨妙收他不住。隨性住緣，飢餐渴飲。善尚不起念，惡豈可復為。所以道，隨緣消舊業，更不造新殃。又云：道貴無心，禪絕名理。唯忘懷泯絕，乃可趣向。回光內燭，脫體通透。更不容擬議，直下桶底子。脫入此大圓寂照勝妙解脫門，一了一切了，只守閑閑地。初不分彼我勝負，纔有毫芒見刺，即痛剗之。放教七通八達，自由自在。長養純密，千聖亦覷不見。自己尚似冤家，只求得遠離不隈傍，翛然清靜。虛而靈，寂而照，勇猛割斷，徹底無纖毫撓胸次，王老師謂之作活計。趙州除粥飯時是雜用心，悠久踐履使淳熟，乃合從上來無心體道，密密作用，自見工夫，到下稍結角頭，自然如懸崖撒手，豈不快哉。又云：要須最初入作，便遇本色人，直截根源，退步就己，以鐵石心，將從前妄想見解、世智辯聰、彼我得失，一時放却，直下如枯木死灰，情盡見除，豁然契證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許。見得徹此，始為入理之門。更須教一念萬年，純一無雜，才有纖毫起滅，則落二十五有無出離之期，抵死謾生咬教斷，然後田地穩密，聖凡位中收攝不住，始是如鳥出籠，自休自了處。得座披衣，真金百鍊，舉動施為，等閑蕩蕩地，根塵生死，境智空妙，

如湯沃雪，常自知時，更無分外，名無心道人。以此自修，轉開未悟，令如是踐履，豈不為要道哉。又曰：當未起念，百不干懷時，圓融無際，脫體虛凝，一切所為，曾無疑間，謂之現成本分。及至纔起一毫頭見解，欲承當作主宰，便落在陰界裏，被見聞覺知、得失是非籠罩，半醉半醒，一般相似，透頂透底，直下圓成，了無形相，不廢功用，不妨作為，語默起倒，不是別人。稍覺纖毫滯礙，悉是妄想，直教灑灑落落，如太虛空，如鏡當臺，如日麗天，動靜去來，不從外得，放教自由自在，不被法縛，不求法脫，盡始盡終，打成一片。何處離佛法外有世法，離世法外有佛法？是故祖師直指人心，金剛般若貴人離相，如壯士屈臂，不借他力。如此省要，好長時自退步體究，令有箇落著諦實證悟之地，即是念念徧參無邊無量大善知識。又云：徹證無心，雖萬機頓赴，豈撓其神？千難殊對，不干其慮。平時如癡兀，及臨事為物，風旋電轉，無不當機，素有所守也。如學射，久久方中。悟則剎那履踐功夫，須資長遠。所以悟明之人，正要調伏。只如諸塵境常流於中，窒礙到得底人分上，無不虛通，全是自家大解脫門。終日作為，未嘗作為，了無欣厭，亦無倦怠，度盡一切而無能所，況生厭惰耶？苟性質偏枯，尤當增益所不能，放教圓通，以溫和力攝化開權，俯仰應接，俾高低遠近，略無差誤。行常不輕行，學忍辱仙，遵先佛軌儀，成就三十七助道法，堅固四攝。行到大用現前，喧寂一等，如下水船，不勞篙棹，混融含攝，圓證普賢行相，乃世世世間大善知識也。諸處周旋應變，於中虛寂靜覺，能不被靜縛，則隨所至處，皆我活計。唯中虛外順有根本者，雖然非理相干，但退步自照，只與直下坐斷如初，不聞不見，久久魔業自銷爾。又曰：日久不移易，拈弄收放得熟，小小境界，悉能照破割斷，不留朕迹。至生死際，結角羅紋，不相參雜，湛然不動，翛然出離。此臘月三十涅槃堂裏禪也。大慧杲曰：十二時中，隨緣處不得惡念相續，或照顧不著。起一惡念，當急著精彩，拽轉頭來。若隨他去，相續不斷，非獨障道，亦謂之無智人。嬾安云：一回入草，驀鼻拽回。制惡念，當如嬾安之牧牛，則久久自純熟矣。此事許靈利漢擔荷，若使聰明，則無擔荷分，雖易入而難保。蓋入處不深，力弱也。世間塵勞事，如鉤鎖連環不斷，得省處便省，為無始來習得熟。若不力爭，不知不覺，日久入得頭深，臘月三十，卒著手脚不辦。要臨終不顛倒，今作事處，莫教顛倒。如今顛倒，欲命終不顛倒，無是處。俗人在火宅中，與貪瞋癡為伴，作為見聞，無非惡業。然於中打得徹，其力勝出家兒千倍。應以宰官身度者，即現宰官身說法，便是報佛深恩也。但念念不要間斷，莫管得不得。便今生未得徹，命終亦不被惡業牽，於日用中亦不被塵勞困，後世出頭亦得現成受用。今生雖不

悟，亦種得般若種，生生不失人身，不落惡趣，況心花發明耶？又曰：往往利根，得之不費力。生容易心，便不修行，多被現境奪將去，作主宰不得，日久迷而不返。道力不勝業力，魔得其便，定為魔攝。臨終不得力，千萬記取。理則頓悟，乘悟併消。事則漸除，因次第盡。行住坐臥，不可忘了。其餘古人差別言句，皆不可為實，亦不可為虛。久久純熟，自然默契本心，不必別求殊勝奇特也。又曰：刳正性，除助因，違現業，此了事漢，無方便修證中，真方便真修證也。又曰：道家以妄想心，尚能留形住世，況此心全在般若中來生出頭，隨我今生願力，安在般若中現成受用，此決定事。又答人曰：眾生顛倒，以日用境為實，不知全體是夢，於中復妄分別，以想心繫念神識為實夢，殊不知正夢中說夢，顛倒中又顛倒。杲嘗問先師，但以手指曰：住住，休妄想。杲曰：某未睡時，佛讚依而行，佛訶不敢犯，依師及自做零碎所得者，惺惺時都得受用，及上牀已，作主不得，夢金寶則喜，夢刀劍惡境則佈，念睡著已，作主不得，況四大分散始著忙。師曰：待汝說底許多妄想絕時，汝自到寤寐恒一處也。初未信寤寐分明兩段，敢開大口說禪，後聞舉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去，却礙膺物，方知夢時便是寤時底，寤時便是夢時底，佛言寤寐恒一，方始自知，拈出呈似人，不得承問，不覺實供來教，不是問禪，亦非見詰，不免以昔所疑吐露，願將老龐語提撕，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先以目前境作夢會，然後將夢中移來目前，則佛金鼓，孔子奠楹，決不是夢矣。又曰：見佛祖如生，冤家方少分，應如此做工夫，日久不著起心，牯牛自調，猢猻子自死。引經云：心不妄想過去法，亦不貪著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寂。過去不思量，未來不計校，現在逆順不著意。又曰：逆我意者，只須一忍字定省，少時便過順境，直是無迴避處。如磁石與鐵，不覺合作一處。無情尚爾，況現行無明全身在裏許？若無智慧，不覺不知，被他引入羅網，要求出不亦難乎？所以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便是這箇道理。近失方便者，往往認現行無明為入世間，便將出世間法強差排作出世無餘之事。悲乎！除夙有誓願，即時識破，作得主，不被障。引。淨名佛為增上慢，說離淫怒癡為解脫。若無上慢，淫怒癡性即是解脫。若免此過逆順境，無起滅相，方可作入得世間，出世無餘。已上是妙喜昔經歷的，即今日用。只如此修願，趁色力健，亦入是三昧。又曰：善牧牛者，索頭常在手，爭得犯苗稼？驀地放却索頭，鼻孔無撈摸處。慈明謂：四方放去休攔遏，要收只在索頭撥。未能如是，當緊把索頭且與順摩，將淹浸工夫熟，自然不著用意提防矣。急則躁，緩則昏，懈俱錯過。普照師修心訣曰：空寂之心，聖不增，凡不減。佛祖所以異人者，能護念耳。凡夫無始至

今，妄想顛倒，無明種習，久與性成。雖頓悟本寂，與佛無殊，習卒難斷。逢逆順境，瞋喜是非，熾然起滅。若不向般若著力，焉能對治無相，得到大休歇地？如云：頓悟雖同佛，多生習氣深，風停波尚涌，理現念猶侵。杲。師曰：利根不費力，打發便生容易。更不修治日久，依前流浪輪迴。則豈可以一期所悟，撥置後修耶？故悟後常須照察，妄念若起，都不隨之，損之又損，以至無為，方始究竟，牧牛行是也。雖有後修，因先悟妄念本空，心性本淨，於惡斷而無斷，於善修而無修，此乃真修真斷。故雖備修萬行，唯以無念為宗。曹溪云：心地無亂自性定，心地無癡自性慧。任運寂知，遮照無二，是頓門雙修定慧也。然障濃習重，觀劣心浮，無明力大，般若力小，於善惡境，未免被動靜互換，心不恬淡者，不無妄緣遣蕩功夫矣。如云：六根攝境，心不隨緣，謂之定。心境俱空，鑑照無惑，謂之慧。若掉舉熾盛，則先以定門稱理攝教，心不隨緣，契乎本寂。若昏沈尤多，則先以慧門攝法觀空，照鑑無惑，契乎本知。以定治亂想，以慧治無記，動靜機亡，對治功終，則對境遇緣，心心契道，任運雙修，方為無事人。何故？此頓門機有勝劣，雖先頓悟煩惱濃厚，習氣堅重，被他昏亂，昧却寂知常然者，即借對治定慧，均調昏亂，以及無為。雖借對治功，暫調習氣，以先頓悟心性本淨，煩惱本空，雖是漸機所行，於悟人分上，可謂點鐵成金。願研此語，更莫狐疑。真心直說中，判真心息妄云：以無心法治妄心，非無心體，但心中無物名無心。諸師說做無心功夫不同，略明十種：一曰覺察，平常絕念，提防念起，纔生便覺，破後念不生，覺亦不用，妄覺俱忘，名無心，此息妄也。二曰休歇，謂不思善惡，心起便休，遇緣便歇，冷湫湫如癡兀，方少相應，此休歇妄心也。三、泯心存境，謂一切妄俱息，不顧外境，但自息心，妄心已息，何礙有境，即奪人不奪境，泯心存境息妄也。四、泯境存心，將內外境悉觀為空寂，真心獨照，即奪境不奪人，泯境存心息妄也。五、泯心泯境，謂內外心境俱寂，即人境俱奪，泯心境息妄也。六、存境存心，謂心住心位，境住境位，心境相對，心不取境，境不臨心，各不相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即人境俱不奪，存境存心滅妄也。七、內外全體，謂內身外器一切諸法，同真心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異，打成一片，此內外全體息妄也。八、內外全用，謂內外身心器界諸法，一切動用施為，悉觀作真心妙用，一念纔生，妙用現前，此內外全用息妄也。九、即體即用，謂空寂中靈明體即用，靈明中空寂用即體，惺惺寂寂，是惺惺妄想非，寂寂惺惺，是寂寂無記非，此即體即用息妄也。十、透出體用，謂不分體用，四面八方，只作一箇大解脫門，圓陀陀地，體用不分，通身打成一片，此透出體用滅妄也。以上不須全用，但得一

門功夫成就，其妄自滅。隨根宿習，與何法有緣，即便習之。此休歇妄心法門最要，故偏多說。其判真心出生死云：生死本無，妄計為有，如人病眼，見空中花，非實有也。今知無生死不能脫者，功夫不到也。菴婆女問：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為甚被生死轉？文殊答云：其力未充。其判真心正助云：妄未息時，以無心息妄為正，以習眾善為助。真如之法，體性空淨，而有無量煩惱染垢，不以方便種種熏習，亦無得淨，故修一切善行為對治。今人自恃天真，不習眾善，惡道尚不能免，況脫生死？其判真心驗功云：如牧牛雖調，猶不敢放鞭繩，直待趁入苗稼中，不傷苗稼，方敢撒手。先將愛境想在面前，若起愛憎則未熟，不生則熟。又遇愛憎境，特起心令取，愛憎不起，是心無礙，如露地白牛，不傷苗稼也。私謂宗門本分事，盡在六祖，云何期自心本自清淨，本自具足，本不生滅數語。牛頭融亦云：河沙妙德，總在心源，悉自具足，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來哲須知自性天真，具足諸法，而當處寂滅，畢竟無所有，離四句，絕百非，斯為不思議海。印無相三昧。馬祖云：非聖賢行，非凡夫行，是菩薩行。不取善，不捨惡，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森羅萬象，一法所印。自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事上不滯，喚作修道人。取善捨惡，覩空入定，即屬造作。一念妄想，即是三界生死根本。但無一念，即除生死根本，即得法王無上珍寶，更不歷於階級地位。頓悟本性，總無餘事。祇緣眾生無始來病，在見諸法為實有，其所染執著宿習，復有輕重不同。故諸祖於了悟後，總教人百不知、百不會，終日永寂如空，念念與本分相應，久久力量充足，本性所具諸定慧神通功德，不期發而自發，不離此生，即得解脫。百丈云：只今如虛空相似，學始有所成。臨命終時，尋舊路行。若怕臨終憧狂，須如今便自由始得。黃檗云：但離却有無諸法，心如日輪，常在虛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到此無棲泊處，即是行諸佛路。是你清淨法身，為你力量小，不能頓超。但得三五十年，須得箇入處，自然會去。祖師直指：汝心本是佛，心心不異，名之為祖。善惡都莫思量，當處便出。三界眾生，輪迴不息。生死者，意緣走作，心於六道不停，致受種種苦。汝今但學無心，如癡人頑石頭。一切法透汝心，不入始相應，不起一切心，諸緣盡不生，即此身心是自由人。臨濟曰：現今聽法無依道人，歷歷地分明，未曾欠少。你欲與佛祖不別，但如是見，心心不異，名之活祖。諸法無自性，亦無生性，但有空名，名字亦空，認他閑名，錯了也。設有，皆依變境，有箇菩提依、涅槃依、解脫依、境智依、菩薩依、佛依，你向依變中覓什麼物？你若求佛祖，即被佛祖魔縛，有求皆苦，不如無事。如上所引，皆悟後調心正行，此從圓頓宗中圓空門入。若能依而行之，即是行解相應，更得

戒行交熏，不逾此生，定得深證，其疾如風。然根器不齊，或在家輩，不無俗累。其有習氣濃厚，雖得瞥地，而昏散貪瞋，屢照屢犯，不能處處作主。必須提起本分，見地中此昏散貪瞋，是本來空寂否？是情迷始有否？是起即為起否？徹照當體寂滅，本分現前，昏散諸妄，自貼貼地消除矣。或尚不能休歇，更須痛念，多生流浪。今生幸得這一著子明白，豈可再行隨逐墮落，苦自呵責？一回入草，猛與拽回，并擇其習氣最重者先治之。以慈治瞋，以檀治慳，以禪治散，以慧治昏，以念佛治癡，以不淨治淫欲。種種法門，當詢知識，研經教，以消蔽障。重習一消，餘習隨盡。百丈云：若有貪瞋等病，先須治之。沙門除貪瞋病不去，亦須教渠修禪學慧。南泉云，若不向裏許行履，如何摧挫得五種貪，二種欲。圜悟云，遵先佛儀軌，成就三十七助道法(即七覺八正等)。修心訣中，亦令對治定慧，均調昏亂。於悟人分上，是點鐵成金。至於念念覺照，必須努力殷勤，空裏步儘盡推爺，向裏頭放下又放下，二六時與空無撈漉處凝結共鬬，長年行坐，刻不放鬆，庶疾得一生了辦。此須各人撫躬自揣，如悟後心光脫露，處處現前，不為愛憎昏散所蔽，只須任運保養聖胎，便是一員無事道人。其或世緣勞重，宿習又濃，若不抖擻精神，種種善巧，訶斥調治，口口說空，步步行有，或以為對治是教乘中事，宗家兒所不屑為，或以為煩惱即菩提，遂爾肆意隨逐，醍醐上味，翻成毒藥，竟不念事須漸除，因次第盡之，囑為何語，以致乾慧不敵業力，空花還結空果，到臘月底，毫無靈驗。合論引無業師云，今解禪道，如恒河沙，纖塵不盡，未免輪迴，絲念不忘，盡從淪墜。觀其發言，嫌他三乘菩薩，原其所習，不如五戒凡夫。臨終聖凡情量，不盡纖塵，絲念未忘，輕重五陰，向驢胎馬腹托質，鑊湯爐炭煲燒，從前記憶見解，一時失却，依舊再為螻蟻蚊虻，雖是善因，而遭惡果。此則聚三千大千世界之鐵，鑄不得這一箇大錯字。

入聖

悟心之人，自解作活計，翻轉本體作工夫，終日使得十二辰，是之為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其間多生調熟，不離當生，便證聖位。六祖曰：終身不退者，定入聖位。大珠云：頓悟人，不離此生，即得解脫，即修時，即入佛位。修頓悟者，不離此生，即超三界。又云：如此功業，由行為本。若不降心，而入取證，無有是處。自誑誑他，彼此俱墜。努力努力。然禪宗下客，但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在天台教中，亦云人解不同。有言頓悟即佛，無復位次之殊。又有師言，頓悟初心，即究竟圓極寂滅真如，有何位次。然平等法

界，尚不論悟不悟，孰辨淺深。既得論悟不悟，何妨論於淺深。乃至雖平等法界，無說無示，而菩薩行位，終是炳然。宗鏡錄：問：一心成佛之道，還假歷地位修證否？答：此無住真心，實不可修，不可證，不可得。非取果故不可證，非著法故不可得，非作法故不可修。若論地位，即在世諦行門，亦不失理。以無位中，論其位次，不可起決定有無之執。經明十地差別，如空中鳥跡。若圓融門，寂滅真如，有何次第。若行布門，對治習氣，昇進非無。若得直下無心，量出虛空之外，何用更歷階梯。如未頓合無心，一念有異者，直須以佛知見治之，究竟圓融佛果。以是知宗門下客，斷不可偏執一見，掃除位次，甘墮籠統之病也。惟宗門人，水到渠成，超證十地等妙，有不期然而然之理。但宗門即生證聖者，未可多得。初祖面壁九年。二祖曰：我自調心。四祖十四歲入道，脇不及席(見天然昱語錄)。六祖云：悟時自度。從上老祖，莫不注意熏修，未肯罷手。何況我輩後學，略得一知半解，便自為撒手了當。以致臘月三十，作主不得，祇自欺耳。皓月供奉問長沙岑：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也未？岑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問果上涅槃。岑曰：天下善知識未證，功未齊於諸聖。曰：未齊。何謂善知識？岑曰：明見佛性，亦名善知識。問：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岑曰：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法。法身寂滅體，三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曰：果上涅槃，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岑云：大德！是須知見地了徹，直與佛祖把手同行。但得因中涅槃，其多生熾然之結習，須次第消盡。必至見思惑盡，方得超出三界。按天台教，乃藏羅漢位。圓教是七信位。我宗門人，佛亦不作，何況其餘。然無佛無眾生，正是一尊本然自性天。真佛漸摩，純粹麤垢先落。忽然到此界內，見思先盡，永超三界，便是圓教七信位人。百丈云：去住自由。黃檗云：隨意而生。圭峰曰：中陰所向，天上人間，隨意寄托。即是楞伽三種意生身。雖教中所判意生身，有通狹不同。若依三藏法數所引，乃通教第三四五地菩薩，修三昧，得真空寂滅之樂，普入佛剎，隨意無礙，名三昧樂正受意生身。通教第八地菩薩，覺了諸法自性之體，如幻化無有。以無量神力，普入佛剎，迅疾如意，無礙自在，名覺法自性意生身。通教第九十地菩薩，覺一切法皆是佛法，得一身、無量身一時普現，如鏡中像，隨諸種類得俱生，雖現眾像而無作為，名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此三種意生身，惟初種三昧樂尚未斷盡見思，然亦是須陀洹向方能得之，大非易事。圭峰云：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謂情中欲作而察理不應，即須便止；情中不欲作而察理相應，即須便作。但由是非理，不由愛惡情，即臨命終時業不能繫，隨意自在天上人間也。但朝夕所作被情塵所牽，即臨終被業所

率而受生。若所作所為由於覺智，不由情塵，即臨終由我自在而受生，不由業也。當知欲驗受生自在不自在，但驗尋常行心於塵境自由不自由。私謂制情順理，密行無間，臨終念念現前則有之。然其力充者方能轉業，力未充者似亦未能受生，均不隨業也。文殊答庵婆羅未充語，此即確證。須知未悟之人則貴眼正，既悟之後全重行履，是為有頭有尾。若有頭無尾，古德謂之終是不貴。永明四料揀云：陰境忽現前，瞥爾隨他去。此中萬分危險，幸勿恃先入之言，不加細察，作安心丸也。山庵雜錄載：僧末山既死，現夢鄒氏託生，其友亦夢之。既長，雖自知前身是僧，不喜與僧交，癡呆如木石。天目山義斷崖見高峰得旨，既死，現夢託生吳興細民家，復為僧，名瑞應，字寶曇，受人禮拜供養無虛日。余山庵居天界，寶曇在焉。察其所為，碌碌無異常人。間扣以己躬下事，但懿懼而已。二人前身皆非常人，胡乃頓忘如是？古謂聲聞尚昧出胎，菩薩猶迷隔陰，修行人可不慎歟？又載絕學誠公座下僧習禪有得，誠驗以三關語，其答如鼓應桴。早逝生民家，父母俱有夢。一日父攜入山見誠公，公問：汝前身答我三轉語，記得否？進云：試舉看。既舉，點首曰：是我語。誠囑其父保之。他寺僧因求為弟子，習魚山梵吹，多得襯施，驕奢不法事無不為之。誠因立三大願勵學者：大凡參禪人於靜定中得箇歡喜處，乃塵勞暫息，慧光少現，未為究竟。八識田中無明根本尚在，喻如石壓草去，石再青矣。戒之雲棲法彙記：戒禪師後身為蘇子瞻，青草堂後身為曾魯公，遜長老後身為李侍郎，南庵主後身為陳忠肅，知藏後身為張文定，嚴首座後身為王龜齡，其次則乘禪師為韓氏子，敬寺僧為岐王子，又其次善師為董司戶女，海印為朱防禦女，甚而鴈蕩僧為秦氏子檜造諸惡業。愚謂大願大力，如靈樹生生為僧，而雲門三作國王，遂失神通。百世而下，如雲門者有幾？況靈樹乎？為常人，為女人，為惡人，則轉展下劣矣。即為諸名臣，亦非計之得也。又載隋梁州沙門慧全，徒眾中一人頗麤異，全素不錄。忽云：得那含果。全疾，其人徑至榻前，門閉如故。謂全曰：師命過，當生婆羅門家。全曰：我一生坐禪，何故生彼？答：師信道未篤，外學未絕，雖有福業，不能超詣。今時僧有學老莊者，有學舉子業經書者，有學詩騷詞賦者，在彼以禪為務，但外學未絕，尚緣此累道，況恣意外學，而禪置之罔聞，不知其可也。又載南岳、天台二師，俱言以領眾損己，一則止證鐵輪，一則僅登五品。愚謂權實非後學所能測，且莫問權，姑以實論，聖師尚爾，況凡夫乎？彼大言不慚者，將超越二師上乎？可懼也已。私謂斷崖義、五祖戒、青草堂見地，何等超卓，其正念亦豈後學所能及？然受報輾轉，隔生難定，況其下乎？以是知見思未盡者，斷不超出三界，即天上人界隨意寄托之說，亦須陀洹向果始

能之耳。或問：如子所論，則自梁陳迄今，凡傳燈、指月、會元以及續燈諸錄所載，各祖師有幾人已經入聖？有幾人已斷見思，不為三界所縛？即如鄧隱峰之倒立而化，衣皆順體；孚上座之講涅槃經，揮尺一下而去；巖頭歲之預知，大喝一聲而逝；紫柏老之臨刑，圜中自在而脫。如此等師，可決其出三界否？又如龐公之枕膝脫灑，靈照之我女鋒捷，張相之擲枕作聲，楊傑之刻期坐亡，此等在家，又將作何定論耶？答曰：此皆未可妄為臆斷也。宗門下客，但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無三界可出，無眾生可度，亦不覩惡生嫌，亦不觀善勤措，凡聖不立，憎愛兩亡，臨終諸聖來迎也不欣，惡境界現也不懼，我王庫中無如是刀，只是一念萬年，靈光獨耀耳。然雖如是，功熏所及，熟脫不等，但須返己，自勘外紛，對五塵而了不迷逐，是謂思惑盡相，是圓七信位人。已超三界外，不對五塵而不起纖欲，是謂見惑盡相，是圓初信位人。此出三界有分，若猶未也，雖無三界可出，而實未出三界，雖無眾生可度，而須方便度盡心內眾生，切勿自欺，亦不必妄測古德。要而言之，約分四階：第一等人，行解相應，見思惑盡，或三界貪瞋癡，思惑雖未斷，而見惑已斷，此皆謂之入聖之流，得意生身，隨願度生，固無論已。第二等人，淨漚識尚未淨除，間復昏動，便知見惑未盡，而熏修得力，寂照現前，念念相續，始本合一，了知自性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自具足，見雖未盡，愈淘汰愈有力量，隨緣消舊業，更不造新殃，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祇是任運過時，毫無纖疑，立處即真，更不思前算後，臨命終時，也不計校業生意生，勘破本分，心心不異，不變易處去，去亦不變異，往來生死，是依變之境，向依變中著迷作麼？如斯等人，隨其願力，定得世世出家，童真入道，有進無退，成聖匪遙，此是禪宗相傳正脈行履也。第三等人，見地清徹，而夙習濃厚，貪瞋癡念，時時現前，雖屢加覺照，智弱惑強，兼復境緣逼迫，二六時中，馴伏時少，打失時多，內照似寂，對境仍迷，若識慚愧，力與之爭，久久亦能隨順，由勉強入自然。若功用未足，猝遇臘底消息，或不得力，必須勇猛，放下萬緣，死抱主人翁，仗此般若正因，願力強者先牽，便得後身童真入道，再行參究，發悟熏修，或出頭來，一聞千悟，此亦見地契證，功熏未齊，努力透關之行履正脈也。倘不如是踐履，口口說空，步步行有，提起古人公案，綱宗意識，卜 度拈頌也會，勘驗也會，普說茶話法語也會，臨命終時，業識紛飛，乾慧不敲，業力隨業受報，未有了期，再出頭來，知在何日？雖本性原無變異，而隔世昏暗，依然博地凡夫，且前世業重，墮落三途，均未可定。古德云：雖善因而招惡果，思之思之。今時此等，在家最多，出家中亦有之，昔日平侍者，而今黃秀才，我在大陽山，看你做出來。其或

逆行示現，此無論已，均非禪宗正傳，臨末稍頭，一場懼懨，伊誰之咎歟？第四等人，刻苦參學，或發心在晚年，未得瞥地，而大限已臨；或立志在少年，而壽命夭促；或參請雖多載，而未遇作家，遽爾時至。古德云：今生不悟來生參，來生不了後世再參。抱定一句死話頭，與之俱沒，千生萬世，決定期於了徹而後已，亦須猛勇決定，仗此般若正因，願力強者先牽，後世受生。如願參禪發悟，貓有插血之功，虎有起尸之德，只須志堅，勿疑勿畏，此則宗門人未得悟明臨終之行履正脈也。如上所約，自入聖以至未悟，盡未來際，宗門下客，不出四種之中，且多在後三四兩種內，今時之自命禪宗者，當如何善自護侍，以期一生了當耶？

利人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若不傳法度眾生，决定無能報恩者。宗門客既了悟已，曠觀眾生同具如來智慧，而從迷積迷，沈淪苦海，了無休日。其大慈愍心，不期發而自發，出於勢之不容已。內則普心滿運，外則人天共推。其間般若種熟，徹底掀翻。於諸祖言句綱宗，無不一一默契。三藏十二部大小經教，無不一一消歸。接引來輩，應不失時。昨日定，今日不定。昨日是，今日不是。喝下儼如吼師子，棒頭敲出玉麒麟。宗教雙融，孤撐毒眼。逢尊宿，勘尊宿。逢作家，勘作家。逢老參，勘老參。逢新學，勘新學。逢講主，勘講主。逢士夫，勘士夫。有時官不容針，孤峻處特地孤峻。有時私通車馬，婆和處忒殺婆和。看人中毒，添把砒礵。見人疲眠，送箇枕子。方其入室普說，千言萬語而不為費詞。猝然覿面當機，十度九休而不為辜負。或剝盡核皮，與人下口。或抄盡家產，逼人納財。解行兼隆，頭尾兩正。神用莫測，品德純全。伊何人歟，非乘願而再來者歟。我思其人，實獲我心矣。次則見地清徹，而文字稍有未長。於宗門則一線穿却，而教理則合轍未圓。既未能如六祖之一聽便了，亦未能如諸祖之取義斷章。若以三乘十二分教接人，自有諸講主在。我者裏單提這一著子，如靠一座須彌山相似，又如馬前相撲倒便休。參究真實，了悟真實，踐履真實，一手擡，一手捺，機靈句活，殺活同時，登寶王位，倒用橫拈，據師子牀，胡喝瞎棒，到處做得白拈賊，真不愧為曹溪滴骨兒孫，渾身是箇賴皮精，也儘算得少林闡提種草。其下苦參切究，水到渠成，摸著老胡脚跟，打失瞿曇鼻孔。然而河陽新婦子，眼目不道全無，其如木塔老婆禪，機用那能全活？此是自救不了之儔，豈勝出世為人之任？祇以悲心彌切，明眼難逢，或遇一二有緣，但開示其參究軌則，逼箚工夫，剷去種種邪解，引入坦坦正途，間有一粒豆爆，

亦可以空印空，古德謂之單片子。本分在自己，正須常居學地，而所印之同流，尤須囑其親近高賢，以期得大自在，得大了當，不至為七青八黃之輩作蝦蟆跳也。宗鏡錄云：祖佛正宗，纔有信處，皆可為人，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若入信門，便登祖位是也。如上所說，胥在宗師分上分其淺深，大約有此三類。若就學者論，根器千差，造就匪一，隨機設化，因地置宜，既登寶華王座，緇白交參，魚龍雜列，或佈漫天之網，或垂一縷之絲，庶幾一雨所施，而大小草木咸蒙所潤矣。其間林林總總，初學為多，當翦截其知解與一無義味話頭，使之苦參力究，見有話頭抱得住者，已得參情結秀，必有悟境現前，時時提撕，俾使疾得相應，急不得，緩不得，一氣呵成，本光透露，此全在師家鉗鎚之妙密爾。如或前人悠忽從事，話頭倏在倏忘，何能打成一片？須當激發其羞恥之心，以鞭策其進修之路，俾得翻然勃然，速見油然沛然，而話頭緊峭，悟機流行也。或其人先已得有話頭，或全未親近師家，總當令其從參究進路。所有看過經論，及在前師家所說道理，通令拋擲一箇元字脚不留，專研此話頭，朝夕莫放。話頭不一，但起得疑情者，便是有緣，不須更換。倘有依稀見處，隨與剷除，勿使剁根，則枝葉脫落，本真覿面，自有時至理彰之候。但勿輕易許可，必須勘得十成穩密，肯心自許，纔是施與點睛之時。蓋學者終身受用，全在本分清楚，與佛祖把手齊肩，了無纖疑，徹見無死無生，無凡無聖，生死一如，聖凡不二，我本來自性天真佛，入天堂與落地獄，不變異一毫釐許。然後到處一一踐履將去，歡喜煩惱境界，來到面前，不為搖奪。惟此一事實，餘二則皆非。如此保任縝密，臨末稍頭，方得受用。萬勿急於羅籠，將就許可，誤會本分、重關、末後三關之說。且先印以本分，再換話頭，令參重關。得重關後，再透末後言句。學者因此無不廉纖粘滯，仿佛依稀。甚至師家各私其私，均有三關密傳，一定板印。此家許過末後者，換一門庭，連本分也全未是，易地同然，以至初學無所適從。其不肯虛心再參者，執定前師所許為是，甘心作一門外擔板漢，了此一生。其有良心未昧，重行究推者，陸續將各處零星所得，湊成一箇攙前脫後支離的西來祖印，一經明眼人追窮勘驗，或在本分處作窠窟，或於重關邊躲生涯，或肆無忌憚，亂統抵塞，以為得大自在之末後句宗風，至今日真有不忍言者。各人根器利鈍不齊，豈能人人一節打通？或有二三番，或有五六番，始得徹了。然最重是起手悟門，必須諦當清徹，寧可絕嗣，詎可亂許？是則最初為人之要領也。學者既經知有之後，其般若夙熟者，於諸家公案言句，自然處處會歸，毋煩師家點撥。間有粘滯消不過之處，但令提起本分，一一默契，此則不妨略以言句消解，所謂落草之談是也。或有根器魯鈍，參究多年而不能

相應者，此終由於話頭之不得力，總宜逼其苦究窮參，自得慧光透發。或值病體垂危，大命告盡，其有志者，正可藉以參涅槃堂裏禪，與之撕捱，努力透關，抱此話頭，以終再世出頭，便得悟徹。倘有於般若差別岐路逗漏多番，一線未達，或可放一線道，以滿其苦參之願，而使臨終安穩密行，此則又在師家臨時之手眼矣。或有參情緊而正眼未開，忽有似是而非之見刺橫梗於中，屢拔不脫，此必所參話頭誤成窠臼，然終有消不過公案言句，必須將消不過之公案言句改作話頭，再行參究，而後其刺可拔，正眼可開。余先參誰字話頭，後忽覺得本來人更不外於不動念時明了之識，念既不起，則言語道斷，心行亦滅，而一切普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與宗門靈光獨耀，迥脫根塵，但離妄緣，即如如佛諸言句，以及豎拳下棒諸機用，無不印合，惟於無夢無想主人公會不過去。若非華藏老人大慈手眼，令其改參無夢無想主公話頭，則終身為門外漢，所謂庵內人不知庵外事及堂中事作麼生等語，一律支吾強解，那有聞樓梯上笑語聲一箇消息，窺見枕子落地，脚根失之毫釐，差以萬里？寄語來哲，切勿自欺自足，自滿自畫，而師家作用，亦必披根到底，方可印證也。學者既得知有或經師家所造就，或先為他師所印可，而本分清楚，手眼明白者，即將古德諸訛公案，及五家綱宗，一一拈勘，必令其一一消歸自己，再於如來一乘經論所說，一一契合，此真難得種草。再須察其習氣濃薄，示以牧牛功熏，刻不放手。此牧牛功夫，在教家謂之修道位；本分清徹，在教門謂之見道位。此依宗門人判斷消解。若教門見道，大小乘亦不同。小乘見道，已登須陀洹果，宗門家兒何能及此？況圓教初信見道位耶？然宗門行履，暗與圓教相合，行住坐臥四威儀中，到處在不變異處行履。法華經云：佛子住此地，即入諸佛位。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故無有異也。宗門有罷參之說，談何容易？惟佛一人，方可罷參。若等覺菩薩，猶有一分無明習氣，不得云罷參，何況我輩略有微末知解？所云見道岑大虫，所謂因中涅槃，與教中見道小乘，是初果位大遠在，全仗悟後消識功力，使此牯牛東西不犯苗稼，偏不附物，正不立玄，變成露地白牛。要之，習氣輕得一分，真性露得一分，即牯牛白得一分，然不過暫時而伏。若真白得一分，即圓教初住位，破一分無明，證一分真如，方始說得。迨至無明習氣破盡，直至佛位，方得全身露地，白牛現前也。後輩略有知解者，大約終身是調習時，惟視其功行緊怠，為臨終得力與否之左券。此過去諸祖及盡未來際宗門人皆然，所宜與入室種草，深細盤桓者也。至於在家縉紳先生及士女流輩，其有大志必欲一生了辦者，其苦參話頭，搜索逼紮，剷截知解，如遇話頭橫生，見刺改換，消不過公案，作為話頭[拚-厶+去]命，參究種種軌則，與出家兒毫無有異，

此為最上根器者說。知有之後，嚴守在家戒律，萬行莊嚴，是佛四眾弟子之列，亦可接引有緣後輩，不為分外。但當道士大夫有應酬，俗務倥傯，那能如禪和一心專辦？惟心志慕道，必欲得最上乘知見。兼之出仕省分，朝齊暮楚，不能與善知識三五載常聚一方，既與有緣，察其參情結秀，知見已正，稍為私通車馬，放一線道，使其得般若之味，從此猛加功熏，以求其極，免致一無所得，或至異日遇有別緣，全行退失。此等手眼，於出家中氣質弱劣而志真切者，亦可依樣葫蘆，斯則全在明眼宗師之作用矣。至於平等士女，發心參尋，在男眾則有一家生計之累，在女眾則有家人撓阻之艱，均須格外體恤。若能參究苦切，而竟未得窺其門戶者，亦須稍與平實商量，知令途路，以不負其來意。然決須正見正知，方與點撥。所謂能入佛而不能入魔者則可，如晦堂之吾無隱乎爾者則可，如西天老祖之識得喚作佛性、不識喚作精魂者則可，降此則斷斷未可也。古德接人差別，眼目各各不同，今略引一二則，以見大端云爾。宗門燈燈相續，佛祖慧命攸關，乃負荷佛法者第一件事。昔首山沒，汾陽昭師閉關高枕，契聰讓之曰：佛法大事，靜退小節。風穴懼應讖，憂宗旨墮滅。幸有先師今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大法，今何時而欲高臥耶？昭矍然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促辦裝，吾行矣。然則宗眼圓明者，急思肩任佛法，盡力為人，何可坐視宗風掃地，而不為之扶持提唱耶？僧問汾陽：如何是接初機句？曰：汝是行脚僧。問：如何是辨衲僧句？曰：西方日出卯。問：如何是正令行句？曰：千里特來呈舊面。問：如何是立乾坤句？曰：北俱盧州長粳米，食者無瞋亦無喜。昭又曰：總將此四轉語，勘驗天下衲僧了也。大愚芝曰：先師將此驗衲僧仔細思量，將此四句總被天下衲僧一時勘破。妙喜曰：諸人要識大愚麼？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伊庵曰：今日宗師有將此四語驗人者否？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顯喻

佛祖接人，有平實商量語，所謂以言顯無言也。其緊要開示，已分見於禪源、徹參、調習、入聖各門。然初機發悟，處處逢源。古德提持，片片是錦。凡有關啟闢悟門，指示修功者，略於此門節錄之。　世尊示隨色摩尼珠，五方天各說異色。世尊藏珠，擡手云：此珠作何色？天云：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歎曰：吾示世珠，便說有青黃等色。吾將真珠示，便總不知。天悉悟。　梵志擎花兩株供佛，佛曰：放下。志放左右手花已，佛更詔放下。志曰：兩手皆空，更放下甚麼？佛曰：汝當放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

捨却。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志悟無生忍。　異見王問波羅提曰：佛性在何處？提曰：性作用處有八：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奔運。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古德別云：不識是佛性，識得是精魂。妙喜云：敢問諸人，那箇是佛性？那箇是精魂？　初祖安心法門云：迷則人逐法，解則法逐人。解則識攝色，迷則色攝識。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現量者，悉是夢。若識心寂滅，無一切念處，名正覺。問：云何自心現量？答：見一切法有，有不自有，心計作有。見一切法無，無不自無，心計作無。又若人造一切罪，自見法王，即得解脫。從事得解者力強，事中見法者，即處處不失念。從文字得解者力弱，即事即法者，深運為跳踉，悉不出法界。若以法界入法界，即癡人凡有施為，皆不出法界，心心體是法界故。問：世人種種學問，云何不得道？答：由見己故，所以不得道。己者，我也。至人苦不憂，樂不喜。由不見己故，所以不知苦樂。由亡己故，得至虛無。己尚自亡，更有何物不忘也？問：諸法既空，阿誰修道？答：有阿誰，須修道？若無阿誰，即不須修道。阿誰者，亦我也。若無我者，逢物不生是非。是者，我自是而物非是也。非者，我自非而物非非也。即心無心，是為通達佛道。即物不起見，名達道。逢物直達，知其本原，此人慧眼開。智者任物不任己，即無取捨違順。愚者任己不任物，即有取捨違順。不見一物名見道，不行一物名行道。即一切處無處，即作處無作處，無作法即見佛。若見相時，即一切處見鬼。取相故墮地獄，觀法故得解脫。若見憶想分別，即受鑊湯爐炭等事，現見生死相。若見法界性，即見涅槃性。無憶想分別，即是法界性。心非色故非有，用而不廢故非無。又用常空故非有，空而常用故非無。可祖云：夫謂古異今，今異古。復離四大，更有法身。解時即今五陰，心是圓淨涅槃。此心具足萬行，正稱大定，四相寂滅。夫欲識心定者，正坐時知坐是心，知有妄起是心，知無妄起是心，知無內外是心。理盡歸心，心既清淨，淨即本性無外。唯一心是智慧相，明了無動，名自性定。　三祖云：欲知法要，心是十二部經根本，唯有一乘法。一乘者，一心是。但守一心，即心真如門。一切法不出自心，唯心自知，心無形色。諸祖只是以心傳心，達者印可，更無別法。又曰：一切由心，邪正在己。不思一物，即是本心。唯智能知，更無別行。　摘三祖信心銘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莫逐有緣，勿住空忍。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繫念乖真，昏沈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疏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得失是非，一時

放却。心若不異，萬法一如。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一念萬年，萬年一念。十方智者，皆入此宗。　六祖云：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般若之智，亦無大小。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小根。若悟頓教，不執外修，但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見性無相。頌云：煩惱暗宅中，常須生慧日。邪來煩惱至，正來煩惱除。邪正俱不用，清淨至無餘。菩提本無性，起心即是妄。淨心在妄中，但正無三障。正見名出世，邪見名世間。邪正盡打却，菩提性宛然。此頌是頓教，悟即剎那間。此法門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住者，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冤親言說、觸刺欺爭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中不思前境，若前今後念相續不斷，名縛。於諸法念念不住，即無縛，此是無住為本。外離一切相，名無相，即法體清淨，此是無相為體。於諸境不染，曰無念。自念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大錯。云何立無念為宗？迷人於境上有念，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又云：無者，無何物？念者，念何事？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相。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是念體，念是真如用。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故經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云何坐禪？此法門無障無礙，於一切善惡境心念不起，名坐。明見自性不動，名禪。何名禪定？外離相名禪，內不亂名定。若著相心即亂，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於念念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示智常云：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存一法守空知，猶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　永嘉覺參，遶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大德自何方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覺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師曰：如是，如是。覺方禮拜，須臾告辭。師曰：返太速乎？覺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師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師曰：善哉！時謂一宿覺　玄策告智隍大定曰：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謁六祖，師曰：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　師告薛簡曰：煩惱即菩提，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是二乘見解。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其性

無二，無二之性即實性。實性者，凡不減，聖不增，住煩惱不亂，居禪定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曰道。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入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偈云：有情即解動，無情即不動。若修不動行，同無情不動。若覓真不動，動上有不動。不動是不動，無情無佛種。善能分別相，第一義不動。但作如此見，即是真如用。又曰：法性本無生滅去來，依此修不失宗旨。偈曰：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　吉州思云：即言語是汝心，此心是實相法身佛，與空齊壽。若入三昧門，無不是三昧；若入無相門，總是無相。隨立之處，盡得宗門。語言啼笑，屈伸俯仰，各從性海發，故得宗名。相好之佛，是因果佛，即實相佛家用。一切時中，更無一法可行，自是得法，不以得更得。是以法不知法，法不聞法，平等即佛，佛即平等，不以平等更行平等，故獨一無伴侶。迷時迷於悟，悟時悟於迷，迷還自迷，悟還自悟，無有一法不從心生，不從心滅，是以迷悟總在一心。　南岳思云：學者先須通心，心得通，一切法一時盡通。聞說靜，不生靜念，即是本自靜；聞空，不取空，譬鳥飛空，若住空，必有墮落患，無住為本。自性體寂而生其心，是照用，即寂是自性定，即照是自性慧。定即慧體，慧即定用，離定無別慧，離慧無別定。即定時是慧，即慧時是定，即定時無有定，即慧時無有慧，性是如故。如燈是光體，光是燈用，即定慧雙修，不相去離。　牛頭融絕觀論：問：何者是心？答：六根所觀並是心。問：心若為？答：心寂滅。心為體，為宗，為本？心性寂滅即定，常解寂滅為慧。問：何者是智？答：境赴解是智。問：何者是境？答：自身心性為境。問：何者是舒卷？答：照用為舒，心寂滅無去來為卷。舒則彌游法界，卷則空迹難尋。問：何者是法界？答：邊表不可得，名見法界。　覺禪師云：眼見一切色，眼不屬一切色，是自性解脫。　緣禪師云：如有石尋常坐臥，或作佛像，畏罪不敢坐，是意識自忙亂，石中本無罪福。　安禪師云：直心是道，直想直用，更不觀空，亦不求方便。經云：直視不見，直念不想，直受不行，直說不煩。　智達師心境頌云：境立心便起，心空境不生。若將心繫境，心境兩俱盲。境心各自住，心境兩俱清。悟境心無起，迷心境共行。若迷心作境，心境亂縱橫。悟境心元靜，知心境本清。知心無境性，了境心無形。境虛心寂寂，心照境泠泠。　甘泉師云：發心入道，先須識本心。未識者，以信為先。信者，信心是佛，無始輪迴。只是不敢信自心是佛，心外無別佛。舉動施為，更是阿誰？如是解者，一念相應即名佛。　石頭祖云：汝心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等，應用無方。

三界六道，唯是心現。水月鏡像，有生滅耶？汝知之，無所不備。諸聖述言，欲顯法身本寂，同歸根耳。　宗鏡云：此宗如何相應？答：向即背，近即離。一門深入，而忘覺知，是心中自證法門。先德云：諸祖共傳諸佛清淨自覺聖智真如妙心，不同世間文字所得。曹山云：從緣薦得相應疾，就體消停得力遲。瞥起本來無處所，吾師暫說不思議。故知諸聖皆用此一念心起時，了不可得，是真不思議。離此決無別無殊勝，豈非疾耶？問：如何即是？答：是則第二頭，非則第三首。心智路絕，現量情消。住此之時，自然洞鑒。問：絕却見聞，如何覺悟？答：只謂強覺妄知，而能障道。唯當脫粘內伏，發自靈知。根塵既消，光明頓發。今為昧性拘文者，假以言詮，方便開示。直指出六根現用常住無生滅性，與佛無異。親證現知，分明無惑。今且指見聞二性者，當見時即自性。祖曰：眼門放光，照破山河大地。又應眼時若干日，萬像不能逃影質。是知明暗自去來，靈光終不昧。楞嚴經：佛告匿王：汝三歲見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答：如三歲時，乃至今六十二無異。佛言：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嘗皺。皺者為變，不皺非變。元無生滅，云何於中受汝生死？此因國王示疑，寄破斷見，方便分別生滅、不生滅二性。若不執斷常見，則皆是實相。無生滅，即相恒真，方稱究竟。聞性者，楞嚴云：譬如人靜居，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此則圓真實。隔垣聽音響，遐邇俱可聞，五根所不齊，是則通真實。音聲性動靜，聞中為有無？無聲號無聞，非實聞無性。聲無既無滅，聲有亦非生，生滅二圓離，是則常真實。故知聲塵自有無，聞性非生滅。又非唯聞性無生，返觀聲塵亦無生滅，以從緣起，自體全無。如來勅羅睺羅擊鐘一聲，問阿難：聞不？阿難言：聞。鐘歇無聲，又問：聞不？答：不聞。又擊，問：聞不？又言：聞。佛言：聲消無聞。若實無聞，聞性已滅，鐘聲更擊，汝云何知？自是聲塵或有或無，豈聞性為汝有無？聞實云無，誰知無者？如夢中聞春擣聲，聞性不昏，縱汝形消，命光遷謝，此性云何消滅？乃至若棄生滅，守於真常，常光現前，則汝法眼應時清淨，云何不成無上知覺？是以若了聞性，即成正覺，斯豈不是因言悟道？今依祖教，更有一門最為省要，所謂無心。何者？若有心則不安，無心則自樂。古云：莫與心為伴，無心心始安。若將心作伴，動即被心瞞。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但得無心，境自不現。既無對待，逆順何生？以迎境生惱，以順境牽愛，能令心動不安。今若無心，坦然無事，不了無心之旨，雖對治折伏，其不安相常現前。又無心有二：一、澄湛令無，則是攝念，蠲消覺觀，漸至微細。二、當體本無，則直了無生，以一念起處不可得故。經云：一念初起，無有初相，是真護念。問：本自無生，妄從何起？答：為不了本自無心

名妄。知本無心，即妄無所起，真無所得。問：何故有心即妄，無心即無妄？答：以法界性空，寂無主宰故。有心即有主宰，即有分劑；無心即無主宰，即無分劑；無分劑即無生死。問：為當離心是無心，即心得無心？答：即心得無心。問：即心是有心，云何得無心？答：不壞心相，而無分別。問：豈不辨知也？答：即辨知無能所，是無心也。豈渾無用，始是無心？如鏡照物，豈有心耶？當知眾生恒自無心，心體本來常寂。常用常寂，實性自爾，非自有心方始用也。只為眾生不了自心常寂，妄計有心，心即成境。以即心無心故，心恒是理，不得心相，即是眾生不生。即理無理故，理恒是心，不動心相，即是佛亦不生。聖凡常自平等法界也。又無心者，不得作有無情見。將心作無，此即成有。若一切處無心，如土木又成斷滅，皆屬妄識。是以稱不思議宗者，以有無情見不及故。問：既不得作有無解，如何是正了無心？答：石虎山前鬬，蘆花水底沈。問：眾生皆有佛性，云何不悟？答：如水淡味恒然，著甘草甜，下黃蓮苦。心水亦然。起妄染則凡冥，真空則聖性未嘗變異。又不覺故不知有，以不信故不承當。但起無明，空成倒想。問：凡聖皆用一心真性成佛，云何見有前後？答：見雖前後，性且不虧。眾生以無明夢未破，覺道力未具，則佛性未現，法身未圓，豈是不具如來藏性？問：如何是菩提相？答：約究竟菩提，體常冥寂。淨名云：寂滅是菩提，離諸相故。若以無相之相，方便門中不無顯示，令初發菩提心人分明無惑。如云：寂照無二為菩提相。如鏡無心為體，鑒照為用，合為其相，亦即禪宗即體之用。是知即用之體恒寂，知寂不二為心相。問：有念即生，無念即佛，云何聖凡一等？答：眾生雖起念，不知念本無念，與佛無念等，妄墮有念中。佛得無念，知念本無。眾生雖現在念中，佛知念即無念。斯則佛無念與眾生無念義同。又眾生不知念空，於念成事似有差別。若了念空，則苦樂境不執。以境從念生，心空則境何有。既無有境，相縛自除。能所俱空，誰生取著。既不取著，生死自無。圓覺云：知是空華，即無流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問：即心成佛之宗，佛祖本懷。如今信不及人，謂不現證。答：若親見，無一人而非佛。若不信，無一佛而非人。迷則常作佛之眾生，悟則現證眾生之佛。妄見成差，本性恒一。問：如何是即今之佛？答：今一念起，了不可得，無有處所，是過去佛。過去不有，未來亦空，是未來佛。即今念念不住，是現在佛。但莫執莫斷，不取不捨，則三際無蹤，一念圓具。十法界非因果，而因果之法如是。則念念相應，念念成佛，凡聖悉等。故云：了了識心，是心是佛。欲得早成，戒心是律。除此心王，更無別佛。華嚴論云：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問：一念成佛，只入信門。如何得目前了了分明而見？答：

目前無物，是真見佛。以一切法性寂靜故。如是通達六根所對，無非見自性如如佛矣。此名真見道，真供養。契如理之心，無見佛之想，了自法性，是真供養。寶雨經云：如理思惟，即是供養一切如來。謂一切不思惟，是真思惟。以頓悟一心，無法可思量故。問：云何親自現證，得見自心之佛？答：若以智求，智則成解，解背圓宗。若起照心，照則立境，隨照失旨，皆影事，不契斯宗。若了真心，自然無心合道。妙德啟口問不二，忘言入理顯真宗。問：禪宗云：今須知諸佛出身處如何？答：石牛生象子，木女孕嬰兒，諸佛從中出，最初成道時。見即便見，不在意思人。問：大梅云：神性獨立，學人不識。答：誰教汝問？又問：莫不問者便是？答：若不是，是阿誰？如是問。問：神性非聲色。師所示神性，學人只識得聲色，不識真性。答：如大空藏，眾寶皆具。福德人見，直捉明月寶珠。薄福人見銅鐵類，非藏中無寶，亦非主藏者不與。我向汝道性，汝只見聲色。如今揚眉動目，彈指謦咳，喃喃問答，總是此性，喚作大道，常在目前。雖在目前，難覩。若上根聞便會，更不作諸惡，喚作一受常寂然。中根數數聞說，還會。下根千萬與說，元來不會。雖記少許，如破布裹珠，出門還漏却。知麼？問：即心即佛，祖佛同詮，云何不說非心非佛？答：即心即佛是表詮，令親證自心，了了見性。非心非佛是遮詮，即破執奪情見，依通意解妄認之者。以心佛了不可得，此乃權立頓教，泯絕無寄之門。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亦是一機入路。若圓教，即此情盡體露之法，有遮有表，非即非離，體用相收，理事無礙。今時偏重遮非之詞，不見圓常之理。所以祖師云：是心是佛，如牛有角；非心非佛，如兔無角。並對待強名邊事。若豁悟本心，是非頓息。不一向離，起絕言見；不一向即，起執指譏。若實親證自宗，尚無能證智心及所證妙理，豈況更存知解乎？問：信入此門，還有退否？答：信有二。若正信堅固，諦了無疑，理觀分明，乘戒兼急，則一生可辦，誰論退耶？若依通之信，觀力麤浮，習重境強，遇緣即退。乃至但於佛法中，種於信心，謙下無慢，敬順賢良。於諸惡人，心常慈愍；於勝己者，咨受未聞；所聞勝法，奉行無忘；所有虛妄，依教蠲除；於三菩提道，常勤不息。夫為人生之道，法合如然。若不長惡而生，何須慮退？信煩惱即菩提，本來是佛，更無所進。如在虛空，退至何所？問：既是無言之道，絕相之真，如何徧引言詮，廣明行相？答：非言何以知無言？非相何能顯無相？華嚴云：了法不在言，善入無言際，而能示言說，如響徧世間。淨名云：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又云：無離文字說解脫。斯皆以言顯無言矣。華嚴云：色身非是佛，音聲亦復然，亦不離聲色，見佛神通力。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斯皆以相顯無相矣。問：生佛同體，何故苦樂

有殊？答：佛性法性，自了心源，妄想不生，不失正念。我所心滅，即不受生死，即究竟常寂滅。以寂滅故，常樂自歸。眾生迷自性，不達本心，種種妄想不從正念故，即愛憎。以愛憎故，心器破壞，即受生死，諸苦自現。欲知法要，守心第一。若人不守心得成佛者，無是處。引仰山云：頓悟自心無相，猶若虛空，寄根發明，即本性具恒沙妙用。無別所持，無別安立，即本地，即本土。引安國云：如夢好惡，知牀上安眠，全無憂喜，即識心見性。今聞作佛喜，聞入地獄憂。不達心性，在菩提牀上安眠，妄生憂喜。引大梅云：各自明心，達本得本，末自至心是本。但心不附一切善惡而生，即知萬法本自如如。宗鏡釋云：如六祖道，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以諸佛是極善邊，眾生是極惡邊，以善惡收盡一切法。故云：若不思量，全歸心體。如寒山云：萬境俱泯迹，方見本來人。未必須泯，只謂眾生不達空花起滅，不復一心本源，故令泯絕。若入心體，唯是湛然，不落斷滅，自然從體起用，用徧恒沙。引千頃云：十惡五逆法，並從如來藏中現。本來是佛，只謂眾生起念，奔流至今。所以佛令滅意根，絕諸分別，一念相應，便超正覺。豈教多知解，擾亂身心？汝今但絕見聞覺知，境上莫生分別，隨時著衣吃飯。平常心是道，此法甚難有。問：夜後無燈時如何？答：悟道人常光現前，有什麼晝夜？引雲居云：世出世均自一念妄心，有念即是境，見即是心。觀自一念動，即恒沙世界一時動。觀自一念常定，即六道眾生悉常定。若了一念體，即恒沙世界常現自心。由迷一心，即境智胡越。又宗鏡錄云：雖前引後證，文廣義繁，何厭重說？如大論云：譬搖樹果，熟者前落，未熟者更須後搖。又捕魚，前網不盡，後網乃得。種種因緣，重說無咎。問：如何得契斯旨？答：境智俱忘，如何說契？問：如是則言思道斷，心智路絕。答：此亦強言，雖欲隱形，而未亡跡。問：如何得形迹俱忘？答：本無朕迹，如何欲亡？問：如是則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當大悟時，方合斯旨。答：此中亦無迷悟合不合道理。撒手似君無一物，徒勞苦說數千般。古德云：盡十方世界，覓一人為伴不得。又云：只有一人承紹祖位，終無二人。若未親到，徒勞神思。此法一切凡聖大捨身命處，不入此宗，皆非究竟。問：如何踐履？答：教誰踐履？問：莫不成斷滅否？答：尚不得常住，云何斷滅？問：乞最後一言。答：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欲達吾宗旨，泥牛水上行。　歐陽修問：高僧臨生死，談笑脫去，何道致之？答：定慧力耳。問：今何無有？答：古人念念在定，臨終安得亂？今念念散亂，臨終安得定？　問雲居膺：因何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凡夫獨縈此苦？答：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即墮生死。佛菩薩善知清淨性中不落有無，即能所不立。問：即有了不了

人？答：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汝應念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聖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即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即無有當名者。此是究竟極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淨性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淨性中雖無動搖，且不壞方便應用，及興慈運悲。如是慈悲，即今清淨性。可謂見性成佛矣。　問：大珠如何得大涅槃？答：不造生死業。問：如何是生死業？答：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有證有得，及不脫對治門，均生死業。問：如何得解脫？答：本自無縛，何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　黃檗云：人多謂境礙心，事礙理。常欲逃境安心，屏事存理。不知乃心礙境，理礙事。但心空境自空，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人多不肯落空，不知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　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答：平常心是道。問：還可趨向也無？答：擬向即乖。問：不擬爭知是道？答：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真達不疑之地，如太虛廓然，豈可強是非耶？師悟理　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指示。師曰：吃粥了未？答：吃了也。師云：洗鉢盂去。雲門云：且道指示無指示？若言有，趙州向伊道甚麼？若言無，這僧為甚悟去？皓月問：了即業障本來空，師尊可祖為甚却償債去長沙？岑曰：大德不識本來空。問：如何是本空？答：業障是。問：如何是業障？答：本來空是。偈曰：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無殊。　岑喚竺尚書，書應諾。岑曰：不是本命。問：不可離却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岑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問：恁麼總不祇對時，莫非主人？岑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妙喜拈曰：祇對者既不是，却喚甚麼作本來人？良久云：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　僧舉洞山云：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云：只如無寸草處作麼生去？石霜問：有人下語否？答：無。霜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回舉洞山，洞曰：瀏陽乃有古佛耶？太陽云：便不出亦草漫漫地。圓通云：且道脚跟下一句作麼生？若道萬里無寸草，許你見洞山；若道出門便是草，許你見石霜；若道不出亦草漫漫，許你見太陽；若總道不得，許你參見延聖。何故？惟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閑語落人間。石霜曰：初機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疏山問：如何是頭？霜曰：直須知有。如何是尾？答：盡却今時。問：有頭無尾？答：吐得黃金，堪作甚麼？問：有尾無頭？答：猶有依倚在。問：頭尾相稱？答：渠不作這箇解會，亦未許渠在。後僧問九峰：如何是頭？答：開眼不覺曉。問尾？曰：不坐萬年牀。問：有頭無尾？答：終

是不貴。問：有尾無頭？答：雖飽無力。問：頭尾相稱？答：兒孫得力，室內不知。　夾山云：明不越戶，穴不棲巢。六戶不掩，四衢無踪。學不停午，意不立玄。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張拙云：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神靈共一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掛礙，涅槃生死等空花。　洛浦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聖。向道：任汝天下樂欣欣，我終不肯。欲知上流，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上，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直須劫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幾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應難和。　雲門問：密密處為甚麼不知有？古德答：只為密密，所以不知有。問：此人如何親近？答：莫向密密處親近。問：不向密密處如何答，始解親近？門曰：諾！諾！　乾峰曰：法身三種病，二種光，須一一透過，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出問：為甚麼庵內人不知庵外事？乾峰呵呵大笑。雲曰：猶是學人疑處。乾曰：子是甚麼心行？雲曰：也要和尚相委。乾曰：直須與麼，方解穩坐。門應諾諾。　雲門曰：古宿為慈悲故，有落草談；若出草之談，即無與麼。如仰山問僧：近離甚處？曰：廬山。又問：曾到五老峰麼？曰：不曾。仰曰：汝不曾游山。此即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　風穴參南院，機鋒峻峭，南院亦未辨得他。次日，只尋常問云：夏在甚處？答：與廓侍者過夏。院問：向你道甚麼？答：始終只教某一向作主。院便打，推出曰：這般納敗闕漢，有甚用處？穴服膺。一日，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答：作奇特商量。穴却問：此間作麼商量？院拈杖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穴大徹。　風穴舉：南院云：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雖然如是，有時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汝若擬議，老僧在汝脚跟底。大凡參學眼目，直須臨機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自滯殼迷封；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向來依他作解，明昧兩岐，一切掃却，直教如師兒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即瞎却渠眼。　法眼因沙塞井泉，問：泉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甚麼礙？自代曰：被眼礙。　汾陽昭見老宿七十一人，後至首山，問百丈捲席意旨，首云：龍袖拂開全體現。昭曰：師意如何？首曰：象王行處絕狐踪。昭大悟，拜起曰：萬古碧渾空界月，再三撈漉始應知。有問：見何道理便爾自肯？曰：正是我放身心處。　圜悟請益濟臨四賓主怎生？演祖曰：也只箇程限，是甚麼閑事？我這裏却是馬前相撲倒便休。演謂悟曰：你也儘好，只是有些病。禪忒多，只是尋常說話時多少好。有僧問：因甚嫌人說禪？演曰：惡情悰。慧球云：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究

竟。若文殊門入者，一切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助汝發機；若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為命。會麼？　茫沖謂圓通旻曰：某墮金紫行，與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諾。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再垂示。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公有省。　吳居厚謁圓通曰：前問訥老透趙州關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通曰：曾明得透關事麼？厚曰：未甚灑脫。通度扇曰：請使扇。厚即揮扇，通曰：有甚不灑脫處？厚忽省曰：便請末後句。通乃揮扇兩下，厚曰：親切！親切！通曰：吉獠舌頭三千里。覩貺問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所能解，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會？通曰：驀直去。公沈吟，通曰：可更吃茶麼？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麼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通曰：咦！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再示。通曰：便恁麼去，鐺是鐵鑄。　師遠舉楊岐三脚驢話，有道：宗師家無固必，有問隨答，作乾無事會？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門庭，如何消遣？又有只向佛邊會，却與自己沒交涉。古人道：凡有言句，一一須消歸自己。又作麼生？又有只作自己會，棄却古人用處，惟知明自己事，古人方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洗澡，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病。又有却去脚多少處會，此病最難醫也。所以他語巧妙處，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即差也。前輩謂之楊岐宗旨，須是他屋裏人到恁麼田地，方堪傳授。這公案直須透頂透底漢方了得，直須向威音那畔覷著，提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仞峰頭進一步，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今有麼？如無，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　王蕭問大隨云：某有箇見處，被人問却，開口不得，過在甚處？隨曰：過在有箇見處。隨却問：幾時到任？曰：去年八月。隨曰：為甚麼道開口不得？蕭契悟。　湛堂謂大慧曰：我這裏禪，你一時理會得，說也說得，拈頌普說也做得，只欠這一解在。囚！若不得這一解，惺惺思量時便有禪，纔睡著便無了，如何敵得生死？杲曰：正是某甲疑處。堂病亟，曰：有箇勤巴子，汝必依之，可了汝事。後見圜悟，舉東山水上行語，杲呈四十九轉語，悟不肯。悟一日舉云：天寧即不然，若問諸佛出身處，但向道：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杲豁然。悟察杲雖得前後際斷，動相不生，却坐靜躶躶處曰：不易。你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活，不疑言句，是為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須知有這箇道理。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杲開口

便曰：不是。飯時杲把箸，在手忘下口。杲曰：這箇道理，如狗看熱油鐺，欲舐舐不得，欲捨捨不得。悟曰：喻得極好，這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也。一日，杲問：和尚曾問五祖，祖道甚麼？悟述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云：相隨來也。杲曰：我會也。杲既大徹，反於數禪。客有疑悟曰：我這裏禪如大海，你將箇大海傾去始得，若將鉢盂盛得些，是你器量。如此，能有幾箇得到你田地？悟語杲云：近諸方盡成窠臼，我與佛鑑、佛眼參禪，今佛鑑下有一種作狗子叫、鶉鳩鳴，取笑人；佛眼下有一種覷燈籠，指東畫西，如眼見鬼一般。我這裏且無這兩般病。杲曰：擊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弄業識，舉了便會了，豈不是大窠臼？悟不覺吐舌，乃云：休管他，我只以契證為期，若不契證，終不放過。杲曰：契證即得，第恐恁麼傳將去。舉了便悟了，硬主張擊石火、閃電光，業識茫茫，未有了日。悟深肯之。雪巖云：處州書記說這工夫不濟事，動靜二相打作兩橛。我被說著真箇坐，便有這境，纔拈提放箸，都不見了。他道：參禪須起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我便提箇乾矢橛，封了被脅，不沾席行坐，只是昏散膠擾，霎時乾淨不得。淨慈七兄弟坐禪，有修上座不在數，只是獨行獨坐，蒲團坐如鐵橛，行時挺起脊梁，我要近他說話，二年不得。我因不倒頭，昏散輥一團，不覺流淚起鄉念，自此都放下。兩月後再來參假，却得這一放，十倍精神。元來究明此事，不睡也不得，須中夜爛睡一覺，方有精神。一日見修問：去年要與你說話，只避我。他道：辦道人無翦爪工，更與你說話在。我末後道：今被昏散，打併不去。他云：是你不猛烈，須是高著蒲團，豎起脊梁，三百六十骨脊，八萬四千毛竅，併作一箇無字。我依他提得轉力，轉見又散，到此盡命一提，忽見身心俱忘，目前如一片銀山相似，清清三晝夜。修問，我對云：辦道。他云：你喚什麼作道？不能對，轉加迷悶。首座云：你但大開著眼，看是什麼道理？被這一提，纔上蒲團，面前豁然開，如地陷一般，說似人不得尋。修兄便道：且喜，且喜。我與他柳堤行一轉，森羅萬象，向來所厭棄物，與無明煩惱昏散，元來盡自妙明真如性中流出。半月餘，動相不生，可憐不遇大手眼尊宿，與我打併，不合向者裏坐住，謂之見地不脫，礙正知見。於睡著無夢想聞見地，又打作兩橛。寤寐恒一之說，又透不過，礙在胷中。十年後來，東天目見一株古柏，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自此不疑生死，不疑佛祖，方始見徑山老人立處。　高峰參雪巖，方問訊，即打出。閉門再往，令看一話頭。忽一日，問：誰與你拖這死屍來？聲未絕，即打。不知幾偶憶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三晝夜目不交睫。擡頭覩演祖真讚云：百年三萬六千日，反覆元來是遮漢。打破

拖死屍。疑見欽，問：誰拖死屍到這裏？便喝。欽拈棒把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欽曰：為甚打不得？拂袖便出。一日，欽問：日間浩浩時作得主麼？答：作得主。問：睡夢中作得主麼？答：作得主。又云：正睡著無夢想見聞，主在甚處？無語。欽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但飢吃飯，困打眠，纔覺來却抖擻精神。我這一覺，主公畢竟在甚處安身立命？自誓云：[拚-厶+去]一生做箇癡獃漢，決要這一著子明白。越五載，同宿友枕墮地，作聲大悟，語學人曰：今負一知半解不能了徹者，病在甚處？只為坐在不疑之地，被參徒下一喝，不能辨邪正，蓋從前得處莽鹵也。直須參到大徹田地，明得差別智，方能勘辨人、殺活人，此吃折脚鐺飯底工夫做到。如二人同時下喝，那有眼？那無眼？那箇深？那箇淺？還辨得出麼？　應庵舉：白雲端云：悟了須遇人始得，若不遇人，只是箇無尾巴猢猻，纔弄出便人笑。深信此道者，萬中無一私。謂歷祖乘大悲願出世，為人開示言句，洵屬美不勝收。茲門所錄，重重透發心宗，體段大備，倘能精細研察，儘可藉以徹了本來。其有欲融會淹貫者，更須徧閱古今燈錄，愈淵博而愈廣大者也。然須知古德示人千言萬語，阨其要有二：一、悟門；二、保任。未悟之先，自初學至久參，總須以悟門徹契為入手，所謂大疑大悟，只貴子見地，不貴子行履是也。既悟後，自破參至臘終，全在功熏縝密為正行，所謂行解相應，那邊明白了來，這邊行履是也。如以兩者相較，則悟後工夫當無不自重己靈、自慶知有，即逢緣懈怠時知抱慚，或不至如癡狂輩肆無忌憚，依前甘作博地凡夫，以辜負唐，喪此生知見。若未悟前，則全在師家鉗鎚妙密，學人志量宏深，不到徹頭，不肯歇手，脫有纖毫消不過處，[拚-厶+去]著十年廿載，必求透徹而後休，方得隻眼孤撐，種智深入，與佛祖把手同行。其於古人千差萬別公案，機用言句，如觀掌紋，悉洞鑒明了，纔不枉來閻浮一番。是以悟門一著，尤為吃緊，須看古人參究榜樣，何等刻苦？何等勇猛？如大慧在湛堂座下拈提，皆會於門頭戶邊消息，已是七穿八達，少此一囘，則終不了當。必待薰風南來，句始剝去一層；又必待相隨來也，句方徹法源底。則今時人略有所得，頓爾不疑，言句自滿足者，奚翅萬里崖州？又如雪巖已得動相不生，了知萬象森羅皆妙，明性流出，而無夢想處，打成兩橛。若非肯自刻苦，那有觸著古柏，徹底打併時節？雪巖是過來人，便將此藥頭炙高峰之病。蓋無夢想見聞之際，是昏悶地位，明了意識不行，全沒撈摸處。不獨雪巖、高峰二尊宿透不去，大約盡未來際禪客，或得見聞覺知光影者，於此總必打成兩橛。其無志氣者，或強作血脈不斷消解，或強謂誰求相見理會，更不求通徹打併，此是古今學人通病。若高峰以先得元來遮漢見地已透拖死屍主，更不[拚-厶+去]此

一生做獃漢，那得有五載後枕子落地徹悟因緣？寄語來哲，須知未透此關，總是有夢有想時夾雜昭靈業識，非真白淨主公也。且於古德言句中，如百丈云靈光獨耀獨字，臨濟云歷歷孤明孤字，洞山所云三更初夜月明前之初字前字，又古所云父母未生前主公安身立命處句、死了燒了向甚麼處相見句、身裏出門難句、堂中事作麼生句、庵內人為甚麼不知庵外事句，種種此類，皆是浮面依稀影響支吾消釋，斷斷不能徹底萬分親切契證。似此廉纖粘滯、籠統支離自救不能，如何勘驗得學人邪正深淺？承嗣得佛祖慧命，五體投地痛哭頂禮，願與諸來哲具第一等人志氣、具第一等人剛骨、具第一等人猛烈、具第一等人眼目，平氣虛衷我之所悟，倘不與無夢想主公安身立命處相應，決不肯將就糢糊放過罷手，不計歲月與之苦切撕捱，庶幾思之思之鬼神通之，絕後再甦欺君不得，慶快生平證得本分清楚，真不愧為少林兒孫，此則得得西來老古椎所深望於常寂光中者也。

宗範卷上

菩薩戒弟子　錢伊庵　編緝

機用

賓主相逢，師資互印。各出一隻手，扶起破沙盆。自佛祖遞傳迄今，凡燈錄所載，何能徧收？殆不止萬七千則已也。茲則擇其尤要者，略掇於後，兼繫諸家拈頌評唱，少誌一班，以備勘驗相見軌式。雖不免得一漏萬之譏，或亦同一臠全鼎之味云爾。　城東老母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便避。然回顧東西總皆佛，還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是佛。雪竇曰：他雖是箇老母，宛有丈夫之作。既知迴避稍難，不免吞聲忍氣。今不欲見佛則許，你切忌以手掩面。何故？明眼人覷著，將謂雪竇教你老婆禪。　一女近佛坐入三昧，文殊云：何此女得近佛坐？我不得。佛令覺，女起問之。殊遶女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神力不能出。佛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女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沙，有罔明菩薩能出女定。須臾，罔明從地涌出，鳴指一下，女從定出。洪覺範引大愚芝問文殊：七佛師為甚出不得罔明，下方至彈指便能出？莫對。自代云：僧投寺裏宿，賊打不防家。予愛其語。偈曰：出定只消彈指，佛法豈用工夫？我今要用便用，不管罔明文殊。雲庵舉曰：文殊、罔明見處有優劣無？若無文殊，何故出不得？今擊鼓同到座前，與罔明出女定是同是別？良久，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若見得出家事畢，解脫安樂。喝一喝，下座。偈曰：佛性天真事，誰云別有師。罔明彈指處，女子出禪時。不費纖毫力，何曾動所思。眾生總平等，日用自多疑。妙喜曰：一種商量針線工夫，郎君子弟。禪謂文殊無緣，罔明初地有緣。下語云：冤有頭，債有主。又謂文殊有心，罔明無心，故出得。下語云：有心用處還成錯，無意求時却宛然。又道文殊出不得，杓柄在女子手裏。罔明出得，如虫禦木。又云：因風縱火。又云：爭柰女子何。種種邪解，甚者作女人定出定勢，推一推，彈指一下，哭蒼天數聲，伏維尚饗。拂袖之類，冷眼看來，慚惶殺人。頌曰：出得出不得，是定非正定。文殊與罔明，送却窮性命。　調達謗佛，生入地獄。佛令阿難問答，如三禪天樂。又問：還求出不？答：我待世尊來便出。難曰：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答：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湛堂偈曰：可笑提婆達多，入捺落十萬劫波。雖然如三禪天樂，吹布毛還須鳥窠　殃。崛至長者家，值婦產，難問：何法免？崛曰：待問佛。返白佛曰：我從賢聖中來，未曾殺生。崛疾往，婦聞當時分

娩。徑山杲請益，湛堂答：這話是金矢法，不會如金，會得如矢。問：豈無方便？答：有箇方便，只是你不會。崛云：我乍入道，待問世尊，未到佛座，他生下如何？崛持佛語，未到他家，他已生下又如何？杲茫然。後讀華嚴，菩薩登七地，證無生法忍，即得入不動地。一切動心，境想分別皆息。菩薩心、佛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起，況復起世間心？杲豁然。堂說方便，忽然現前。頌曰：華陰山前百尺井，中有寒泉徹骨冷。誰家女子來照影？不照其餘照斜領。伊庵蒙單華藏老人開示，於數則公案有滯。曾請益女子入定，老人作彈指勢，托至梵天勢，剷地不會。後請益產難，老人哂曰：甚麼難產？口裏七箇八箇生。從此透盡古人言句。較湛堂所說方便，何等快利，真難報之恩也。　二僧論風旛，一曰風動，二曰旛動。六祖曰：不是風旛動，仁者心動。雪竇云：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棒。孚上座咬齒，竇云：我與麼道，也好與二十棒。妙喜曰：要識孚上座麼？犀因玩月紋生角。要識雪竇麼？象被雷驚花入牙。有人與巴陵作主，出來與雪竇相見。育王崇頌：非風非旛無處著，是風是旛無著處。撩天俊鶻悉迷踪，踞地金毛還失措。呵呵呵，悟不悟，令人却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天台韶曰：斯乃無上心印，合作麼會？莫道風旛不動，汝心妄動；莫道不撥風旛，就風旛通取；莫道風旛動處是什麼？有云：附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即是空。有云：應須妙會。如是解，與祖意有何交涉？既不許合，如何這裏徹悟，何法不明？豈是今會一則，明又不會也？　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勞倦，不能為說。問智藏去問西堂，堂曰：我今頭痛。問海兄去問百丈，丈曰：我到這裏却不會。僧回，舉：祖曰：藏頭白，海頭黑。圜悟云：有謂之相瞞，有道相推過，有道三人總識他。問頭所以不答，拍盲將醍醐著毒藥。這僧將一擔懵懂，換箇不安樂，勞三尊宿入泥水，却被這擔板勘破。今只管向語上作活計，白是明頭合，黑是暗頭合。不知古人一句，截斷意根，須向正眼裏看始得。此事如當人按一口劍擬議，則喪身失命。要會藏頭白，海頭黑麼？五祖道：封后先生　破。竈墮，不知姓氏。嵩嶽有廟殿，惟一竈祭，宰牲命甚多。師以杖敲竈三下，曰：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墮落。須臾，一人衣冠拜曰：我竈神久受業報，今蒙說法，得脫生天。持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神再禮而沒。侍者問：某久侍不蒙示誨，竈神得甚徑旨便生天？師曰：只向道是泥瓦合成，會麼？答：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甚不會？侍禮拜。師曰：破也，破也！墮也，墮也！安國師曰：此子會盡諸法無生，難搆伊語脈。問：未審甚人搆得？安曰：不知者。　南陽喚侍者，三喚三應。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

吾。妙喜云：三喚話，叢林有一絡索，惟雪竇見透，云：國師三喚，點即不到。喜云：灼然。侍者三應，到即不點。喜曰：却不恁麼，謂吾負汝，是汝負吾。竇曰：謾雪竇不得。喜曰：誰道？召眾曰：好箇謾雪竇不得。雖然，竇亦謾妙喜不得，妙喜亦謾諸人不得，諸人亦謾露柱不得。玄沙云：侍者即會。竇云：停囚長智。喜云：兩彩一賽。雲門云：作麼生是國師負侍處？會得也是無端。竇云：元來不會。喜云：雪峰道底雲。又云：作麼生是侍負國師處？粉骨碎身未報得。竇云：無端，無端。喜曰：垜生招箭。法眼云：且去，別時來。竇云：謾我不得。喜云：却是法眼會。興化云：一盲引眾盲。竇云：端的瞎。喜云：親言出親口。玄覺徵云：甚處是侍者會處？僧云：不會爭解恁麼應？覺云：汝少會在。又云：於此見得便識玄沙。喜曰：慚惶殺人。翠巖芝云：國師侍者總欠會在。喜云：猶較些子。投子云：抑逼人作麼？竇云：垜根漢。喜曰：理長即就。復云：唯趙州多口阿師下箇注脚，令人疑著。州答僧云：如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竇便喝。喜曰：且道這喝在國師侍者分上？趙州分上？隨一喝云：不是命根，五色索斷，如何透得過？竇云：若有人問，雪竇便打，也要諸方檢點。喜曰：作賊人心虛。竇頌：師資會遇喜非輕。喜云：此語有兩負門，無事相將草裏行。喜云：普州人送賊，負汝負吾人莫問。喜云：放待冷來看，任從天下競頭爭。喜云：只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復云：若求玄妙解會，只管理會三喚話，那裏是國師負？那裏是侍者負？有恁麼交涉，鵝王擇乳素非鴨類，這箇便是國師用劍刃上事。　南陽睡丹霞問侍者耽源云：在否？答：在即在，只是不見客。霞云：太深遠生！答：莫道上座佛眼也覷不見。霞云：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師起聞，打三十棒趁去。震聞云：不謬為南陽國師。徑山策云：既在，為甚不見客？見得破，非唯知耽落節，亦見己出身路。雖然如是，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紫璘供奉註經南陽，盛一椀水，著七粒米，椀面安一隻箸，問：是甚麼義？奉無語。師云：老僧意尚不會，何況佛義？溈山果云：纔見問，只云草本，不勞拈出，踢倒便行。饒國師通身是口，也無說處。　百丈上堂，有老人曰：過去迦葉佛時，因參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今請代一轉語，貴脫狐身。師曰：不昧因果。老大悟，禮曰：某已脫，住山後，乞依亡僧送。師令食後送亡僧，眾聚議，師領至後巖，以杖挑出死狐火葬。黃檗問：錯對一轉語，墮五百生狐。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師云：近前向汝道。檗近前打一掌，師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司馬頭陀舉問溈山：作麼生？溈撼門扇三下。答：太麤生！溈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僧問徑山杲云：前百丈不落，為甚墮？

答：逢人但恁麼舉。問：後百丈不昧，為甚脫？答：逢人但恁麼舉。問：或有問師：未審向道甚麼？答：向你道逢人但恁麼舉。頌云：不落不昧，石頭土塊。陌路相逢，銀山粉碎。拍手呵呵笑一場，明州有箇憨布袋。雪峰云：圓師聞舉野狐話，一云：不昧也未脫得。一云：不落又何曾墮？圓釋然。因詣積翠庵，渡澗猛省，見南公敘其事，涕交頤。南令熟睡，圓起作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葢。一條椰[木*栗]甚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南助喜。　百丈問溈山：并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溈曰：却請和尚道。丈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峰，峰曰：和尚也須并却。丈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曰：和尚有也未？丈曰：喪我兒孫。雪竇頌：却請和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草。十洲春盡花彫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和尚也并却，龍蛇陣上看謀略。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秋空飛一鶚。和尚有也未？金毛師子不据地。兩兩三三舊路行，大雄山下空彈指。　麻谷到章敬，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立。敬曰：是，是。雪竇云：錯。又到南泉，亦遶三匝，卓錫一下立。泉曰：不是，不是。雪竇曰：錯。谷曰：章敬道是，為甚不是？泉曰：章敬即是，是汝不是。此風力所轉，終成敗壞。雪竇頌：此錯彼錯，切忌拈却。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大策高風十二門，門門有路空蕭索。非蕭索，作者好求無病藥。圜悟曰：須明兩錯始得。雪竇要提活潑潑處，所以如此。若皮下有血漢，自然不向言中作解。有道代麻谷下兩錯，有甚交涉？不知古人下語，銷斷要關，這邊也是，那邊也是，畢竟不在這兩頭。慶藏主云：持錫遶禪牀，是不是俱錯，其實亦不在此。溈山喆云：道是道不是，均落麻谷彀中。大溈不然，忽有人遶牀立，但道：未到這裏，好與三十棒。　陸亘云：肇法師也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南泉指牡丹云：時人見此花，如夢相似。陸罔測。雪竇頌：聞見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圜悟云：南泉小睡語，雪竇大睡語。雖然作夢，却作得箇好夢。前頭說一體，這裏說不同。若道在鏡中觀方曉了，則不離鏡處。山河大地，莫將鏡鑑。若將鏡鑑，便為兩段。只可山是山，水是水，法住法位，世間相常，山河不礙眼光。且道向甚處觀？會麼？到這裏，向霜天月落夜將半，這邊與你打迸了也，那邊你自相度。還知雪竇以本分事為人麼？誰共照影？為復自照？為復共人照？須是絕機絕解，方到這境界。今也不要澄潭，也不待霜天月落，即今作麼生？徑山杲云：若理上看，非但南泉謾陸亘不得，亦未摸著他脚跟一毫。若事上看，非但陸亘謾南泉不得，亦未夢見他汗臭氣。或道徑山說事說理，但向他道：只在理事上會取。頌云：天地同根伸一問，未曾擡步已亡家。無陰陽

地花重發，玉本無瑕却有瑕。法昌遇與訥首座修花壇，舉泉話：你見似甚麼？訥云：只是一株花。遇云：與麼你也在窠窟裏。訥云：古人意作麼生？遇云：拈磚來。訥拈磚了，又問遇曰：古佛過去久矣，　兩堂爭貓？南泉云：道得救取貓，道不得即斬。眾無對，泉斬之。趙州歸，泉舉似，州脫履頂頭上出，泉曰：子若在即救得。又歸宗剗草以鋤斷蛇，僧見曰：原來是麤行沙門。師曰：你麤我麤。問：如何是麤？師豎鋤。問：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問：與麼則依而行。師曰：依行且置，你甚處見我斬蛇來？其僧無對。真淨舉此一則公案云：赤眼斬蛇道你麤我麤，古人見處作麼生？舉拂云：今舉拂與斬蛇是同是別？良久云：人人有箇天真佛，妙用縱橫總不知。今日分明齊指出，斬蛇舉拂更由誰？又云：南泉、歸宗有優劣無？優劣且置，趙州頂鞋出又作麼生？於此明得，德山呵佛罵祖有什麼過？若不明，丹霞燒木佛，院主鬚眉落。所以禍福惟人自召。喝一喝下座。妙喜曰：斬蛇斬貓多謂當機妙用，又謂大用不存軌則，豈是這箇道理？具眼者舉起便知落處。若大法不明，打瓦鑽龜何時了？雪峰問斬貓意，德山便打趁出，復召云：會麼？答：不會。德云：我恁麼老婆心猶自不會。鹽官尚問覺印斬貓案，印曰：須是南泉始得。詰之，尚不能對。至僧堂，大悟。古人道：從今去，更不疑老和尚舌頭。信然。偈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驀頭錐。覿面若無青白眼，還如[感*鳥][感*鳥]守空池。舉未絕，印豎拳曰：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尚掀倒禪牀，印遂喝。尚曰：賊過後張弓。圜悟云：斬貓話，有道提起處便是，有道在斬處且得，都沒交涉。他不提起，亦匝匝地。古人有定乾坤底劍，且道畢竟是誰斬貓兒？只如南泉提起云：道得即不斬。當時忽有人道得，且道南泉斬不斬？所以道：正令當行，十方坐斷。不在斬不斬處。若向情塵意見上討，則孤負南泉。但向當鋒劍刃上看，是有也得？無也得？不有不無也得？所以道：窮則變，變則通。不解變通，只管語上走。南泉恁麼提起，只教人自薦，各各自用自知；不恁麼會，卒摸索不著。又云：子在救得貓。真箇恁麼不恁麼，趙州頂鞋出。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須是自己運出家珍，方見古人全機大用。　南泉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也。今須向異類中行。歸宗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漢又與麼去。南泉問道吾：名甚麼？吾曰：宗智。泉曰：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吾曰：切忌道著。泉曰：灼然，道著即頭角生。後問：智不到處作麼生行履？吾抽身入堂，泉歸方丈。雲巖問吾：為何不對？吾曰：汝不妨靈俐。巖却問泉：智為甚不對？泉曰：他却是異類中行。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直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巖後問藥山，藥云：子作麼生會？無對，藥大笑。巖復問：如何是異類中行？藥曰：今困倦，且

待別時。巖曰：某為此來。藥云：且去。巖出，吾聞巖不薦，咬指血出，問巖：去問作麼生？巖曰：不與說。吾便低頭。趙州云：異即不問，如何是類？泉以兩手拓地，州近前踏倒，向堂裏叫：悔！悔！泉令僧問：悔甚麼？州曰：悔不更與兩踏。　南泉語僧：夜來好風，問甚麼風？泉曰：吹折門前一株松。問：是甚麼松？又語一僧：夜來好風，問甚麼風？泉曰：吹折門前一株松。問：是甚麼松？泉云：一得一失。又趙州到一庵，問：有麼？有麼？主豎拳，州曰：水淺不是泊船處。又到一庵，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州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圜悟云：有道舌頭在趙州口裏，不知己性命已屬他人。若能握向上綱宗與二庵主相見，便可以定龍蛇、別緇素，正好著力。還知趙州落處麼？　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即不畏生死。定不肯。後見大梅，夾問：那箇較親？梅曰：一親一疏。夾復問，梅曰：且去，別時來。夾明日再問，梅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　凌行婆問浮盃：盡力道不得的句，分付阿誰？盃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浮盃，不妨疑著。盃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云：蒼天中更加怨苦。盃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為人即禍生。後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盃被婆摧折一上。婆聞，笑云：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師問婆：怎生是南泉少機關？婆哭云：可悲！可痛！一罔措，婆云：會麼？一合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問教口啞。一曰：未審怎生問？州便打，一曰：為甚麼打某？州曰：似怎伎死漢，不打更待幾時？婆聞，却云：趙州合吃婆手中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云：可悲！可痛！婆聞，合掌云：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僧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令，幾喪目前機。　丹霞取木佛燒向火，院主呵，霞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霞曰：既無，更取兩尊燒。主自後鬚眉墮落。保寧勇曰：院主鬚眉落且置，丹霞眉毛還在也無？若見得，與古佛同參。若不見，切忌撥無因果。真淨云：丹霞燒木佛，院主鬚眉墮。拈杖云：不是木佛。擲下云：誰敢燒你？擬即鬚眉墮，不擬又如何？高聲云：行者拈取拄杖。天童華曰：人說院主起疑，以致斯禍。不知院主買鐵得金，一場富貴。僧問志璿：院主鬚眉為甚墮？志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曰：恁麼則不墮也。志云：兩重公案。曰：不曉，再請益。志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　僧問趙州：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曰：莫將境似人。師曰：不將境似。問：如何是西來意？答：庭前柏樹子。法眼問光孝曰：聞趙州有柏樹話，是否？曰：

無。眼云：皆謂有此語，何道無？答：先師實無此語，莫謗好。徑山云：道有蹉過覺鐵嘴，道無又蹉過法眼。若道兩邊都不涉，又蹉過趙州。直饒總不恁麼，別有透脫一路，入地獄如箭射。畢竟如何？舉拂子云：會麼？喝一喝。客問雪竇：覺言趙州無此語，眼何以肯之？顯曰：宗門抑揚，寧有軌則乎？韓大伯匿笑去。顯問韓曰：笑知客眼未正。頌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一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顯結為友。後顯於雪竇唱道，舉有問雲門：樹彫葉落時如何？門曰：體露金風。雲門答：這僧耶？為解說耶？有宗上座曰：待老漢有悟處即說。顯驚視曰：非韓大伯乎？曰：老漢瞥地也。顯因乞升座說法。　趙州問僧：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云：吃茶去。又問僧曰：不曾到。師云：吃茶去。院主問：為甚都叫吃茶去？師召院主，主諾，師曰：吃茶去。睦州問僧：趙州吃茶意作麼生？僧云：只是一期方便。睦曰：趙州被你一杓屎便打。睦問沙彌：你這生？彌拜，睦亦打。僧問彌：打你作麼？答：不是我師不打某。雪竇云：這僧將一杓屎撥他二員古佛。若辨得，非惟趙、睦二州雪屈，亦乃翠巖與天下老尊宿無過。辨不得，到處潑人未了在。　問：狗子有佛性也無？趙州曰：無。問：有情皆有佛性，狗為甚無？趙云：伊有業識在。又僧問狗：有佛性無？趙曰：有。問：既有，為甚入這皮袋？趙曰：知而故犯。　僧問：臺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僧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舉似趙州，州曰：待我去勘過。遂問婆：臺山路向甚麼去？曰：驀直去。州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州謂僧曰：臺山婆為汝勘破也。曾學士問雪竇：曾與清老商量端的，有勘破處麼？竇曰：清道甚麼？曾曰：又恁麼去也。竇云：清老且置，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圈繢不得麼？曾曰：這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竇曰：勘破子也。玄覺云：趙州去亦恁麼道，何處是勘破？又云：非惟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勘破。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趙州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雪竇頌：編辟曾經老古錐，七斤衫重幾人知。而今拋向西湖裏，下載清風付與誰？　僧問：如何是法身？夾山曰：法道無相。問：如何是法眼？答：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曰：和尚未有師在。乃至請往華亭船子處去，船子纔見便問：住甚麼寺？夾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船曰：不似，似箇甚麼？夾曰：不是目前法。船曰：那裏學得來？夾曰：非耳目之所到。船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船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夾擬開口，被一橈打落水。纔上船，又擬開口，船又打。山大悟，點頭三下。船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夾問：拋綸擲釣如何？船曰：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夾曰：語帶

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船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夾乃掩耳。船曰：如是，如是。囑曰：汝向去須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身。吾在藥山，只明斯事。夾辭行，頻顧船，豎起橈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逝。後道吾復遣僧問：如何是法身？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眼？夾曰：法眼無瑕。僧舉似吾，吾曰：這漢此回方徹。芙蓉楷曰：忽問老僧：如何是法身？羊便乾處臥。如何是法眼？驢便濕處尿。更問：作麼是法身？買帽相頭。作麼是法眼？坑坎堆阜。夾山學處不明，閨闔物捨不得。老僧若不當陽顯示，後學難以知歸。勸汝不用求真，惟須息見。諸見若息，智鑑洞明。會麼？珠中有火應須信，莫向天邊問太陽。　靈雲見桃花悟道偈曰：三十年來尋劒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溈山囑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玄沙拈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沙問地藏：汝作麼生會？藏云：不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妙喜云：一家有事百家忙。頌沙語云：打破鬼門關，日輪正當午。一箭中紅心，大地無寸土。伊庵曾請益華藏老人，答曰：即釋迦老子也未徹在。　溈山問仰山：甚處去來？仰曰：田中。溈云：多少人？仰插鍬叉手。溈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仰拔鍬便行。玄沙云：我若見，即踏到鍬子。僧問：插鍬意如何？鏡清云：狗銜赦書，諸侯避道。問沙：踏倒如何？答：不柰船何，打破戽斗。又問南山：刈茅如何？清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雲居錫云：且道鏡清此一判著不著？僧問明招：古人意在插鍬處？叉手處？招喚僧，僧諾。招云：還曾夢見仰山麼？　香嚴云：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脚不踏枝，手不攀枝。忽有人問西來意，不對違所問，對他便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虎頭招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道。巖呵呵大笑。雪竇云：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老僧上樹，也致一問來。圜悟云：項門具眼底，不向對不對處作解，未舉已知落處。若擬議，覿面錯過。或不落二邊，對不對都不是，作麼生却得見古人落處？　僧到石霜，舉：洞山云：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霜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洞聞，云：瀏陽乃有古佛耶？太陽延曰：直道不出門，亦草漫漫地。且道合作麼生行履？良久，云：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終不妙。圓通善云：且道脚跟下一句作麼生？若道萬里無寸草，許你見洞山；若道出門便是草，許你見石霜；若道不出，亦草漫漫地，許你見太陽；若總道不得，許你參見延聖。何故？惟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閑語落人間。　大覺問興化云：你道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憑甚麼道理與麼道？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來日，覺曰：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化又喝，覺又打；化再喝，覺又打。化曰：

我於三聖處學箇賓主句，總被折倒，願與箇安樂法門。覺曰：這漢來這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化薦得臨濟吃棒底道理，興化謂克賓曰：汝不久為唱導。師答：不入這保社。化曰：會了不入？不會不入？答：總不與麼。化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飯一堂。次日又曰：克賓不得吃飯。即出院。雲居舜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興化令嚴，不是克賓，大難承當。若汎汎之徒，翻轉面皮多少時也？徑山杲曰：雲居拗曲作直，然要作臨濟兒孫，直須翻轉面皮始得。廣道者問雲蓋智打維那案，智下禪牀，展兩手以舌示之，廣打一坐具，智云：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珠，珠云：你意作麼生？廣亦打一坐具，珠曰：好一坐具，只是你不知落處。又問真淨，淨云：你意作麼生？廣亦打一坐具，淨云：他打你亦打。廣大悟。淨因頌曰：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為人徹底漢。已後從他眼自開，棒了罰錢趁出院。　洛浦參夾山，叉手立，夾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洛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洛便喝，夾曰：住！住！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洛佇思，夾即打，因茲伏膺。一日問：朝陽已升，夜月不現時如何？夾曰：龍銜海珠，游魚不顧。洛大悟。　雪峰作飯頭，飯遲，德山托鉢下法堂，峰曰：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處去？德便歸方丈。峰舉似巖頭，巖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德聞，喚巖問：不肯那？巖密啟其意，德乃休。明日陞堂，與尋常不同。巖至僧堂，拍掌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他後人不柰伊何。雖然，只得三年活。德果三年示寂。徑山杲頌。一撾塗毒聞皆喪，身在其中總不知。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嬉。　僧到雪峰，以手托庵門，引身出曰：是甚麼？僧亦云：是甚麼？雪低頭歸庵。僧辭到巖頭，舉前話，巖曰：他道甚麼？答他無語。巖曰：當時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道，人不柰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前話，巖曰：何不早問答？未敢容易。巖曰：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這是。雪竇頌。末後句，向君說，明暗雙雙底時節。同條生也共相知，不同條死還殊絕。還殊絕，黃頭碧眼須甄別。南北東西歸去來，夜深同看千巖雪。僧問徑山杲：為甚低頭歸庵？杲曰：疑殺天下人。又問巖頭末後句，杲曰：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又問：同條生，不同條死？杲曰：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劍。　保福問：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作麼生？羅山召福，福諾，羅曰：雙明亦雙暗。福後問：如何是雙明亦雙暗？答：同生亦同死。別有僧問福：同生亦同死時如何？福曰：彼此合取狗口。僧曰：和尚收取口吃飯。其僧却問羅山：同生亦同死時如何？羅曰：如牛無角。問：同生不同死時如何？曰：如虎帶角。

問洞山：蛇吞蝦蟆，救則是，不救則是？洞曰：救則雙目不睹，不救則形影不彰。幻寄曰：洪州廉使問馬祖：吃酒肉是，不吃是？祖曰：吃是中丞祿，不吃是中丞福。人問國：一師郵舍刲羊，一人救，一人不救，罪福異乎？國曰：救者慈悲，不救者解脫。此三尊宿，一人雷轟電掃，却墮見滲漏。一人珠輝玉潤，却墮情滲漏。一人山高水深，却墮語滲漏。若能辨出，有目如盲。若辨不出，有口若啞。更或道一模脫出，無有參差，搥胸大哭。有日在　雲門問洞山初曰：近離甚處？答：查渡。問：夏在甚處？答：湖南報慈。問：幾時離彼？答：六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初明日問：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初大悟曰：他後向無人煙處，不蓄一粒米，接待往來，盡與伊抽釘扳楔，脫却布衫，教伊作箇無事衲僧。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初禮拜圜悟曰：只為雲門語好。拈他情解，便發得洞山悟處。如臨濟被大愚拈他情見，便會得徹。後僧問：如何是佛？便道：麻三斤。看他那裏是安排得來？祖師門下，一覷便見。雖然點破綱宗，要且意在未扃時。明眼漢沒窠臼，所以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向未扃時，一覷便見，廓大一路相似。靈俐漢疑著處，一點便會。　五祖演曰：如牛過窗櫺，頭角四蹄俱過，因甚尾巴過不去？高峰妙頌曰：等閑放出這牛兒，頭角分明舉似誰？若同尾巴尖上會，新羅鷂子過多時。　雪巖舉梁武問初祖：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答：廓然無聖。武曰：對朕者誰？答：不識。帝不契。祖至魏後，武問誌公，誌曰：陛下識此人否？曰：不識。誌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曰：當遣使去詔。誌曰：莫道陛下，合國人追他也不回。初祖與武一挨一拶，如兩鏡相照，間不容髮，無端被誌公向明鏡上彩畫虛空，翻成瑕翳。武問：第一義教有真俗二諦，第一義即真諦。答：廓然無聖。且道是為武帝說答他話？畢竟廓然無聖理作麼生？第一義義何所宗？兄弟到這裏，也須著些眼目揣摩始得。往往盡道武被祖當面熱瞞，殊不知武是作家君王，到他面前一點也用不著，隨口便問：對朕者誰？好兄弟，遮一句大親切。祖到這裏，未免露出本來面目，道箇不識。武不契，又是放開漫天鐵網了也。後問誌公：也要此話大行。誌曰：陛下識此人麼？臂肘不向外曲。曰：不識，達磨元來猶在。誌云：此是觀音傳佛心宗。和聲便好，一時屏出。武曰：當遣使詔，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誌曰：合國人去亦不回，若回堪作甚麼？此是祖師門下第一箇話頭。頌者拈者，古今不知多少，未免盡道武蹉過祖，誠謂刁刀相似。一箭尋常落一鵬，更加一箭已相饒。直歸少室峰前坐，梁主休云更去招。是白雲端頌。多謂落一鵰，頌廓然無聖。加一箭，是頌不識。如是識情計較，討什麼端和尚也。末後二句，只尋常俗語，凡宗門語，不說體

便說用，不說事便說理。若向者兩句親見白雲，方知一句全體，一句全用，理事雙全。白雲與祖同帝，在楊子江心握手，却在鳳凰臺上相逢。雪竇頌：聖諦廓然，何當辨的。對朕者誰，還云不識。者四句一時頌了，為他才寬，又下箇注脚道：因茲暗渡江，豈免生荊棘。兩句占了多少田地，合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休相憶，清風匝地有何極。要緊是者一句透得，千七百則許你穿却。且道落在什處？者裏有祖師麼？喚來與老僧洗脚。保寧勇頌：煉得通紅打一鎚，周遭無數火星飛。十成好箇金剛鑽，攤向門前賣與誰。四句子却無你下口處，無計較處。且道落在達磨武帝誌公何人分上？須是參始得。衲亦有頌：西來十萬路迢迢，智鑑當軒影莫逃。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淨鶴飛高。圜悟云：武帝不識，與達摩道底是同是別？人多錯會。達磨是答他禪，武是相識之識，且得沒交涉。誌公恁麼問，何不一棒打殺，免見[木*荼]糊。　雪巖舉馬祖坐禪，死水不藏龍讓。祖問：圖什麼打草驚蛇？馬云：圖作佛，妄想不少。讓取甎去磨，垂絲千尺。馬曰：作什麼上鉤了也？讓曰：磨作鏡，意在深潭。馬曰：甎豈成鏡？已是照天照地。讓云：磨甎不成鏡，坐禪豈成佛？露出本來面。馬云：如何即是把定咽喉也？讓云：牛駕車不行，打車是？打牛是？喝云：若於此喝下承當去，莫問打牛打車。和讓師手內甎百雜碎，直得寒光炯炯，洞徹山河。讓又曰：汝學坐禪，禪非坐臥佛，亦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若學坐佛，即是殺佛，未達其理。馬聞如飲醍醐，古人根利，一撥便轉。今人何不也思量打牛打車？畢竟意作麼生？當知者便是金剛圈、栗棘蓬，試咬嚼看。等閒咬著，方知磨甎真箇成鏡，坐禪斷不成佛。頌曰：萬法俱忘百念灰，等閒驀鼻拽將回。鏡光一照明如日，直得木人心眼開。　雪巖舉：百丈再參馬祖，即日恭惟。馬豎拂：尊候萬福。丈云：即此用，離此用，強生分別。馬掛拂，舊處依舊，孟春猶寒。馬却問：汝後將何為人？不可更別有也。丈亦豎拂：好兒終不使爺錢。馬云：即此用，離此用，毫髮無差。丈掛拂，舊處總離者裏不得。馬震威一喝：醜舉止。丈大悟，直得三日耳聾。真箇麼？往往道喝下大悟，不知阿魏無真、黃金無假，古今老和尚不辨青黃，獨雪竇較些子道：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汾陽頌：偶因無事侍師前，師指繩牀角上懸。舉放却歸本位立，分明一喝至今傳。順朱填墨，不是好手。真淨頌。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見。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大力量人，語默裏轉却。妙喜頌。馬駒脚下喪家風，四海從今信息通。烈燄堆中撈得月，巍巍獨坐大雄峰。說道理則不無，要見馬祖、百丈遠在。兄弟欲承當箇事，如奔流疾燄，眨眼劍去久矣。丈纔見豎拂，便折作兩段，尤較些子。無端問，即用離用鼻繩落他手，也便被他拖拽。

至震威一喝，却道：大悟耳聾三日。大屈哉！還識羞麼？山僧路見不平，與一頌：一喝當頭雷電奔，人聞說亦闇消魂。看來何止聾三日，直到如今海嶽昏。　雪巖云：山青水綠，晝明夜暗，皆正法眼藏光頭頭顯露，萬劫不變壞。臨濟却道：向瞎驢邊滅。莫是顛倒語麼？可惜三聖不與他絕盡，對道：爭敢滅？却扶起濟，醉後添盃道：忽人問作麼道？聖也好一喝，只是遲三刻，致被濟太阿到持盡，大地人至今亡鋒結舌。山僧路見不平，要為伊剗削，濟將遷化入地獄，有分在。吾去世後，不得滅正眼。聖云：怎敢滅？已是掃土也。濟道：忽人問作麼道？待問即答，聖便喝，忙作麼？濟云：誰知正法眼藏向瞎驢邊滅，腦後見腮。汝等向者裏還見臨濟也無？若見，正法眼向瞎驢邊滅；若不見，正法眼向瞎驢邊滅。且道諸譌在甚處？保寧勇頌。出門把手再叮嚀，往往事從叮囑生。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今義學道：路遠夜長句，是頌向瞎驢滅，莫謗保寧。好佛鑑頌：瞎驢滅却正法眼，出得兒孫滿大唐。須信茫茫遠煙浪，灼然別有好商量。且道商量箇甚麼？我也有頌：殺活縱橫得自由，懸崖撒手覓冤讐。瞎驢滅却正法眼，射斗寒光夜不收。　雲巖舉：南院道：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與麼話，非但屈辱諸方，抑亦鼓弄他家男女子。啐！毋啄！正恁麼時，喚同時用即是？喚同時眼即是？者僧不辨端由，未免上他鉤線。問：如何是同時用？被南院向咽喉一捻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者僧也會道：此猶是學人問處。南院翻一箇浪頭道：你問處作麼生？僧云：失鰕跳不出斗。院便打，終是老婆心切。僧不肯。後雲門二僧舉：一云：當時南院棒折，那冷地不甘。僧聞有省，八兩元來是半斤。後往省覲，千里迢迢任去來。院已遷化，相見已了，乃訪風穴，因行不妨掉臂。穴問：莫是問啐啄同時話底麼？面目現在。僧云：是。還識羞麼？穴問：當時作麼會？僧云：我當時如在鐙影裏相似，不但當時。穴曰：汝會也冬爪印子。仰山不然，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用，不具啐啄同時眼。忽問同時眼，聽頌：同時啐啄不同時，石火電光猶較遲。鐙影裏行今已會，蹉跎非是落便宜。　雪巖舉洞山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律漆是什麼物？既是常在動用中，為什動用中收不得？問泰道：過在什麼處？泰道：過在動用中。被洞掇退果桌，泰得果吃不得吃。五祖別泰語道：來朝更獻楚王看。與過在動用中相去多少？大溈云：諸人還知洞落處麼？且道落在什處？溈道：若不知，往往作是非得失會。自是大溈作者見解。溈又道：者果子非但泰不得吃，盡大地人也不敢正眼覷看，覷著則瞎。雲蓋云：洞山雖有打破虛空的鉗鎚，且無補綴底針線，杜撰不少。蓋又云：待伊說過在動用中，但云請吃果子，不勞拈出。蓋又道：泰首座若是箇衲僧，吃了也須吐却特地一

場愁。五祖、大溈、雲蓋三人與麼說，要見洞山大遠在。山僧別行一路，有一物拄天拄地，黑律漆拈拄杖，常在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處？卓一下。當時若下得者一卓，縱盡大地是一枚果子，也須粉碎。聽頌：樹頭金果鐵團圞，千聖猶難著眼看。莫道臨機曾掇退，當陽托出已和盤。　雪巖舉風穴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山河大地不礙眼光。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帖，盡大地要覓纖塵不可得。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三世佛祖齊立下風。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黎，盡大地人仰望不及。老僧與闍黎，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迷却天下人。人貧智短，馬瘦毛長。要識闍黎麼？這裏是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要識老僧麼？這裏是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只如雲門道：者裏即易，那裏則難。又作麼生？却須參始得。山僧到此已是口裏膠生，未免借古人鼻孔別資一路。拈杖，云：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如不然，更聽頌：且看雙放更雙收，有底歡聲無底愁。一切聖賢如電拂，大千沙界海中漚。　雪巖舉：興化打中間案，又打克賓案，且道相去多少？辨得，便見興化八萬四千毫毛孔孔皆透。不然，聽注脚。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是甚麼人？化云：打中間的棒折了也。僧禮拜，徧地是刀鎗。化曰：昨赴村齋，值一陣卒風暴雨，向古廟裏彈得過，七佛以前也未有這箇消息。諸人聞舉，有不甘者麼？出來對眾證據。如無，聽頌：阿師昨日赴村齋，幾被他人一窖埋。暴雨卒風迴避得，也成平地露屍骸。　高峰舉：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如何？香嚴云：萬機休罷，千聖不攜。臘月扇子。疏山作嘔，曰：是何言歟？嚴云：不肯那。疏曰：是胡來胡現。嚴曰：汝莫道得麼？答：道得，平地干戈。嚴云：試道看。疏云：須還師資禮始得，赤眼遇著火柴頭。嚴乃禮拜，問疏曰：何不道：肯諾不得，全草賊大敗。嚴云：直饒恁麼道，也須倒扃三十年。設使住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吃，分明記取棒打石人頭，嘆嘆論實事。後住疏山，果如前記，二老互相屈辱，山僧從頭解注，還分優劣也無？若謂不分，因甚倒扃三十年？若謂分，漏逗在甚處？緇素得出，非惟截斷天下人舌頭，釋迦彌勒與你作奴，亦不為差。不然，更聽頌：洞徹是非如夢幻，轉身未免墮深坑。須知別有通霄路，不許時人造次行。　中峰舉溈山問香嚴：父母未生前，試道一句看。賊無種，相鼓籠。嚴無對，不欠一絲毫。屢乞說破，胡餅裏討甚汁？我說底是，我底不干汝事。將謂將謂，元來元來。嚴乃焚棄文字，結茅自處，錯擊竹作聲。有省，邪法難扶。遙禮溈山，面皮厚多少？若為我說破，何有今日事？如何是今日事？一擊忘所知，那裏學得來？更不假修持，遠在動容揚古路。礙塞殺人，不墮悄然機。未敢相

許，處處無踪跡。要眼作麼？聲色外威儀，莫謗他好。諸方達道者，那箇是咸言上上機，承虛接響？所以道：向自己胷中流出，蓋天蓋地。不是知音，徒勞側耳。　寶葉源請益虛堂：德山末後句，若有，德焉得不會？若無，巖又道：德未會。堂曰：問首座。詣閒極，雲：值濯足。亟進水，舉叩，雲：掬水澆潑。曰：有甚末後句？源不契。見堂，堂曰：那那，我向你道他會得。源領旨。朱心圓居士云：有道。源無端被雲老澆一杓惡水，堂公更向虛空裏添箇楔。不道不是，但洗脚水，有甚滋味？　湛然澄舉鼓山赴閩王請因緣，曰：雪峰道：好隻箭射入九重城裏去，早是拋鉤擲釣。孚曰：待勘過，盲龜跛鼈納敗缺了也。孚趁至中路，歸舉似峰，大似把髻投衙。峰云：他有語在，須知不是好心。孚云：老凍膿猶有鄉情在，祇知貪程，不覺蹉路。峰便休。無齒大虫，傷人不知痛。顯聖與麼判久參，定知雪峰做處。若初機，切不得向三人分上著脚，直須自己有箇活路始得。心圓道：者公案，大慧捉得賊子，雲門捉得賊魁，各具一隻眼，畢竟事主分上少檢點在。鼓山若是箇咬人師子，待云：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擘面便與一掌？且教孚老頰上彫兩行金印，將甚面孔見人？心圓雖然截直提持，還有代孚老原罪底一語在，不得錯舉。　密雲悟舉：高峰海底泥牛銜月走四句，內有一句能縱奪、能殺活，簡校得出，參學事畢。高峰不妨奇特，只是不經簡校。古南門云：簡校不妨簡校，只是無甚奇特。南澗門云：高峰坐斷獅巖，天下人沒柰伊何，因甚到者裏却又忍俊不禁，一場敗露？山僧將老祖陳年骨董傾撥諸人面前，還有向箇裏著得眼者麼？靠杖云：得行便行，得坐便坐，大小高峰一狀領過。不退勇云：狗銜鐙盞街前去，老鼠偷鹽咳[口*敕]歸，露柱堂前驚破夢，開門雪裏放烏龜。內有一句有權實、有照用，能縱奪、能殺活，若簡得出，許汝買草鞋行脚。速道！速道！僧擬議，勇直打出。伊庵曰：還識得這一句否？且道高峰是那一句？不退是那一句？　雲門澄問石雨方曰：趙州道：狗子無。作麼生？方曰：和尚著棋，某麤知。心圓別云：合取屎孔。伊庵別曰：問他作麼？門問他道有，又作麼生？圓云：但掩鼻而出。伊曰：太無厭生。方矢口頌云：家家有幅遮羞布。圓曰：何不遮却？伊曰：這是傳家之寶，放下便能當雨露。圓曰：何不放下？伊曰：天晴不肯走，直待雨霖頭，獨怪當年老趙州。圓曰：兩重公案。伊曰：這賊擲却頭巾頂却袴。圓曰：更賣弄在。伊曰：頂過的草鞋拋在甚處？門大喜，付以斷拂一枝，故號斷拂。圓曰：頭頂破袴，手拏斷拂，有甚體面？伊曰：不風流處儘風流。　磬山修上堂，維那擬白椎，玉林琇喝住曰：待我問了。白椎問：昔日大唐無禪師，今還有麼？修拈杖作打勢曰：看棒。琇喝，修亦喝，琇復喝，轉身云：不是狂兒多意氣，祇因曾透

上頭關。便出。修喝一喝，琇亦喝，遙聞重白椎，琇高聲云：歎死氣。修舉拂語琇云：此拂收放自由，特付與你。琇竟出，修乃懸拂牀角。琇後有出山意，作禮曰：師龜毛拂前放之公所，一任大眾觀瞻，今思事無，一向作偈收之。修云：偈墊？琇拈拂便打，修笑曰：兒大欺爺。琇云：不勞讚和。連打兩拂而退。如上所錄，歷祖機用，拈頌徵別，箇箇示人，活潑潑地，如水上捺葫蘆，捺著便轉，指西話東，欺胡謾漢，千差萬別，萬怪千奇。諸來哲如能一一契證，消歸自己本分，便時時見天真之佛，處處有出身之途，殺活同時，透脫自在，不為古人諸訛，堪作後人眼目，斯非今日之禪狀元歟？

綱宗

綱者，提挈眾目之主腦。宗者，匯合萬流之朝歸。故拈花微笑，我佛之綱宗也。拜立得髓，初祖之綱宗也。六代傳衣，五家分燄，孰不奉此綱宗為正脈？盡未來際，豈可越此拈花拜立之玄旨，而別奉綱宗耶？今溈仰、雲門、法眼三宗，閒寂無傳，姑置不論。若臨濟家人法照，用賓主四喝三玄要，及洞家君臣王子內外紹明暗正偏等名，祇是當機接眾，有此施設爪牙。而後人崇此，以為臨濟、曹洞宗旨，末矣。今就燈錄所載，略為集錄，以存大概。俾來哲了然徹照，融會貫通。微特於自己消識功熏，淘汰琢磨，深有利益。其於接勘後學，暗合古人軌則，復出自己機杼。神出鬼沒，妙用難思。便是臨濟、洞山兩尊宿，復現世間，不亦盡善也夫？　世尊覩明星悟道，古德頌云：因星悟道，悟罷非星。不逐於物，不是無情。世尊靈山拈花示眾，迦葉獨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初祖命徒言所得，道副曰：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祖曰：得吾皮。尼總持云：我今所解，如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我見處，無一法可當情。祖曰：得吾骨。慧可禮拜，依位立。祖曰：得吾髓。　南嶽讓謁六祖，祖曰：何處來？答：嵩山。祖曰：什麼物？什麼來？經八載，乃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答：修證即不無，染汙即不得。祖曰：只此不汙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　衡嶽道一師坐禪，讓問：圖甚麼？一曰：圖作佛。讓取甎磨，一曰：磨甚麼？讓曰：磨作鏡。一曰：磨甎豈得成鏡？讓曰：坐禪豈得成佛？一問：如何即是？讓曰：如牛駕車不行，打車是？打牛是？一無對。問：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讓曰：汝學心法如下種，我說

法要如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問：道非色相，如何能見？讓云：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問：有成壞否？讓曰：若以成壞見者，非見道也。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花無相，何壞復何成？　野鴨過，馬祖問：是甚麼？百丈云：野鴨飛過去也。馬扭，丈鼻痛失聲，馬曰：又道飛過去也。丈有省，歸寮哭。同事問，馬云：是伊會也，汝自問他。同事問，丈乃大笑。次日，祖纔升座，丈出捲却席，祖便下座，至方丈問：我未曾說話，為甚捲席？丈曰：昨被扭鼻痛，今又不痛也。馬曰：汝深明昨日事。丈侍，馬祖視牀角拂子，丈曰：即此用？離此用？馬問：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丈取拂豎起，馬曰：即此用？離此用？丈挂拂舊處，馬振威一喝，丈直得三日耳聾。黃檗參，丈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檗曰：嶺南。丈問：為何事？檗曰：不為別事禮拜。問：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檗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箇人。一日，舉再參話曰：老僧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檗不覺吐舌曰：今因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　臨濟問佛法的的大意，黃檗便打，三度皆然。告睦州：今且辭去。睦告檗曰：後生甚奇特，已後為一株大樹，蔭天下人在。濟辭，檗曰：參大愚，必為汝說。濟問愚：三度被打，不知有過無過？愚曰：檗與麼老婆心，為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濟大悟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搦住曰：這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今却道佛法無多，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濟於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濟回，檗云：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濟曰：只為老婆心切。舉前話，檗曰：大愚饒舌，待來痛與一頓。濟曰：說甚待來？隨後便掌。檗曰：這風顛漢來這裏捋虎鬚。濟便喝。檗喚侍者：引顛漢參堂去。濟後謂普化、克符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且成就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問：三日前說甚麼？濟便打。克符問：打化作麼？濟亦打。此是臨濟一枝歷代相承之大綱宗也。　臨濟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克符問：奪人不奪境？濟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問：奪境不奪人？濟曰：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問：人境俱奪？濟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問：人境俱不奪？濟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諸方目為四料揀。濟又云：中下根來，我奪境不除法。中上根便境法俱奪，上上根便境法人俱奪。如出格見解人來，便全體作用，不歷根器。到這裏，學人著力處不通，風石火電光即過，擬心即差。若眼定動，即沒交涉。有解者，不離目前。大慧杲云：此事決不在言語上。若

在言語，因甚達摩却道單傳心印，不立文字語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因何不說傳玄妙，傳言語？事不獲已，說箇心性，已狼藉也。要拔生死根，縱饒念得一藏教，喚作運糞入，却被障正知見不現。只管理會心性禪道，枉費精神。古人一言半句，設箇栗棘蓬教透。若英靈者，栗棘蓬是甚弄猢猻家具？蓋你不能一念緣起無生，一向在意識邊，向宗師口討玄妙，却被倒翻筋斗，自家本命，依舊不知落處。當時克符問臨濟：不知那裏得此閑言語，還會麼？煦日句是境，嬰兒句是人。符頌曰：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譖譌。有甚譖譌？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誣人之罪。驪珠光燦爛，仙桂影婆娑。何不早恁麼道？覿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又被風吹別調中，大概在驪珠兩句上是境，思量者人蹉過。覿面被語網羅，乃存境而奪人。王令句奪境，將軍句存人，符頌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真，也須閑處作提防。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好事不如無，日照寒光淡。山搖翠色新，貧兒思舊債。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自起自倒。日照二句是境，直饒二句奪了也。并汾二句人境兩奪，符頌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已落第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買石得雲饒，擬犯吹毛劍。還如值木盲，識法者懼。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前箭猶輕後箭深，正令既行，不留佛祖。如吹毛劍，不可犯其鋒。王登二句，符頌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會麼？是法住法位。主賓言不異，世間相常住。問答理俱全，添減一毫不得。踏破澄潭月，猶有這箇在。穿開碧落天，勞而無功。不能明妙用，動著即錯。淪溺在無緣，却依舊處。若要分明得，但向垂示處看。有時奪人不奪境，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人境俱不奪。恁麼便是，若理會便不是。莫道諸人理會不得，妙喜也會不得。許你聞不許你會，如上解註，齊聞齊會了。臨濟意果如是乎？若只如是，臨濟宗旨豈到如今？若記著一箇元字脚，是第一等惡口，生死根本也。真要參禪百不會，虛却心來共你理會。　臨濟云：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三山來云：人指學者。)，先用後照有法在(三山云：指師家法。)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汾陽云：先照後用，且共汝商量；先用後照，汝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作麼生抵當？照用不同時，作麼生湊泊？三山云：僧來問：甚處人或甚處來？先照，待伊定動，或棒或喝，是後用。僧來便打便喝，先用一法，隨云：還會麼？汝道是甚麼意，是先用後照？僧來棒喝，看他如何承當下語，即用即照。僧來云：汝來也。或打一棒，看他如何支遣應答，再作商量，不拘一格，是照用不同時。徑山杲云：有不

受瞞的漢來道：者裏甚麼所在，說照說用，說賓說主？拽下椎一頓，也怪不得。　臨濟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如踞地師子，有時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作麼生會？三山云：劍言快利難當，截斷學人情見。獅謂不落窠臼，一吼羣獸腦裂，稍犯便遭爪牙吞噬。探竿驗學人，見地深淺邪正，當面欺瞞，不作喝用。千變萬化，最玄最妙，向者裏轉得身，方見臨濟用處。　臨濟云：賓主相見，學人拈一膠盆子，主不辨，境上作模樣，被學人喝不肯放，喚作賓看主。師家隨學人問處即奪，學人被奪不肯放，是主看賓。學人應一箇境，知識辨得，拋向坑裏，是主看主。學人披枷帶鎖，知識更與添一重，學人歡喜，彼此不辨，是賓看賓。所舉辨魔，知其邪正，賓看主位。中符云：慣折驪龍頭上角，學人有鼻孔。主看賓位，中符云：驅耕奪食看臨時，學人無鼻孔。主看主位，中云：棋逢敵手，兩家有鼻孔。賓看賓位，中云：盲瞽相逢，兩家無鼻孔。此則與臨濟全同。僧問賓中賓克，符曰：倚門傍戶猶如醉，此亦學人無鼻孔。問賓中主克，符曰：目瞽瞳神不出頭，埋頭人不識，指學人有鼻孔。問主中賓克，符曰：高提祖印，利物帶悲，此賓字指利物邊，非師家無鼻孔。問主中主克，符曰：橫按鏌鋣全正令，此主字指師家機用莫測言。僧問賓中賓，雪竇云：滿面埃塵，此上賓字指用，下賓指不能用。問賓中主，竇云：玄沙猛虎，主字指能用。問主中賓，竇曰：月帶重輪，又曰：溫故知新，此體用雙彰也。問主中主，竇曰：大千揑聚，此體用雙泯，與洞家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合。此條賓主，師家學家，皆可說得。天目晦有四賓主辨，歸示辨中，細心參看。　僧問真佛真法真道，臨濟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即一，皆空名無實。山僧見處，與佛祖不別，若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為師，第二句薦，堪與人天為師，若第三句薦，自救不了。問第一句，濟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問第二句，濟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問第三句，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南院問第一句三要語，風穴隨聲便喝。問第二句妙解語，穴曰：未問已前錯。問第三句棚頭語，穴曰：明破即不堪。院許之。神鼎諲曰：若問我第一句蒼天蒼天，第二句有什麼驢漢，第三句近前來向你道，纔近前便打，恁麼會也不負西來意。佛法不是磨稜合縫底道理，直是嫌佛不作，嫌法不說方可。珍重！僧問首山：第一句答：大用不揚眉，棒下須見血。問：慈悲何在？答：送出山門外。問第二句，答：不打恁麼驢漢。問：如何接人？答：如斯爭柰何。問第三句，答：解問無人答。問：對者是誰？答：莫使外人

知。問：和尚第幾句薦得？答：月落三更穿市過。僧問汾陽：如何是學人著力處？答：嘉州打大象。問：學人轉身處？答：陜府灌鐵牛。問：學人親切處？答：西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此三句，已辦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頌云：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又云：汝還會三玄底時節麼？直須會古人意，然後自心明去，更得通變自在，受用無窮，喚作自受用身。佛不從他教，便識得自家活計。問：什麼活計？答：兩隻水牯牛，雙角無欄捲。復曰：若要於此明得去，直須得三玄旨趣，始得受用無礙。頌曰：第一玄，法界廣無邊。森羅及萬象，總在鏡中圓。第二玄，釋尊問阿難：多聞隨事答，應器量方圓。第三玄，直出古皇前，四句百非外。閻氏問豐干：者箇是三玄頌，作麼生是三玄旨趣？直教決擇分明，莫妄道曾親近和尚，與我說了，誑嚇他人，吃鐵棒有日在。又曰：一句中須具三玄三要，賓主歷然。所以道：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三山來載濟宗八棒：一、觸令支玄棒。三山云：如宗師置一令，學人不知避觸犯，當頭支離玄旨，師便打，是罰棒。二、接機從正棒。宗師接人，當打而打，謂之從正。三、靠玄傷正棒。學人務奇特，靠玄妙，反傷正理，師打，亦罰棒。四、印順宗旨棒。師示宗旨，學人相應，師便打，是印來機，名賞棒。五、取驗虛實棒。學人纔到，或進語便打，是驗虛實，不在賞罰類。六、盲枷瞎棒。不辨來機，一味亂打，此師家過。七、苦責愚癡棒。學人不分曉，十分愚癡，師疊打他。八、掃除凡聖棒。凡情聖解，一並掃除，道得道不得，皆打斷學人命根，乃上上提持。用棒最妙者，名為正棒。　玉林琇云：第一須發心諦當，必專為生死始得。第二須工夫諦當，參一話頭，一生不透一生參，今生不透來生參。第三須悟處諦當，不認識神，不陷空豁，不疑生死，不疑古今，不強作主宰，不以鹵莽承當為有力量，不以硬差排為不疑，不以麤放狂亂為大機大用，不以顢頇為透脫無餘。若竿頭宜進而不進，言句應參而不參，不煩穿鑿而穿鑿，不可抹殺而抹殺，入門一蹉，深可痛哭。第四、須師承諦當。不蹉過師家相為處否？不孤負師腦後深錐否？洞明從上綱宗否？不施為偏重瞎人眼目否？若無真正宗師，為之打瞎頂門眼，雖有實悟，為人則禍生。倘己見既偏，投師又謬，邪毒入心，如油入麪，更或不知認錯，漫云自肯，不受人究竟，謂之不被他轉，此等何足挂齒？第五、須末後諦當。不透末後關，而言得大機大用，具本分草料，鮮不為麤惡狂徒。不知有此關，於古人參悟與悟後重疑，不移前作後，指悟為迷者鮮矣。謗先聖，誤後人，皆由不知向上一關，可不懼乎？第六、須修道諦當。自己覺察是頓悟頓修根器否？是果地善知識否？打成一片速於香林否？不走作過涌泉否？現

業流識淨盡否？事事無礙否？行解相應名祖，試看是何標格？第七、須為人諦當。決要人真參實悟，悟後達向上關捩，決以見性謂之悟，不可於人認識之謬云有省，於人向念未生時認妄為真印云有省。寧絕嗣，勿亂傳，前六自錯，後一錯人。山僧與麼訓，亦是憐兒不覺醜。　曹洞宗、青原思問六祖：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問：曾作恁麼來？答：聖諦亦不為。問：落何階級？答：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　思令石頭遷持書讓和尚曰：速回，有箇鈯斧子與汝住山。遷至，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沈淪，不從諸聖求解脫。讓便休，遷便回。思問：書達否？遷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日蒙許，鈯斧子便請。思垂一足，遷禮拜。　雲巖晟造藥山，藥問：百丈有何言句？晟曰：有。時眾立，以杖趕散。復召眾，眾回首，丈曰：是甚麼？藥曰：今日因子得見海兄。晟頓省禮拜。　洞山价問雲巖：無情說法，甚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問：和尚還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洞曰：某為甚不聞？巖豎拂曰：還聞否？洞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洞曰：無情說法該何教典？巖曰：彌陀經：水鳥樹林皆念佛念僧。洞有省。又問：百年後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巖良久云：祇這是。洞沈吟，巖曰：承當箇事，大須審細。洞猶涉疑，後過水覩影大悟，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與麼會，方得契如如。　洞問曹山：名甚麼？曹曰：本寂。問：那箇聱？答：不名本寂。洞深契之，授洞上宗旨。復問：子向甚處去？曹曰：不變異處去。問：不變異處豈有去耶？答：去亦不變異。此即洞曹一宗，歷祖相承大綱宗也。　洞作正偏五位頌云：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古轍云：正中偏，就初悟此理時立，理是正，悟是偏。三更初夜黑表理，然以月明前顯黑，是黑顯時便有明，猶理必由悟顯，理顯時却好是悟也。天童覺於相逢不相識句著語云：雖然同共住，到底不知名。私謂相逢而仍不相識，却好是初悟景象，一相識即漏入陰界矣。然人往往錯過，都由於隱隱地總倚舊日明了識為依靠，此則雖相逢而全不明了，故云猶懷舊日嫌。無聞聰問笑巖曰：子之父母何在？答：有則有，只是佛眼覷不著，某目亦不見，若見即非真父母。偈曰：本來真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為問今何在，分明舉似師。是此句註也。如以不識作不知解亦可，但淺薄矣。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別無真，休更迷頭猶認影。古轍云：就見道後用功時立，功熏偏理，是正失曉。老婆表偏，古鏡表正，由奉重力，見更

親前，但未能造理，尚在影象，故戒迷頭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古轍云：此位是得法身，亦即正位。前半分是轉功就位，後半分是轉位就功，中間即尊貴位，無中正也。路，偏也。隔塵埃，以方轉身，尚未入俗隔也。尊不可犯，犯即汙染，須善回互，從旁顯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故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沖天志。古轍云：就功位齊彰時立，正既來偏，偏必兼正。作家相見，縱奪互用，自不傷鋒犯手，如火蓮無損，乃他受用三昧，是透法身大機大用。洞山離三滲漏，臨濟具三玄要，俱不出此。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分常流，折合歸來炭裏坐。古轍云：就功位俱隱時立，無正偏迹，故不落有無。及盡今時，還源合本，故歸炭裏坐。如佛說究竟涅盤義，乃自受用三昧，雖大用繁興，了無朕迹。有謂正中偏作體中發用釋，偏中正作從用歸體釋者，非是。　雲巖寶鏡中，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古轍引涅槃經云：不能起住去來語言，名嬰兒行。如來亦爾，如來不著諸法。不能來者，如來身行無動搖；不能去者，如來已到大涅槃；不能語者，如來為諸眾生演說諸法，實無所說。今以例法中具五位也。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為三，變盡成五。原宗辨謬云：以初二為初疊，以三四為二疊，以五六為三疊。以初二爻為初變，以二三爻為二變，以三四爻為三變，以四五爻為四變，以五六爻為五變。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古轍云：離初九辭，錯然敬之，无咎。言正中尊貴位，當錯然敬之，不可觸犯，所謂不觸當今諱也。外寂中搖，繫駒伏鼠。古轍云：外觀似寂，中實搖搖，如繫駒不忘馳，伏鼠偷心在也。如虎之缺，如馬之舜。古轍云：虎食畜不至耳，馬立時四足中必一足，舜不著地。此以例語忌十成也。　五位功勳。僧問：向答吃飯時作麼生？又曰：得力須忘飽，休糧更不飢。即君視臣也。吃飯句，謂日用間不可須臾忘却。得力二句，即聖化無為義。洞山頌云：聖主由來法帝堯，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鬧市頭邊過，到處文明賀聖朝。問：如何奉？答：背時作麼生？又曰：只知朱紫貴，辜負本來人。即臣奉君。識得背是合塵，便知奉是合覺。朱紫二句，謂當全歸白淨識，勿倚任六識功熏為極則也。洞頌：淨洗濃粧為阿誰？子規聲裏勸人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峰深處啼。問：如何功？答：放下鋤頭時作麼生？又曰：撒手端然坐，白雲深處閑。翻轉本體作功夫，故云功。由前把鋤奉重，今即放鋤，禾苗任運滋茂。端然二句，契入正位，有無為而治景象。洞頌：枯木花開劫外春，倒騎玉象趁麒麟。而今高隱千峰外，月皎風清好日辰。枯木開花，是此位功義。月皎風清，所謂深處閑也。問：共

功。答：不得色。又曰：素粉難沈跡，長安不久居。古轍云：前功是一色，諸法俱隱。今一色消，諸法俱現，不復得一色也。素粉二句，亦指前一色不可久居也。洞頌：眾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水自深。萬別千差明底事，鷓鴣啼處百花新。問：功功。答：不共。又曰：混然無諱處，此外復何求？古轍云：由前共，今則不共，聖法亦不可得。理事混然無迹，造道極致，更何求哉？此幾於不動地，無功可言。然視妙覺位，尚有無功之功在。故云：洞頌：頭角纔生已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詢五十三。迢迢空劫，是甚麼境界？還知否？涌泉欣曰：我四十九年，尚有時走作。若識不盡，輪迴不出。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喚立中功，轉功就他去，亦喚就中功，相續大難。若不知有，啼哭有日在。　洞曰：辨驗三種滲漏：一、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明安云：謂見滯所知，若不轉位，即在一色。二、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明安云：謂情境不圓，滯在向背取捨，是識浪流轉。直須離二邊，不滯情境。三、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明安曰：滯在語句失宗，當機暗昧。須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始得妙音密圓也。　問：如何行鳥道？洞答：不逢一人，直須足下無私去。問：莫便是本來面目否？答：因甚顛倒，認奴作郎？問：本來面目？答：不行鳥道。　洞山賓主句。洞問龍山：如何是主中賓？答：青山覆白雲。又問主中主，答：長年不出戶。問：賓主相去幾何？答：長江水上波。問：賓主相見，有何言說？答：清風拂白月。後洞問僧主人公，答：現祇對次。洞曰：認驢前底為自己，賓中主尚未明，況主中主？僧問主中主，答：自道取。問：某道祇賓中主，如何是主中主？答：恁麼道即易，相續也大難。古轍載：僧問廣德義賓中賓，答：蕩子無家計，飄零不自知。問賓中主，答：茅戶挂珠簾。問主中賓，答：龍樓鋪草座。問主中主，答：東宮雖至嫡，不面聖堯顏。　洞山綱要偈。一敲唱俱行(亦名金針雙鎖)，曰：金針雙鎖備，叶(古轍作挾)路隱全該。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古轍云：初句言偏正並用。次句言正偏互挾，雖隱而弗顯，正偏無不全該。三句言正中妙挾之印，當眾生機感。四句因機感，而五位皆顯。二、金鎖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退，金鎖網鞔鞔。古轍云：明喻功，暗喻正。初借功趨位，明中暗。次借位明功，暗中明。至於功位齊彰，猶貴功位並轉。若窮而不轉，則事理迹未消，聖凡情未盡，是謂玄路之鎖。三、不墮凡聖。偈曰：事理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妙，電火爍難追。古轍云：此明正偏雙泯，回照非特無迹，即幽微亦絕。三句謂有當機，則巧拙斯形。此機感不到之地，有何巧拙聖凡哉？即兼中到位。　曹山云：正空界，本來無物。偏色界，有萬

象形。正中偏，理就事。偏中正，事入理。兼帶者，冥應眾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云：虛玄大道，無著真宗，推此位最玄妙。僧問君，答：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問臣，答：靈樞宏聖道，真智利羣生。問臣向君，答：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問君視臣，答：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問君臣道合，答：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又曰：不欲犯中，此吾宗法要。偈曰：學道先須識自宗，莫將真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著，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按：無身有事，即知有功也。無事無身，即雙泯也。俍師云：此提出寶鏡中君臣二字下箇注脚，不與洞山五位全合。曹山五位圖頌，此曹所立。今依曹列序次，黑白圈亦酌立。所附之頌，諸本不同。今依一本，繫於圈下，期於孚穩而已。●君頌。渾然藏理事，朕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按：此若與洞山合，應配兼中到位。○臣頌。白衣雖拜相，此事不為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時。按：與洞合，或配兼中至位。拜相亦臣，非尊貴位。即落魄時，貧子衣珠儼在，故配臣。君視臣頌。子時當正位，明正(有作暗)在君臣。未離兜率界，烏雞雪上行。臣向君頌。皇宮初降日，玉兔豈能離。未得無功旨，人天何太遲。皇宮，君所居。然既降矣，即本覺轉為始覺，不離於明。雖奉重，終屬功，而淹留於人天，故配臣向君。若與洞合，上即正中偏，此即偏中正圈。則當以上黑多下白少為君視臣，以上黑少下白多為臣向君。似不當以白上黑下倒圖為孚。◉君臣道合頌。燄裏寒冰結，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面，木馬逐風嘶。如與洞合，配正中來位，惟次序不同耳。　曹山四禁。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古轍云：心有所趨，雖極玄，亦偏蔽。必須心心無處所，方是衲僧行履。本來衣，指法身。法執不忘，墮法身邊。正恁麼早，不恁麼擬之即失。認著父母未生前空寂境界，乃墮空外道。　曹山曰：夫取正命食者，須具三種墮：一、披毛戴角是類墮，二、不斷聲色是隨墮，三、不受食是尊貴墮。三山來云：披毛帶角，乃異類中行。若有滯，落異類中。須異類中有出身，故類亦須墮。拈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不斷聲色，隨聲逐色也。若不明了，落聲色中。要知聲不自聲，色不自色。聲色本無，因心假立。須聲色中有出身路，故隨亦須墮。拈云：見色非干色，聞聲不是聲。受食是今時事，不受食是那邊事。若執那邊，落尊貴中。須知那邊了，却來這裏行。履虛却尊貴位，故亦須墮。拈云：不裝珍御服，來著破襤衫。又云：滯三者中，是墮落義。向三中有出

身，是墮除義。若論披毛戴角是類墮，三句字面，墮落義為是。若論曹山須具三種墮之言，則墮除義為是。如上所註，二義兼該。大約須明轉位，始得應時而食。不受食害，名正命食。古轍云：大修行人，本無所住。然亦隨處自在，如鏡含萬象，豈有滯礙？故此墮字，乃借義，非實義也。　石霜五位王子誕生云：貴裔非常種，天生位至尊。古頌：天然貴胤本非功，德合乾坤育勢隆。始末一期無雜種，分宮六宅不他宗。上和下睦陰陽順，共氣連枝器量同。欲識誕生王子父，鶴騰霄漢出銀籠。古轍云：最初知有如王嫡子，初生即得灌頂，是誕生位。頌中始末句，言不雜外紹之功。上和句，言順於父。銀籠是一色，超出一色，始見尊貴，喻之為父也。朝生曰：白衣為宰輔，直指禁庭中。頌曰：苦學論情世莫羣，出來凡事已超倫。詩成五字三冬雪，筆落分毫四海雲。萬卷積功彰聖代，一心忠孝輔明君。鹽梅不是生知得，金榜何勞顯至勳。古轍曰：祇在外朝居臣位，非宮中生也。此子全事外紹之功，是臣種名。王子者，所謂外紹王種姓也。頌末二句，言由學而至，終在臣職，不登王位，何勞有此哉。末生曰：尋途方覺貴，漸進不知尊。頌曰：久棲巖穴用功夫，草榻柴扉守志孤。十載見聞心自委，一身冬夏衣縑無。澄凝含笑三秋思，清苦高名上哲圖。業就巍科酬極志，比來臣相不當途。古轍云：末生言用功久而成。頌首二句，專顧本來人也。十載句，不重見聞。一身句，不著塵緣。澄凝二句，言恰神清虛恬淡，皆合本意。末二句，轉功就位，不立臣位。私謂朝生則心心奉重，末生則十八界枝末，均以久熟而泯然一色。化生專指利他邊。化生曰：政威無比況，神用莫能儔。頌曰：傍分帝命為傳持，萬里山河布政威。紅影日輪凝下界，碧油風冷暑炎時。高低豈廢尊卑奉，五袴蘇途遠近知。妙印手持煙塞靜，當陽那肯露纖機。古轍曰：傍分帝化，轉位就功之子。頌三句無私照，四句清熱惱。碧油，漢太守幢，名五袴漢民。歌曰：廉叔度，來何暮。昔無繻，今五袴。言蘇民於塗炭也。內生曰：重幃休勝負，金殿臥清風。頌曰：九重深密復何宣，挂敝由來顯妙傳。祇奉一人天地貴，從他諸道自分權。紫羅帳合君臣隔，黃閣簾垂禁制全。為汝方隅官屬戀，遂將黃葉止啼錢。古轍曰：長在深宮之內，功功之極，與父無異。即理智一如，冥合不分之義。頌首句言與父合體，寂爾無言。末二句雖是無為，有時應機說法也。　天童立三一色。大功一色者，由功力成就，猶存功力也。正位一色者，理境之空寂也。今時一色者，事境之潔白也。　天童覺四借。一借功明位。頌：蘋末風休夜未央，水天虛碧共秋光。月船不犯東西岸，須信篙人用意良。二借位明功。頌：六戶虛通路不迷，太陽影裏不當機。縱橫妙展無私化，恰恰行從鳥道歸。三借借不借借。頌：識盡甘辛百草頭，鼻無

繩索得優游。不知有去成知有，始信南泉喚作牛。四全超不借借。頌：霜重風嚴景寂寥，玉關金鎖手慵敲。寒松盡夜無虛籟，老鶴移棲空月巢。三山來云：借借不借借。正中來位，雖借借而實無借借，體用一如也。全超者，不住理事，玄妙有無，體用雙忘，兼中到也。　溈仰宗。百丈問溈山：撥爐有火否？溈撥曰：無。丈撥少火曰：汝道無這箇鄴？溈發悟，丈曰：善自護持。次日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麼？溈曰：將得來。拈一柴吹兩吹遞與丈，丈曰：如蟲禦木。司馬頭陀談溈山之勝，丈曰：能下語出格，當與住持。指瓶曰：不得喚淨瓶，喚作甚麼？華林曰：不可喚作木[木*突]。溈踢倒瓶出，丈笑曰：第一座輸却山子也。溈遂往焉。溈問仰山：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答：有主。問：主在甚處？仰從西過東立，溈異之。仰問：如何是真佛住處？溈曰：以思無思之妙，反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仰頓悟。此即溈仰宗相承之大綱宗也。　摘茶，溈謂仰曰：祇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樹，溈曰：祇得其用。仰問：如何？溈良久，仰曰：和尚祇得其體。溈曰：放子三十棒。仰曰：某棒教誰吃？溈曰：放子三十棒。　溈問：涅槃經多少是佛說，多少是魔說？仰曰：總魔說。溈曰：已後無人柰子何。仰曰：慧寂即一期之事，行履在甚麼處？溈曰：祇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　溈睡起曰：適來得夢，為我原看。仰取水與師洗面。香嚴來，溈曰：我一夢寂子原了，汝更原看。嚴點茶來，溈曰：二子見解過於鶖子。　一僧問訊，仰山向東叉手立，以目視師，仰垂左足；僧過西邊叉手立，仰垂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仰收雙足。僧禮拜，仰便打，僧騰空去。　僧問仰：識字否？答：隨分。僧右旋一匝，曰：是甚字？仰地上書十字。僧又左旋一匝，曰：是甚字？仰改十作卍。僧畫○相，以兩字拓如脩羅掌日月勢。曰：是甚字？仰畫[○@卍]相，僧作婁至德勢。仰曰：如是如是，此諸佛所護念，善護持。僧禮謝，騰空去。仰謂道者曰：此西天羅漢來探吾道，吾以義為汝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為義海，體則同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即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幻寄曰圓相，即拈花吹毛，一揆直示，全提人天眼目。載圓相總六，名曰圓相暗機義。海字海意語默論有曰：[○@牛]縱義，[○@佛]奪義，[○@△]相肯○許相見。此為舉函索葢答，以則函葢相稱。此抱玉求鑒，書某字答。[○@厶]此鉤入索續，於厶字側加亻答，成寶器相。[○@(伈-禾)]已成寶器相，書土字答。[○@土]此玄印玄旨相，眾相不著也。是猶市賈私為誌驗，謂入聖位者所建法幢，乃如是乎？又以三種生為大圓宗旨：想生、相生、流注生。此出楞伽經，在示辨中。解　香嚴本來照頌

曰：擬心開口隔山河，寂寞無言也被訶。舒展無窮又無盡，卷來絕跡已成多。寂照頌：不動如山萬事休，澄潭徹底未曾流。箇中正念常相續，月皎天心雲霧收。常照頌：四威儀內不曾虧，今古初無間斷時。地獄天堂無變異，春回楊柳綠如絲。　仰山臨終偈曰：一二二三子，平目復仰視。兩口一無舌，此是吾宗旨。龍潭智頌。一二二三子，[〇@牛]字清風起。[〇@(侻-禾)]來勘不就，[〇@人]乃爭綱紀。平目復仰視，兒孫還有異。未辨箇端倪，出門俱失利。兩口一無舌，止止不須說。西天僧到來，烏龜喚作鼈。此是吾宗旨，揚聲囉囉哩。鏡智出三生，吹到大風止。　雲門宗龍潭信請示心要，天皇曰：汝擎茶吾接，汝行食吾食，汝和南吾低頭，何處不示心要？信低頭良久，皇曰：見則便見，擬思即差。信開解。問：如何保任？答：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德山到龍潭曰：久嚮龍潭。及到來，潭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云：子親到龍潭。德無語。一夕，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德出復入云：外面黑。潭度紙燃與德，德擬接，潭吹滅。德大悟，禮拜曰：從今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　雪峰問德山：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德打一棒曰：道甚麼？峰不會，請益。德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峰有省。後鰲山阻雪坐禪，巖頭曰：每日牀上坐似七邨土地，他時魔昧人家男女在。峰點胷曰：這裏未穩去。頭曰：若實如此，據你見處，通來是與汝證明，不是剗却。峰曰：聞鹽官舉色空義，得箇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峰又云：閱洞山過水偈，前四句有得。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得在。峰又舉：德山打一棒，道甚麼處？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喝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峰曰：如何即是？頭曰：他後如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與我葢天葢地去。峰大悟曰：今日始是鼈山成道。僧問：如何是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雪峰曰：蒼天！蒼天！僧不會，問雲門，門曰：三斤麻，一疋布。僧曰：不會。門曰：更有三尺竹。峰聞喜曰：我常疑這箇布衲。雪峰曰：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攛向師前，作怕勢。真淨曰：雲門拽拄杖，攛作怕勞，為蛇添足。此是雲門宗相承大綱宗也。　雲門曰：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三山來云：聞聲見色隨疑轉，驢糞從他換眼睛。此是物上雖不分青黃長短，而即認此光為自己之病。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前是著所邊，此則著能邊之病。又云：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己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仔細檢點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妙喜曰：此是雲門。據實而論，透過法身，今人為極致，雲門反以為病。不知透過法身

了，合作麼生？到這裏，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不著問別人，問則禍事也。　雲門一字關問：殺父母，佛前懺悔；殺佛祖，甚處懺悔？答：露。問：了即業障空，二祖是了不了？答：確不備錄。雲門每見僧則顧，即曰：鑒。僧欲酬，則曰：咦。以為常，故曰：顧鑒咦。密師抽去顧，但頌鑒咦，謂之抽顧頌。頌曰：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覺範曰：今兒孫失其旨，以怒目直視為不認聲色名，舉處便薦，可悲可痛。　雲門曰：函蓋乾坤，目機銖兩，不涉世緣，作麼生承當？自代曰：一鏃破三關。密師離為三句：一、函蓋乾坤句，二、截斷眾流句，三、隨波逐浪句。圜悟曰：本真本空，一色一味，非無妙體，洞然明白，函蓋句也。本非解會，排疊將來，不消一字，萬機頓息，截流句也。若許他相見，從苗辨地，隨波句也。首山拈函蓋句曰：普天匝地。截流句曰：不通凡聖。隨波句曰：有問有答。　僧問：如何是道？巴陵鑒曰：明眼人落井。問吹毛劍，答：珊瑚枝枝撐著月。問提婆宗，答：銀盌裏盛雪。鑒不作嗣書，將三轉語上雲門。門曰：他日老僧忌辰，只消舉此三轉語作供足矣。　雲門綱宗頌曰：康氏圓形滯不明，魔深虛喪擊寒冰。鳳羽展時超碧漢，晉鋒八博擬何憑？(一)是機是對對機迷，闢機塵遠遠塵棲。夕日日中誰有掛？因底底事隔塵迷。(二)喪時光，藤林荒，圖人意，滯肌胝。(三)咄咄咄，力口希，禪子呀，中眉垂。(四)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塞却咽喉，何處出氣？笑我者多，哂我者少。(五)按此頌是大悲圓滿陀羅尼，紫琛集人天眼目中略為解釋，似覺出自創論。　法眼宗。雪峰將三箇木毬一時拋出，玄沙作斫牌勢，峰曰：汝親在靈山方得如是。沙曰：也是自家事。一日，峰輥出木毬，沙捉來安舊處，　玄沙問：夾籬處有佛法也無？峰撼籬一下，沙曰：某不與麼。峰曰：作麼生？沙曰：穿過篾頭來。　玄沙以上根罕遇，作綱宗三句，曰：第一句且自承當，現成具足，都汝心王所為，全成不動智，於宗旨猶是明前不明後，一味平實分證法身之量。若知出格，到手便轉，不墮平懷之見，是謂第一句綱宗也。不著平常，縱奪隨宜，二理雙明，不被二邊所動，妙用現前，是謂第二句綱宗也。知有大智性相之本，通其過量之見，應用無方，全用全不用，方便喚作慈定之門，是謂第三句綱宗也。　羅漢琛侍，沙令侍者閉却門，問：汝作麼生出去？琛曰：喚甚麼作門？　地藏問法眼：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眼曰：別。藏豎兩指，眼曰：同。亦豎兩指，便起去。雪霽辭藏去，藏曰：尋常說三界惟心。指片石曰：在心內心外？眼曰：心內。藏曰：行腳人著甚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眼窘，放包求決日呈解，藏曰：佛法不恁麼。眼曰：某辭窮理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眼大悟。此法眼宗相承大綱宗也。　法眼三界

惟心頌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識惟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　華嚴六相義。頌曰：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萬象明明無理事，人天眼目云一心。約攝諸法得總名，能生諸緣成別號。法法皆齊為同相，隨相不等稱異門。建立境界故稱成，不動自位而為壞。　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韶師聞，大了悟。白眼，眼曰：汝向後為國王師。　韶國師四料揀。聞聞(放)三山頌。萬籟傳聲，無彼無此。放開耳門，都在裏許。聞不聞(收)三山頌。猿嘯鳥吟，落花流水。是聲非聲，歸真亦爾。不聞聞(明)三山頌。剛到長松下，又從幽澗過。蹉跎泉石裏，逐處演摩訶。不聞不聞(瞎)三山頌。四方咸問道，覿面不通風。小鼾(音幹)天地老，一枕夢周公。　韶國師宗風頌。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　上錄五家綱宗言句，略示門風，切勿泥滯。師子兒把得便用，踏毗盧頂上行。一橛頭豈為儱侗？雜貨舖誰道支離？者裏一也無，何有於五家？盡從此中出，亦奚止於五家也？用則與海龍王鬬富，不用不值半文錢。臨機設化，應用無方。盡未來際，請事斯語。

示辯

我佛為一代法王，過去諸佛聖賢，或為當機，或為影響，現權現實，現正現邪，示圓示偏，示順示逆。權如觀音、文殊，逆如善星、調達；邪如長爪、殃崛，偏如緣覺、聲聞。甚至顯為九十五種外道，逞其邪智，以與佛角。俾我佛圓頓正教，得以五時顯密，闡揚流通，其人皆不得作實法會。宗門諸祖亦然。故有時云：即心即佛。有時云：非心非佛。有時翠竹盡是真如，有時黃花決非般若。莫非解粘去縛，點歸正轍。前則有初祖所化六宗，繼則有歷代不同諸判。如三玄要，則有古塔輩之偏詞，三峰輩之拈語。而洞下五位，前後諸祖，評唱不同。無夢主、公濟洞兩家，拈提各異。雖有優劣不齊，要皆乘願示現。不有偏者，何以顯圓？不有異者，何以顯勝？來哲須感示現之深心，不可萌攻擊之快說。學無常師，主善為師。庶幾祖印高提，妙心徹透云爾。　漢月藏云：粵自威音無象，一〇為千萬佛之祖。故七佛以雙頭獨結，四法交加，勒成無文密印。飲光二十八代，無非以法印心。此法之不可滅沒也重矣。達磨六傳後，旁出之徒，於法偈中鑽出理路，密處成滲漏。馬大師拈出一機一境，絕盡旁門，單提向上，故正出為重。遂有野狐三撼其

門，百丈末後一喝。從前心法印，定於此矣。黃檗有三頓痛棒，未聞有兩頓四頓之旨，此臨濟三玄要所以發明佛祖之祕，以簡一橛頭相似野狐涎為萬世法也。天童斥曰：此漢月以三撼三頓為臨濟三玄要之據。試問若有威音，即不可謂無象，若無此○，從甚麼人畫出？又七佛但有偈，未見有雙頭獨結，又未聞釋迦有四法交加，既四法交加，豈可謂無文密印哉？漢月靈芝庵拈花云：此法之本，本無法也。無法豈無？本有法也。無法而付，即有法也。法法何法？即無法也。此有而無，無而有，不可有無，有無不可者也。此豈不是漢月於法偈鑽出理路，配成四法？何曾夢見馬師一機一境，百丈一喝耳聾哉？雪竇頌雲門對一說，末云：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橛。夫一橛頭，豈容別有硬與不硬，相似與不相似耶？漢月加謗老僧，何曾夢見老僧一棒，直指一切人本分，正單提向上事也。　藏公五宗原云：見繪家圖，七佛始始於威音王，惟大作一○相。後則七佛各有言詮，而偈旨不出圓相也。夫威者形之外，音者聲之外，威音王未有出載，無考據文字已前最上事，若龍樹所現，而仰山謂無相三昧然燈已前是也。圓相出西天諸祖，七佛偈達摩傳來，蓋有所本。嘗試原之，圓相早具五家宗旨矣。天童斥云：五宗原豈可以繪家圖為原本？此漢月揑造抹殺。法華經載威音王佛出世事，妄說無有，唯作一○相。且仰初無無相三昧之說，但云不離隱身三昧。後王常侍寄書作一○相，溈云：千里有箇知音。仰云：也是俗漢。於地上畫一○，中書日字，以脚抹之。溈大笑。可見種種圓相不出隱身三昧，脚抹豈非翻前隱身案耶？漢月如是妄說，妄作一○相，謂然燈前。既然燈前，豈可謂圓相出西天諸祖？既出西祖，皆釋迦後，以何為然燈前耶？又謂圓相早具五家宗旨，五家各出一面，有正宗先出臨濟一宗，此○相拋出，直下斷人命根者。既曰五宗各出一面，當以一○相開為五面。且五面既從一圓相開，則當正則俱正，偏則俱偏，何獨臨濟先出為正宗耶？又豈可謂此○相全於臨濟拋出，直下斷人命根耶？此見漢月立一○相為五宗原不可據，況能原五宗之旨耶？漢月云：於一○中，賓主輥輥，直入首羅眼中。所謂沿流不止一偈者，益可笑。臨濟道：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正法眼尚滅，況有一○相、賓主、首羅眼等名相遺害後世耶？又惟恐執名相為事，故以吹毛劍斷他名相；猶恐執吹毛為事，故曰急須磨也。然則漢月於本分未徹，故不見威音王佛。威音者，即諸佛一切含靈共稟，舉目了然，不假思議言詮，所謂情與無情，說法無盡者也。若不據五宗悟由為宗旨，別立異端為五家宗者，則致後世妄造怪異，穿鑿無根，妄誕從漢月始。　潭吉復作五宗救。天童闢妄救曰：潭吉謂臨濟於三段二打後，以四料揀明之(二打謂打克符普化)，於是玄要賓主炤用等宗旨立焉。可見自迷頭惟配合名

相，凡有三者，引為三玄要據，如三擊三撼等頌。百丈醬甕曰：擊碓傳來三甕醬。即興化拈香，亦搽為三數(臨濟三聖大覺)，魔魅後昆。且三頓棒，漢月謂未聞有兩頓四頓之旨，潭吉又何得謂二打乎？喚作棒已逐塊，況認三段二打為定式，而以四料揀明之乎？又引漢月頌七佛偈云：無相身心即有無，有無兩絕密交蘆。迅雷不及掩雙耳，夢斷遙空月自孤。又作此相，與所謂不可有無，有無不可者，皆如彖繫，以明一〇之旨。不知一〇已錯，更何論所繫辭耶？祇如夢斷遙空，不過似聞雷偈，默坐公堂，心源不動，意至一聲頂開，喚起自家底，則與不可有無妄說，天地懸隔矣。　五宗救曰：黃梅亦以袈裟遮圍六祖，徵其前悟無住，生心大徹，以衣鉢付之。先師謂袈裟縷縷，明示法數，非苟然也。自一條至二十五，每條各五，各各四長一短，開闔變化，默印廣大，心體圓融，行布不滯一偏，始盡此心此法之奧，非心外別有所謂密付也。如六祖菩提本無樹偈，豈非滯在淨處，於心法有未圓？若此便究竟三鼓入室，不應復有大徹，則偈旨之偏，盧公再出，亦當首肯。今悟不及此，遂謂先師以宗旨定在衣上，此正顯潭吉不肯深思。前據衣縷為示法數，謂非苟然，後曰宗旨不在衣上，自相矯亂。漢月誣六祖偈，謂斷見潭吉改滯淨處，心法未圓，則世尊法本法無法偈，亦滯淨處未圓耶？又迦葉偈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豈非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乎？漢月、潭吉向本來外說此心此法之奧，反斥六祖偈為滯淨處未夢見，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耳。　救曰：五祖亦未見性語，皎然明白，後世云故意不許，可笑。天童云：壇經載五祖云：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惡人害汝，故不與言。後見偈，將鞋擦了，曰：亦未見性。眾疑息。故見五祖時，謂弟子念念不離自性，與後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等句，言雖廣略，理無二致，安可以未見性語為實哉？則本來無一物之意，全是自性，豈離自性外別有一物？誣為斷見，謗著淨邊，恐招謗法過盡，未來劫天童云：一句語具三玄門，一玄門具三要，合當三玄九要。既不可以三字死配，又豈可以三玄要為實，而謂自悟三玄要耶？臨濟以上無玄要言，不可謂自世尊至臨濟前斷無悟者。既有，何關三玄要哉？覺範雖於兩堂同喝，賓主歷然有見處，錯以為三玄三要，未免識者笑。然有過汝處云：細看即是陷虎機。豈不徵玄要非實法哉？救中又道：拈提玄要者，汾陽、慈明、覺範不下十數人。昭公號中興，今之抹殺宗旨何以稱焉？汾陽誠老僧二十四祖，所以道：只須明古人意旨，然後自心明去，更得變通自在，受用無窮，喚作自受用身。此汾陽旨即臨濟旨，亦老僧據自受用身，一棒不作一棒用，直指人各各醒自身受用旨。漢月謂只得一橛頭硬禪，老僧辨論無非

為佛法故。又云：潭吉謂漢月真炤無邊，皆是悟處，不過似他而已，不為無見。且問潭吉等多少漢月，有似他不似他，又有箇真他耶？又引香嚴一擊忘所知，謂真炤屬知，故僅得似他，非真他也。此益顯未知香嚴真悟，嚴忘擊竹作聲之所知，正據嚴全體不假修持而有，所以道場古路用酬溈山未生前一句耳。老僧據爾我為離一切名相之真炤，香嚴我有一機，瞬目視伊，非據爾我為真炤乎？實上座夜明簾捲無私炤，金殿重重顯至尊，則真炤與尊貴同旨無疑。故老僧道：似他者，舉似他也。人不稟離名相之真炤，則據全體大用斷彼名相，而悟爾我全體。潭吉錯認離相離名，引洞山呵云：認得箇不名不物、無是無非底道理，正先炤後用有人在者。且問：離相離名人、不稟底人，汝作麼生銷，而可謂無有人在耶？　又云：汾陽道：會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索性道破。與臨濟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一般？汾陽雖順僧問答三轉語，恐作實法會，故有切在薦取之囑，所謂急須著眼看仙人也。　又云：風穴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乃至印泥、印水、印空，不留朕跡。老僧云：宗門三印，不知始何人？若到老僧前恁麼判，一棒打折他驢腰。潭吉只據印字紐合三印，殊不顧穴全語云：祇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穴此語正覿面提人下。舉：盧陂不薦，至牧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穴便下座。據是，則印空、印水、印泥愈彰朕跡，正所謂當斷不斷者，何曾夢見風穴汗臭氣　天童與藏公書云：汝舉百丈不落因果，因墮狐身，此破本無一物之外道；不昧因果，此破執身是菩提樹為非者。汝墮無窮劫、無出期，本來分上無一物之名可立，只因昧故道不落，致墮狐耳，豈非汝昧之甚者？若知極麤，一棒落處自不昧矣。　又云：臨濟道：無位真人常在面門出入。漢月何不自摸面上有三、有一、有麤細、有人法四相、有小法大法、大法中大法？賓主玄要，料揀堂奧，花中脈脈，袈裟縷縷，星樹師法，柯枝花果，乃至我法真子，過去再來，法密道尊，新宗舊旨，威音一圈，七佛交截，雙頭獨結，橫開豎合，河洛理數也無，豈非逐名言塗汙自家面門乎？　又云：德山托鉢，峰云：托向甚處？此峰偶爾成文，德聞似言中有響，便歸正。將錯就錯，一似曉他，一似相見。峰不薦，巖頭曰：未會末後句。一似點他，一似忍俊不禁。德喚頭密啟，便休。明日上堂不同，頭笑曰：且喜會。雖然，只活三年。此頭明歸方丈，洎與德山相見耳。汝則謂被徒問著，便托歸方丈。及頭言未會末後句，喚頭問，復休去。未有巖頭強似德山，未聞德山輭不中用，昧却德巖相見的意，皆為賓主相見。　三峰燈史載藏公立四殺雄云：抹殺法中英雄者，謂其能以舉一為用也；(高峰聖云：春風猶未至，先綻一枝梅。)驗盡法中英雄者，謂其能以大機為用也；(聖

云：雲收霧卷青天碧，腦後雷轟過九洲。)奪盡法中英雄者，謂其能以抽爻遜位為用也。(聖云：換去乾上九畫，長坤下畫。)瞞盡法中英雄者，謂其能以前定不滿為用也。(聖云：紅日纔舒影，青雲隨後遮。)又云：麤悟一句一棒，便無一法當情。然此一棒，正是實法繫人。直須入三玄以銷盡，出三要以了盡始得。一句中三玄三要，謂之小法中大法。有句無句，乃大法中小法，兩不可缺。有句無句，又脫卸一重，走在頂尖裏去。三玄又脫卸二玄，走在第三玄去。三要又脫卸兩要，走在末後句裏去。按此言句，均似別出意見，重添名相，錄以備考耳。華藏證云：透盡差別智法，如臨濟玄要，賓主照用人境，曹洞五位三墮，雲門三句一字，溈仰圓相，法眼六相義，五家宗旨，一一透過。而會歸德山托鉢公案，止忘盡法，見通身在裏許，通身又不在裏許，所謂透盡大法方可罵。除大法，向威音，那邊更那邊，任運過日去。又五家，臨濟最妙。濟又四，賓主最妙。分六種機用，乃祖師中之祖師也。此亦創論，錄以備考。　三峰開發工夫中云：菩薩正禪，雙照礙雙遮，雙遮礙雙照。又不妨雙遮即雙照，雙照即雙遮，四法交加，結角如錦文。此如來禪結頂處，均錄以備考。　指月錄載覺範云：古塔主誤認玄沙三句為三玄，但分三玄遺三要。沙云：真常流注為平等法，但以言遣言，理遣理，死在句下。若知出格量，則不被心魔使，到手便轉，不坐平常見，第一句也。古謂句中玄，回機轉位，縱奪隨宜，廣利一切，此第二句，古謂意中玄。大用現前，全用不全用，此第三句，古謂體中玄。又薦福古云：空劫自己是根，今時日用自己是枝。三玄法門，諸佛以度眾生令成佛。今言是臨濟門風，誤矣。汾陽三玄三要事難分。總頌三玄：得意句玄(或作意)中玄，萬象句體中玄，重陽句句中玄。僧乞標出。古云：體玄句玄。玄玄是佛祖正見，隨入一玄，已具正見。僧問體玄，古曰：會萬物為己，三界唯心，自心是佛，如此等方是正見。僧問：如何語句因緣是體玄？古曰：佛指地曰：此處宜建梵剎。帝釋將一草插曰：建剎竟。水潦被一踏起曰：向一毫識得根源。此等合頭語，直明體中玄，自無出身路。問：何言句明出身路？古曰：僧問維摩手擲大千世界於他方如何？甘泉答：填溝塞壑。僧問：一句道盡時如何？答：百雜碎。此等語雖有出身路，未得脫灑。須知有句中玄，透脫一路，向上關棙，本分事祇對。僧問：何等是句中玄？古曰：佛答昨日定，今日不定。祖答廬陵米作麼價？餬餅麻三斤類。此等句中，悟入體玄，見解淨盡，便能與人去釘拔楔。然但脫佛法知見，見解猶在，生死不自在，為未悟道故。今以此為極，則祖風歇滅。若要不涉言句，須明玄中玄。僧問玄玄，古曰：如問有言無言，世尊良久。臨濟三問三被打方便門為玄極，若望上祖初宗即未可。僧問：三玄見未圓備，有何過？古

曰：得體玄，未了句玄。有佛法知見對答，要合三乘，具理事道。眼未明，眼有屑，須更悟句玄也。若但悟句玄，透得法身，反為此知見奴使，並無實行，有憎愛人我，以心外有境，未明體玄也。學人縱悟一種玄門，又須明玄中玄，始得平穩。僧問：三玄法門名既三，法門亦三，語各各不同，如何言一句具三玄要？古曰：空空法界，本自無為，隨緣應現。經云：一切諸佛及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楞嚴曰：一毫端現寶王剎。維摩云：或為日月天，梵王世界主。到此境者，一法一色皆具，含容周徧，何疑一語不具三玄要耶？問：要一語具三玄要，意安在？古曰：諸佛言教出體玄，諸祖言教出句玄，佛祖心法出玄中玄。如巴陵鑒，只悟言教，未悟道見性。問提婆宗，答：銀椀裏盛雪。問吹毛劍，答：珊瑚枝枝撐著月。問祖教同別，答：雞寒上樹，鴨寒下水。云三轉語，足報雲門恩，不作忌齋，豈可乎？覺範曰：古誤判三玄要為玄沙三句，所言一句具玄要，臨濟所立，百丈、黃檗但名大機大用，巖頭、雪峰但名陷虎却物。古謂非濟門風，必有據，何不明書？不然，則是臆說。三玄則分體、句、玄，三要則不分，方呵學者溺知見，反引金剛、楞嚴、維摩證一語具三玄要，非知見乎？且教乘既具，安用宗門？古毀教乘為知見，自宗不通，又引知見為證，此一失也。巴陵真得雲門旨，所答三語赴來機，活句也，古毀之，二失也。分二種自己不知。聖人立言之難。世尊偈曰：真非真恐迷，我常不開演。立言之難也。楞嚴一攀緣心，二識精圓明，然猶不間隔其辭，慮於一法生二解。古刱建兩種自己，疑誤後學，三失也。覺範曰：參同契但易玄要為明暗，首標明皎暗，注又發揚之。在暗則必分上中，在明則須明清濁，此體玄也。本末須歸宗等，此句玄也。謹白參玄人二句，道人不遺失時候，真報佛恩，此意玄也。法眼注恨不分三法，一味作體玄解，失石頭意。又妙精圓明，未曾間斷，謂之流注，真如汾陽所謂一句該萬象也。神而明之，機用脫窠臼，有語中無語，所謂重陽九日菊花新也。三玄之設本遣病，貴知其意，謂之不失時，所謂得意忘言道易親也。古喜論此道，然三玄則以言傳，至三要未容無說，自非親證，莫能辨也。曇珍曰：淨名香積品羅什註曰：如來說法，其要有三：一輭善語，二剛強語，三雜說。讚善毀惡，雜說也，三要本此。幻寄曰：古分劈古人公案為體玄句玄，無論未達臨濟落處，即於一句具玄要，文義亦戾甚。寂音斥之良是，而謂認沙三句為三玄，則誤與古同。蓋沙未嘗有體句之名，兩家俱以第三為極則，沙第一句盡十方祇是仁者等語，已盡古體玄義。音摘數語為句玄，復以沙第三句為體玄，淺深既倒置，強合其所本二，強析其所本一。原古二種自己意，謂體是教極則，句是宗極則，尚是今時自己言句邊，必不涉言句契空劫，始謂玄中玄。其

訶巴陵，即指廬陵米價等為句玄，未為悟道也。殊不知米價即空劫，已具三玄要，佛佛相授，燈燈相續，即此而已。音謂古不識陵活句，彼固識為宗乘極則活語，直未識即空劫自己之分身，與玄中玄無異耳。古既不識此，則玄中所列世尊良久等，又何能窺藩乎？於不二法，強生二解，佛祖無柰渠何矣。音又引楞嚴罪古二種已，楞嚴固有二種根木，古肯俛首乎？古言空劫是根，今時是枝，何嘗截然二之？必以此罪，則真心妄心，本來識神，皆負罪哉。音太息立言，難不誣也。音引參同契責法眼，更穿鑿曇珍三要，乃古流裔。咦，欲識三玄三要句，請看金色笑拈花。窺鞭良馬今何處，高樹扶疏映晚霞。清雍正間，河南睢州惠曇威清，人天眼目中，列有玄要總頌、玄要旨訣、玄要決疑，均似創論不錄。私謂臨濟三玄三要，或有所指，但既未確判，似亦不必苦搜。薦福輩所判語，豈盡合濟意？天童謂臨濟前無玄要語，不失為歷代大知識，良哉是言也。天目晦云：位中符謂臨濟屬機用接人賓主，洞山屬功勳本分自處賓主，豈濟機用外別有所謂本分，洞本分外別有所謂機用乎？位又云：洞兼中至主中賓，此洞亦具相見賓主，若但言兼至方是賓主，餘但虛設，洞旨豈如是乎？位云：浮山翠巖克符汾陽語，為本分賓主，與臨濟所示無涉。位不識賓主落處，於看字逐塊，謂克符汾陽為洞發，應取克符汾陽語，俱載洞賓主章，豈不以克符答主中主之橫？按：鎮鄆全正令句，汾陽三頭六臂擎天地句，俱濟賓主牽，合理之本體，不涉於用，是洞主中主，不得遂以三頭六臂句改答主看主。汾陽並無四看問答，況主看主是兩家相見，主中主是主家全主，豈可妄改位公，反妄謂古德或不曾細心以機用功勳別之？不見首山頌：識得賓，全是主。主中賓，賓中主。更互用，無差互。賓中賓，主中主。兩家用，莫讓主。把定乾坤大作主，不容擬議斬全身，始得名為主中主。首莫也不會，錯溷題目，頌了洞中字賓主麼？翠巖頌：賓中賓，出語不相應。未諦審思惟，騎牛過孟津。釋曰：頌學家眼未明，孟津深廣，便欲騎過。賓中主，相牽日卓午。展拓自無能，且歷他門戶。釋云：頌學家具眼，雖是東拋西擲，探竿在手，且歷他門。主中賓，南越望西秦。寒山逢拾得，擬議乙卯寅。釋云：頌師家眼觀東南，意在西北，如寒拾相逢。呵呵！若擬議，則乙卯成甲寅，烏豆換矣。主中主，當頭坐須怖。萬里涉流沙，誰云佛與祖？釋云：頌師家把定佛祖，也無著處。白巖謂與濟賓主無涉，不妨指出。按：所釋頗醒，錄之。晦祖答或問云：洞見學者祇認驢前為自己，故云賓中主未辨。若向空劫前識得，便解從偏入正，辨得賓中主，更須盡却今時，無家可坐，無世可興，方是主中主。然濟施設在覿面，全提機用，即是黃檗處所悟本分。洞施設在我渠，回互正偏，即是垂手接人機用。故濟只示四

看賓主，則四中賓主已具，克家種草舉著便知，故克符汾陽、浮山、翠巖語，自然如空合空。又白巖摘珠中妄改諸大老語，如長沙游山歸，案雪竇頌：大地絕纖埃，何人眼不開？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長沙無限意，咄！晦曰：首二句竇將本分道破，眼既開是法住法位，所以道：隨芳草，逐落花。復襯羸鶴二句，若作游山會，未免髑髏徧野。乃云：長沙無限意。分明欲露長沙面目，柰描寫不就，遂云：咄！昭覺云：大似作夢却醒。方知竇頌非言意可測，而長沙首座問答處自不錯會。今白巖妄截去後三句咄一喝，如寶器被折半節，得不令人咬指乎？雲門厨庫山門，案竇頌：自照列孤明，為君通一線。花謝樹無影，看時誰不見？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晦云：首二句頌雲門厨庫句，是放一線將人人光明列出來。又恐錯認，復云：好事不如無花謝二句，謂無厨庫光在甚處？則花樹無所見，且道是誰不見來？末後倒騎牛二句，方知明中有暗，暗裏有明，一段光明初無覆藏。得此結束，始盡公案好處，頌亦意句俱圓。今白巖將誰不見誰字作還字，截去見不見二語，使雲門公案好處不盡，竇頌意句不圓，無知妄誕，其過豈細？錄此以備後鑒。然伊庵現緝各章，刪截古德原文甚多，總期簡省便覽。來哲如欲周知，切須徧閱銷通，切勿責其妄改為幸爾。　剔燈錄載紫琛云：溈眼二老，一主華嚴，一主楞伽，故白巖偶言非之。此事尚不與教乘合，況以華嚴六相配法眼宗？晦云：華嚴經佛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正立地成佛。宗乘六相義，與三玄五位三句同轍。法眼作頌，定為宗旨。集人天眼目者，收宗鏡六相義語於法眼宗。白巖錯會宗鏡六相同夢渡河語，謂六相教乘尚未極則，不可為法眼宗。紫仍其謬，因略釋宗鏡云：今依因門智照以喻明，如舍是總椽等、別椽等，合作舍，名同；互望非一，名異；椽等一多相成，名成；各住自位，本不作，名壞。此六相義，是初地觀能入法界之宗。位位即佛，階墀宛然；重重磨煉，本位不動。斯則同異具濟，理事不差，因果無虧，迷悟全別。若論大旨，六相還同夢裏渡河；若論圓修，斷惑對治，習氣非無，理行相資，缺一不可。釋云：未契入法界者，且以因門正智比量，舍喻觀見非一非異之旨。初地見道位，證出障離垢真如，圓融境智，故有此觀。因果登高自邇，迷悟後後勝前。復以論大旨，本始不二之究竟覺，拂盡行布迷悟階級。在教中不許因地有此不二之覺，惟別傳祖祖同證。然不二之覺，如果圓究竟，安住涅槃果海；如因中本始不二之覺，則理須頓悟，乘悟并消，事逐漸除，因次第盡。故曰：圓修斷惑，對治非無。永明善說法，要以六相立掃自由，還與三玄五位同乎？異乎？初地至七地見道位，雖證真如，在法界量裏，未超心境，無功用道，故如夢渡河。若以六相合究竟位，六相即無上菩提，妄言

教尚未極，悲夫！法眼頌萬象明明無理事，乃六相深旨，見徹禪教，皆在裏許。白巖以萬象之中獨露身，謂是宗語，揭為法眼宗旨，無理事頌斥為教乘，何異摸象？雲峰頌成壞、總別、同異、帝網交參六義，以帝網喻六相，是事事無礙法界。白巖載雲峰頌，又謂六相非教極則，豈知雲峰旨乎？　一主楞伽謂鏡智三生也。溈山云：我以鏡智為宗，要出三種：想生、相生、流注生。楞嚴云：想相為塵，識情為垢，二俱遠離，則法眼明，成無上覺。想即能思心，相即所思境，微細流注，俱為塵垢，若淨盡，得自在。白巖云：至以三種生為溈山宗，可笑不知鏡智為宗之旨。依教僧祇劫滿，入金剛定，成無上菩提，異熟識方轉成大圓鏡智宗門，不歷階級，頓悟自心，即契入鏡智之宗。李長者達無始無明為大圓鏡智，與溈語合。溈引楞嚴正鏡智為宗之旨，若達本忘情，賴耶根本識，即成鏡智根身器界，如像想相流注，俱成無上知覺，真得佛祖心髓。溈問妙淨明心，仰答：山河大地，非鏡智為宗之相生乎？溈山原夢，以驗仰嚴度水擎茶，非鏡智為宗之想生乎？仰山答僧：彼處樓臺，汝反思的，還有許多否？及信位即得，人位未在，語此僧返照能思，心無境落，比量祇成信解。若獲親證現量，契入鏡智，人位顯矣。此非以想相流注三生，令證現量，契入鏡智之宗乎？宗門極則，即教極則，故溈眼鏡智六相為宗旨。且重離六爻，可為宗旨，豈圓頓教詮，反不如域中奇耦數乎？　古轍載洞山賓主句，主即正即體即理，賓即偏即用即事。理之本體，不涉用者，名主中主，如王居內宮。親從體發用者，名主中賓，如臣奉命出。在用中體，名賓中主，如閙市裏天子。用與體乖，全未有主，名賓中賓，如無父之兒。與濟不同。私按：作此判亦可，但晦公所判該廣耳。　行策師云：洞宗三疊五變，諸師異說，當以初二爻初疊，三四爻二疊，五六爻三疊。內卦自受用三昧，外卦他受用三昧。五變喻顯法圖，列初二爻正中偏，二三爻偏中正，三四爻正中來，四五爻兼中至，五六爻兼中到，以配五變者，是亦與辨謬同。長行中以初爻為正中偏，二爻偏中正，三四爻正中來，五爻兼中至，六爻兼中到者，參差未善。又曰：內卦自受用，初爻文殊根本智，當發大心；二爻普賢廣大行，當行大行；三爻圓證佛果，為成道相，當證大果。外卦他受用，妙覺逆流，回入生死海，若合祖意，不為自了漢作大佛事。以三爻是功窮位極之正，此是轉位就塗之來，故合為正中來。五爻道後普賢行，當裂大網。六爻攝用歸體，為祕密藏，入涅槃相，合諸祖虛玄無著之宗，當歸大處，利他行滿，置諸子祕密藏中，我亦自住中也。至所配初二般若、三四法身、五六解脫者，是自受用無脫，他受用無智，當以覺自、覺滿、覺他，以配三疊也。覺範五變，以中孚、大過、巽、兌；倀亭五變，以震、巽、

艮、兌，均出創論。　綱要云：覺範改兼中至為偏中至，未是。至是兼的，這邊纔用著兼；到是兼的，那邊和兼也放倒了。辨謬曰：至者，周也，以行周沙界為通塗也。到者，墮也，即尊貴墮也。私謂偏中至，語醒而意單薄。原文既是兼，當從原文。　辨謬云：寶鏡變盡成五，發明涅槃經如來應世五相。洞山立五位正偏，石霜立五位王子，乃法王之子。以初位實智名誕生，以偏位權智名朝生，以圓證佛果最後一生名末生，以道後普賢行名化生，以功位齊泯、心佛眾生等同一際名內生。所謂誕生王子父，即此也。有謂此位同出根本智，何啻萬里。或謂化生將軍位，末生羣臣位，朝生宰相子，誕生太子，乃至內紹外紹諸見，均似偏說。私謂內生既稱王子，謂即誕生父，恐未盡然。若配正偏五位，誕生以配正中偏，悟門知有；朝生配偏中正，奉重功勳；末生配正中來，深入徹證；化生配兼中，至利物機用；內生配兼中，到體用雙泯。頗合，亦與石霜頌合。九峰謂：若不知事極頭，祇得了事，喚作外紹。為臣種知向裏許承當擔荷為內紹，須見無承當擔荷底人，始得同一色，借為誕生名王種。又內紹灼然有承當荷擔，亦須得轉紹是功，紹了非是功，轉功就位了，始喚作人王種。外紹全未知有，且教渠知有外紹，不借別人家裏事，內紹推爺向裏頭。問：孰親？答：臣在門內，王不出門。裏紹王種名，外紹王種姓。紹是功名臣，是偏中正；紹了轉功名君，是正中偏。古轍云：臣在門內，王不出門，俱指推爺向裏頭。此臣指王子，非外臣也。內紹只得王名，外紹只得王姓，必須紹了轉功，方真王子。紹是功，指內紹，內紹未轉亦臣位，總是偏。以知有是偏中正，紹了轉功，方是王種。名君者，以在儲君位，是正中偏，與洞山所立別。綱宗云：傳燈石霜章謂霜為洞山五王子作頌，朝生末生是外紹，全未知有，且教渠知有，知有方為內紹。然尚須轉正中偏配朝生，偏中正配末生，言向奉未敢言功，承當擔荷始是功。正中來為誕生王種，出自創論。俍師因全未知有一語，作如此配。九峰本以紹為偏中正，紹了轉功為正中偏，是偏中正應在前。今以正中偏在前配朝生，與九峰已不合。又以洞山前二位全未知有，與古轍以正中偏為悟門，復不合。所配誕生亦然。須知洞山五位，皆屬知有正中偏。悟門知有時，正位一色，大功一色。今時一色均相應，烏得不稱？內紹與九峰外紹，全未知有語，斷不能強合。所云紹為偏中正二語，亦與洞之正中偏、偏中正稍有不同，故偏中正列在前也。錄以質諸洞宗尊宿，再為定判。曹山五位以君臣。臣向君，君視臣，君臣道合為次。會元指月：首白衣，次子時，次啟裏，次王宮，次渾然。偈而不分，配三山來。首王宮配誕生，次子時朝生，次啟裏末生，次白衣化生，次渾然內生。辨謬：首子時配君，視臣誕向。次白衣配臣，向君朝奉。次啟

裏配君末功，次王宮配臣化共，次渾然配道合內不共。古轍依玄鑒圖，首白衣配正中偏，次王宮配偏中正，次子時配正中來，次燄裏配兼中至，次渾然配兼中到。紫琛同諸師各有所見，總以綱宗中所依古德，列次較妥，錄俟後定。曹山三種墮。三山云：有墮落、墮除二義。若論大陽牯牛類墮，不斷聲色隨墮，不受食尊貴墮，則墮落義。曹山須具三種墮，則墮除義。古轍云：大陽與曹山義乖。覺範不察，收入僧寶傳詳之。幻寄云：僧寶傳述三墮語，遺尊貴。智證傳以不斷聲色與隨墮分二，遺類墮。濟公獨載林間，固有所擇也。大陽直以墮為墮落，非曹山旨矣。　雪竇頌龍牙問翠微臨濟案云：龍牙山裏龍無眼，死水何曾振古風？禪板蒲團不能用，祇應分付與盧公。是也。僧寶傳謂：竇以瞎龍死水罪之，牙聞必笑。所判恐未然。　三峰有十六問，啟雲門湛第一問：巖傳寶鏡，若是覩影前事，為甚未悟先傳堂奧？後攖寧答云：洞於無情說法處，達本猶沈悟迹，故臨行有末後重拈，過水始釋，述偈以明始末俱盡。若大慧復至虎丘，打失救產因緣，與洞過水頓脫悟後影同。天童闢妄救云：洞過水覩影大悟。前此悟無情說法而不薦祇者，是非迷頭認影乎？私謂洞山過水方大徹，則前之未契如如，不必諱却。雲巖必了知洞山定得徹悟，佛祖慧命寄在此人，先傳寶鏡亦復何礙？且謂寶鏡是堂奧事，三峰之創論也。至攖師引大慧比，自謂確據，其實未然。蓋不了產難公案，無礙佛知見。圜悟所以有公案不必盡會之說，而祇者是不薦本分收關，然亦暫時岐路耳，非全未知有也。錄俟後定，餘問非要不載。　高峰枕子。案徑山頌：一捺捺倒爬不起，渾身墮在濫泥裏，枕子落地笑呵呵，咄！吃瓔珞粥底不是你。此頌最親切，雲門湛作頌翻之，天童作二頌正之，而崆峒復作頌扶湛以撥童，童復有判崆峒語，最後出復徐一我書。今摘復書，略錄大旨，此實宗乘正眼，佛祖慧命繫焉，閱者察之。天童云：雲門頌未盡了義教，初發善心，中破善，後始明善。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以配雲頌只破善，無後明善，故某說未盡在。後因瑞白謂某有主公在，是雲所撥，某據撥字責瑞云：若爾，益證雲門墮空，則雲子孫證其墮空。至某偈則因雲未盡，念箇補闕真言曰：四大無我無心風，箇中無二主人公，廓然撲落非他物，十方世界現全容。乃據主以明善，無心風該初善，無我該破善，半偈已該三句，而現全容謂即見如來也。居士將某主為初、為無主、為次，破某但知法非法對待識神主，不知某是超法非法過量主矣。百丈以杖趕散，復召眾云：是甚麼？此是別傳單提之旨，豈如雲無我如風誰是主？元無物，其子孫死認撥主為超方句。若爾，藥山何故道因子得見海兄，而雲巖頓省？豈藥巖亦取法相耶？仰山囑高峰惟為主公安身處，峰如網跳出，只是舊時人，此正依舊山是山、水是水，故

安邦定國也。而雲云誰是主，則茫無主，豈得安定？某謂豈存四大無我？有我心如風者，正謂雲頌與峰不相當。居士云頌只要頭腦不差便可兩存者，先當看仰囑、峰悟的頭腦清，後看兩頌誰當不當、論差不差雲云。誰是主？元無物。仰囑主安身處，頭腦不相當，無我如風云云，又與峰如網跳出安邦定國頭腦不相當，反與相違相破，其子孫又死執撥主為超方句，分明墮空落外，烏得謂頭腦不差可兩存乎？某云：無夢無想主何處？白汗出身念無起，枕子落地笑呵呵，伸手元在縮手裏。四大無我無心風一頌見前，直據仰囑、峰悟說。念無起，正一念無為、一念不生也；無心風，正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也。居士云：兒甫下地，便知飢知寒、能視能聽，如西祖對異見王者。大不然，西祖收在一塵，即仰無夢想主安身處，知是佛性，意喚作精魂，即居士兩知兩能也。且西祖不說在意曰知，知能屬意識以為主，豈不以意識精魂為佛性？又云：不管妙容色的、偉衣冠的，一班盡情叱逐，使堂中靜悄悄，主公靈然自在。既到處逢渠，何須叱逐？方道主靈然自在，豈鬧亂地主便不在耶？要之，雲門不知主安身處，故云：誰是主？元無物。瑞白歷然不知主安身處，故死認撥主為超方；居士不知主安身處，故云：不可說有說無。某直據本分主，直是十方全現，唯我獨尊，還信麼？居士謂窮其差根，全在主公與身命，豈可列為二致句？既十方全現的主，豈在身內？若認作身命中，則身命去，主隨去，此妄身心中，那堪認主主別有在？居士斷然以主與身命為二致，則是非都在一致二致間。六祖答：色身無常，法身常。云：據汝說，即色身外別有法身。此非居士妄身外別有主，主與身命二致，現前一班必須叱逐等見乎？而祖斥為外道，何也？南陽問僧：返觀陰入界處，有纖毫可得否？答：不見一物可得。居士請看有箇妄身心否？又問：身心外更有物否？答：身心無，外豈有物耶？又問：汝壞世間相耶？答：世間相即無相，那用更壞？陽曰：若然，即離過，請看離身外別有主否？可說十方現的主不在身內否？現前一班容叱逐否？據某正是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居士正是於一法生二見，色身外別有法身，是誰差根邪解？據六祖國師言，居士正是先尼外道執神我斷常邪見。居士若信某言，摸取自家頭腦，自見某頌所論親切處。無夢無想二句，正某於身外別無所證的旨，後二句正顯峰明得本身主，故得安身處。西祖在胎等語，豈非即人即身即安立義？乃居士謂：你真箇要將主公向何處安立？是某曾將主公安何處、立何處乎？且仰唯為峰不知主立處，特指睡時無夢想，見聞識不起時以詰峰，正為即人即身即安立的主本自呈露，不待識心計度會得，則常自作主，無識心夢想顛倒，故如網中跳出，從此安定太平也。居士謂：豈真要他向睡時討箇安立處？正使他疑無所之，了到虛凝湛

寂，真體安於無安、立於無立者，則蹉過。仰為峰徹困處，且依舊認識心夢想邊事。今問：睡著無夢想見聞時，可見有虛凝湛寂否？此是峰前強作主差根，居士認作真體。又曰：立於無立，有甚本據？已自墮於莽蕩，烏知主安立處？故必徹見即人即身即安立主，全體獨露，方立無所立耳。且自不須用識心殷勤奉出，但乘自悟力行，自不於身外別作功用，是謂罷業忘功。乘自悟力，是謂無功之功，非莽蕩之無功。今居士不知主落處，謬計妄身外別有箇虛凝湛寂為真體，既不到罷業忘功，妄言立於無立是夢想顛倒的話。某謂：收在微塵，即無二主。公立命義者，正恐夢想顛倒，於身外別作功用，離當人而曰徧現，故收在無二處，始不被夢想所壓殺。十方現全容也。居士云：既十方全現，豈在身內？不知獨不現身，豈得云徧？某念無起現全容，即微而徧，徧而不出一微，故伸在縮裏。居士謂：豈惟頭腦差，和身子在他方世界。某據渾身一箇主作頌，本豈離身別有頭腦？又十方現，豈在他方？居士未嘗摸著頭腦，何知兩家頭腦差不差？雲昧頭腦撥主，某據頭腦證，主意相反，豈有俱不差理？且是非有無皆心風，動起念分別有，某本分主不干動念，有何是非有無？故無心風也。峰安邦定國即安立意，某據身安立，故汗出身念無起也，居士何據以為麤莽？雲頌既非峰安立旨，豈有無身命的頭腦？謂頭腦何嘗差耶？汝引西祖及孩子知能來證，已信主是有，復以元無物為頭腦不差，何也？若謂妄身心無主，故曰元無物，峰此時於妄身心外別認得主，悔前作主者誤，則今不是前。何以道？只是舊人不改舊行履頌而與相違，安得謂不差？混判兩家俱不差，可乎？且謂忘了主纔是真主，古人道：欲識佛性因緣時節，若至如忘，忽憶可見。不忘主故，常自作主；如忘，則莽蕩無本可據。所以暫不在，便不堪，此是決定旨，所謂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者。某一眼覷定、認定、抱定，故十方全現，唯我獨尊。居士謂斷乎無認無抱的主，正不知安立處，便混說箇無所住為安立處，而以認不得為主公，此所以頭腦不清也。無心風豈與四大無我同？蓋見有我無我、有妄有真皆心風，無則心如牆壁，可以入道。雲謂如風，豈不知其指妄心？嫌他不據無二的主而存二見，昧峰悟意，故直曰無心風救之耳。居士謂箇中指妄身妄心，那堪認主？可見主別有在，恐雲門亦未肯在。凡所有相皆妄，謂執著相是初句，若見諸相非相破執是次句，即見如來謂眾生全體如來是三句。如法眼謂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正見法眼耳。即見如來，即如來分上說耳。居士以認主，主却認不得，認不得的纔是真主，配三句，此外道矯亂論。即配之，亦止到次句認不得的是真主，依舊取認不得的非相為主。若認不得的，是有不可作二句，是無不可作三句，此外道妄計，豈可與佛說並耶？且真主豈可

認不得？既認不得，何知是真主？此不曾親見，暗中摸索。若親見，自能直據悟處說，何須委曲作惑亂語？成甚麼直指來？惟不曾見，混說忘了主、真見主、常不離主、認不得主、認不得的是真主。且問：既不離主，又何可忘？既忘了主，說甚見主？說甚真見主？既真見主，豈可認不得主？既認不得主、忘了主，說甚常不離主？此正茫然無主，安得成主公義？又引子思謂：費中自隱，不是另藏箇隱；發時有未發，不是先懸箇未發。未會思旨。思謂：道費而隱，蚤提出主也。此正即人、即身、即安立義。費是徧該沙界，隱是收在一微，造端夫婦伸在縮裏，察乎天地十方現全容，恁麼還說得費中有隱麼？且先儒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居士云：不是先懸箇未發，則日用與喜怒打輥，何曾夢見未發氣象？要知未發氣象，必慎其獨，蚤提出主也。永嘉幻身即法身，大慧皮袋一靈，則身外別有主，正合外道神我斷常見。又維摩觀身實相，乃謂妄身無主；維摩法離見聞覺知，乃謂知饑寒是主正相。反至玄策，無師自悟，屬外道語。醫三種病：一自為悟，實未悟，必師點破，方免自賺；一自非不悟，餘惑未盡，不經師煅煉，不徹源底；一自非不悟，不依真師，不識為人的旨，不堪為，則未免喪我兒孫。玄策深識利害指破，且自為悟實未悟者，如湛堂向杲曰：醒醒時有禪，纔唾便無，如何敵生死？大慧是識好惡漢，今居士說不得自以為悟，抵死不識好惡，謂仰山豈真要他向睡時討安立處？豈非湛謂睡著便無之證？正不得這一解在。所執皆斷常見，而以證雲門，則雲亦是外道，恐雲叫枉耳。某初判雲：只言未盡自瑞，以撥證則墮空。居士以妄身心外別有主，則落外。既引西祖證而為雲，解主公離身別有，則為身為人，六處作用之謂何？乃謂全現的主，豈在身內？又引楞嚴海漚喻觀河見等，皆是就機，非了義語。直至後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妙真如性，乃了義耳。居士謂極知淨染二途，總出如來藏，豈煩惱不是菩提，無明不是大智？然必見主後，方得回轉大用者，則知頭腦不清。既知淨染出藏，則現前惟如來藏，更不見染淨。煩惱即菩提，無明即大智，則不見有煩惱無明。於此不識，則淫怒癡即戒定慧亦不識，乃云理自不差，豈非約理推度？且問若見淫怒癡，不可說即戒定慧，不見淫怒癡，更說甚即戒定慧？以故但認得主，不忘主，不待奉出回轉，而主全體獨露，更有甚麼菩提、煩惱、無明、大智、淫怒癡、戒定慧、淨染等法？故從上只貴覿面提人，不以一毫意識措人分上。且孩子知能非意識，即主公行令，請問孩子曾見主否？若以不慮不學而知能為非意識，則見免悅、聞罵怒皆不慮不學，是淫怒癡皆良知能，是主公又何言迴轉乎？紫玉厲聲曰：于頔客作漢。于變色。此亦不慮不學。玉曰：者便是黑風飄墮鬼國，則良知能與黑風鬼國同，不慮不學又作麼辨？而謂知飢

寒能聽視者便是主乎？又云：船子語上句交付阿誰？不過以誰是主，元無物，是沒踪跡意。至藏身，身字指甚麼？雲門何嘗有身字意？豈可單截沒踪跡證乎？且船子惟恐人以沒踪為事，不以身為事，故云沒踪跡處莫藏身，此尤身外別無所住之證。德山口挂壁上，意謂與認不得主同，不知更有一人呵呵大笑，正枕落笑呵呵無二主之人耳。又云：召眾，眾回首，有箇甚麼？正要恁麼思量是甚麼？此際更可思量否？一任疑著，更問如何是？藥山見海兄及巖省意指說得明，亦教天下後世見居士不說瞎話。又瑞謂古人行過於解，不知行過解，行為邪行，解亦邪解。溈問：涅槃多少魔說？案：以眼正，則行履亦正。大慧曰：諸方先定後慧，非行過解癡定乎？者裏先慧後定，悟了方帖帖地。大慧以實悟為見地，以帖帖地為行履，皆據道所在說。瑞謂今時祇貴行履，不貴見地，分為兩義，愈見瑞未悟到帖帖地，乃贊為切中今時膏肓。不思眾生膏肓病，只為忘了主，認不得主，故迷倒。瑞既撥主，已是病上增病，更說不貴見地，貴行履，誤人盲修，無出頭期。居士謂幻身心滅故，另有箇非幻不滅，諸幻滅盡，另有覺心不動等，此正離生滅求寂滅外道見。又道真主不在妄身心內，是有箇真主，又有箇妄身心，的然二見，真無生滅，妄有生滅，非南陽所訶半生滅半不生滅而何？更謂識妄即真，同經破妄還真，不知見有妄可識，真可即，及妄可破，真可還，早已落二了。若認得無二主，便全體主矣。南陽身心一如下，有身外無餘句，則全收，那更分真妄內外，誣國師空此身於真心內乎？此正執身外有真心，故刪身外句，仍落斷常見，豈曾夢見身心一如來？又淨名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居士翻曰：若捨見聞覺知，是則無見聞覺知可為求法乎？依舊在見聞覺知窠裏，何曾夢見通達無取捨來？又丟開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單據平等如幻夢判識為妄，正以已夢想顛倒，方六祖不起不作者為妄也。要之，迷悟雖殊，皆夢耳。故不解六祖平等不起，正峰只是舊時人，始契國師身心一如旨。又疑認者不離見聞，抱者不離覺知，某認抱身命為主，豈更有見聞覺知可著？說離不離涅槃嬰兒行為最者，豈可知能便是西祖對王語？身人本非兩物，六處總不離身，誠身外無餘旨，豈似說箇知飢寒，能視聽，宛有兩知能乎？寶鏡正據五相完具的眼耳鼻舌身為渾然佛性，若完具外別有知能，屬流注意識矣。洞山過水偈，切忌二句指水中影，我今句指洞獨往，處處二句指影因我有，我今句唯指自為獨往，故恁麼方契。不然，背雲巖祇者是矣。居士錯認逢渠影子作逢渠解，惟不認抱身命主人，故迷頭至此。又仰睡時無夢想見聞，主在甚處？非真要明主公畢竟是甚麼意。若不能指，不唯不會睡著旨要，且向身命外別尋主人，不免夢想顛倒，見聞覺知識陰裏反覆也。至拖死

屍消息，居士自未曾悟，故不知高峰實未曾悟。某曾向歷然道：峰不過認是者漢反覆之能，日間認能見聞，夜間認能夢想，但於能上加力，故能作主耳。若果悟拖死屍，則死屍有甚見聞覺知？與睡著無夢想見聞的身命，何別而無對哉？不消道箇某拖死屍去也。日以死屍身命見聞，夜以死屍身命夢想，豈不萬象中獨露身乎？又謂無夢想見聞外，斷別尋不出主，則仰只消道睡著無夢想見聞便了，因甚更問主在甚處？豈不顯要他會有夢想與無夢想兩不涉的主乎？又囑但只吃飯打眠，豈非指他吃飯的口、打眠的身乎？纔睡覺來，豈非指眠覺的身命乎？抖擻情神者，一覺主在甚處？正要他抖擻身命、全體精神也。總之，某絕後再甦，說認也得，說抱也得；居士無本可據，說妄也不得，說空也不得，無非識心測度而已。　牧。雲門曰：高峰枕墮悟徹主，崆峒聞鐘連主不可得，烏得同然？崆峒無主，本雲門來徑山，一捺捺倒，頌即身命而主公。雲門別云：四大無我心如風，箇中誰是主人公？不惟忘自主，且忘巖詰主在甚處，又忘囑者一覺主在甚處，故頌全不出主公意。不惟不識徑山主，并不識峰浩浩作主之主。雲既別去浩浩主，又不出無夢想主，豈不無主墮空？天童正曰無二主，崆峒撥之，不猶雲忘自主，并忘巖所詰所囑主歟？僧問：從來共住不知名，自古上賢猶不識，但以假名字引導於眾生，崆峒特撥主名字耳。答：古賢不識，不與昧者同，乃識自安立之主，凡聖伊不得，故曰不識，實深識之也，所以聖凡皆假名耳。然有可破之名，有不可破之名，妄認之我可破，常樂之我不可破，主亦猶是。雲誰是主，亦破妄認，但一味破昧。四大即常樂我，童無二主，四大當體是常樂我，乃天童之確斷，了義之正宗，佛祖實證之本體，斷不可撥也。又問：峒頌有主初進步，無主末後功，有無俱打脫，石女撞金鐘，或當乎？答曰：峰無言可對，雖認箇主未嘗實，後枕落實悟全體主未嘗無。既初未嘗有，末未嘗無，已覺顢頇。復云：有無俱打脫。不知枕落徹悟，有甚有無？情執作是說遣之，更曰：石女撞金鐘。不皆贅言，了無涉乎？問：泥牛鬬入海，須彌擊金鐘，古說法有此式？答：誠有之，正古人出身句，未聞以撥主也。峒語似古而非古，是脫空語，故據正旨，泥牛等句更須一一棒過始得。峒自謂不惜眉毛頌出，童曰：却請瑞摸取眉毛。試問瑞：眉初進步，有謂有主初步耶？末後向甚處去？謂無主末後功耶？又眉還曾向道：有主無主，初進末後，有無打脫，石女撞鐘耶？此童婆心，即以眉提撕石女撞鐘，乃向眉外描寫詞，而眉從本安然，豈受塗汙？此則峒眉也。會自眉便會自主，峒既撥主則無眉，此則峒不惟不識主，并不識眉為何物，何得云不惜頌出耶？　玉林云：瑞白因杜撰長老問：甚人拖你死屍來？此問話者又是誰？錯會要識這昭靈拖死屍的問話的，瞎做幾日道。忽然

似手一提，這邊提過那邊，曉得這拖屍問話的認識為己，妄云峰初悟一般。頌云：有主初進步，峰枕落如網。跳出亂道峰，方脫識空連。主沒有，妄頌無主末後工，妄認識神為悟主，云有主先成，常見亦知。古呵！又以識空連主沒得為究竟，謬云末後工又成斷見，彼亦知未諦當，別曰有無俱脫，石女撞鐘。若然，峰應有第三番悟，又成矯亂外道。瑞半夜間一驚，悟得主，曉得拖屍問話的，守箇昭靈，故呵常見。後打七，忽身心脫落，連主不可得，墮空落斷，故呵斷見。又把非有無、即有無、矯亂見足頌在後，可瞞人隨問亂答得。莫道生死來用不著，一睡去就用不著了，甚至云：一切習氣總自心現無差別。使人殺橫淫妄，靡所不至，飽肉談禪，望被魔魅。未招報者，各各覺察，及早懺悔，莫待悔無及。今瑞已死，魔子離言迷謬狂妄，竟敢謗峰。上堂：所述為開發學人播弄倒橫等，不可作實法會。離言割愛辭親，端的為甚？若欲做認識為心外道，祇消宗無為教，五部六冊謬引在眼曰見等語，聚眾魔說，何用冒在宗門？夫瑞以曉拖屍問話的識神為主，根本既錯，又著魔境，墮無記空，跕立佛前半枝香，漸漸覺來，口中亂云：不可住著。祇與酒醉病熱者，昏迷時無主宰，失心忘身，百事不知，打亦不痛，許久纔醒等耳。欲將魔外見謬解宗乘，塗汙高峰，謬改謬配，轉見不堪。峰未墮枕前，祇於無夢想打成兩橛耳。雲巖石女起舞，與石女撞鐘矯亂語，大有逕庭。莫道你師自註過末後工，是頌枕落之悟；有無打脫，是說參人不可有無上作活計。多種外見，終不能逃，強辨何益？又曰：中瑞魔輩邪毒，善因招惡果者，先舉湖州一僧一俗言：歸安有居士，福相豐厚，英年向道，奉戒持齋，以淫習重為媿，求出生死，誤入瑞魔網。死魔子離言手以曉昭靈識神，認拖屍的為悟主，然尚知淫妄為非，乃瑞云：纔涉參情，便有入路。更云：一切習氣總是自心發現，何差別？何羈絆？教其信得這一著極，則無有不是，汝無不解脫，謬扯萬象中獨露身來，恣其狂妄，逐令自負悟道，勘驗緇流，破齋犯戒，一切無礙。誰知佛法大有靈驗，前年七月，半身冰冷，不能轉側，接父兄親戚集，驀地躍起，遮攔不住，直至堂前，言一菩薩執一軸手卷，書其罪狀，又一天大將軍執大鐵鎚，令一一發露，若一字隱瞞，則一大鎚。嗟乎！居士報未到時，其不服善音容更甚，今魔氣正甚輩，誰知生死到來，更不容偽，甘伏死門，如實供云：第一、重罪未得謂得；第二、鞭拷沙門；第三、妄刻語錄；第四、破齋犯戒，把罪說過。乃述苦報，說受某等地獄報，即做其相，說獄相畢，云：是果報，先應受花報。說數花報畜類形聲畢，驟云：應先變豬。遂作豬鳴，奔房中，撤臥具，眠草中，家人以被囊草，必去被，曰：惟草為安。慈父痛心，仁兄血淚，欲救無術，而居士說罪狀罪相，一一清楚，父兄令

說懺悔二字，便懵然不知。嗟乎！到求懺悔時不能，何不於能懺悔時早自知非，而至噬臍無及可為？今未得為得者殷鑑。其兄親為某說，某曰：令弟是瑞印的。曰：固是。而與離言更得，特請離到家。舍弟怒目視之，離見形色不好，不作聲出，舍弟厲聲曰：離言！離言！三聲而終。此事湖州咸知，我姑就其兄述。又一白巖禪人，昔參先師，跪榻前曰：和尚肯印證，助和尚成叢林、化錢糧，被先師深責無顏去，末幾在弁山付法矣。吳遜翁曰：白巖見人打一下，曰：會麼？要人曉得打的、舉動的，胡亂承當。遂印為悟弟婦，也被印證。近現報了得異症，腹脹如蘿等魔事甚多，滿屋皆鬼，白日出現，亂打亂叫，如是現報方死，僧俗咸知。白巖現報如斯，其花報、果報同前，居士斷然一毫不爽，至歷然吐血亡。現報不一，魔輩認識為心，未得謂得，謗大般若；縱無現報，入地獄無疑。又現報昭然，毫不警惕，果如何為心？乃魔子久默謂伊兄曰：令弟招報雖苦，見地是好的。伊兄曰：舍弟見地不好，他現報時親說未得謂得，且公子家縱欲者多，何如是現報之甚？久默尚云：令弟祖師關是透的。如此魔魅，禍豈小哉？因知其兄外中毒者甚多，況他姓耶？其兄又述：一人到離言處，許三日悟道。頭一日開示，看舉手動足的是什麼人？第二日聽其自看，第三日謂：你今日該承當了，你不承當，三更來敲我門。果然三更敲門承當了，問是婦女，光天化日下有如是魔精，哀哉！有居士謂離言師說：做幾日工夫，他點得會的？某云：點則可點，會則要人自會。弁山點得會，要人承當識神耳。居士曰：他說舉動的為己，如西祖在眼曰見等。某曰：彼是方便示王，從八處出現時見性，非指見聞覺知為性也。執此等語誤認，則成認識為心外道矣。離言開示唐祈遠認動作的，云：我明明說，你還不承當。唐曰：不敢承當，看現報樣怕了。離言云：若說那居士不好，就不濟事了。嗟乎！地獄非小苦，何得邪魅之至？瑞開示，莫不教承當開口動舌、眼見耳聞的，為本來隱頤亦被迷曰，蒙委曲開示，信得極喪心哉！然隱頤尚以妄想流注為疑，瑞白竟不怕造地獄，到底慣以坑陷居士的毒。坑陷云：汝喚甚作妄想謬解，識得不為冤？語云：曾非別人謬解，是誰起滅？語云：當知妄想全體是箇自己，邪人說正法，正法亦成邪。故我總提，一冀魔輩懺悔，二聽諸方共辯。乃魔子不知負墮地獄，豈是等閒誤人？入地獄豈可兒戲？何苦害無限好人？入地獄　僧問：崆峒頌高峰固不合報恩，謂峰打破死屍句便實悟，何如？牧雲門曰：疑嗣書謂雪巖誰與你拖死屍者，指峰全體主也。峰覩讚是者漢，觸發拖死屍是阿誰也？魂飛膽喪，絕後再蘇，如放百千斤擔者，描邈參情極處境象也。到南明納一塌敗闕者，相見機緣，疑嗣書略過不敘也。明得公案亦不受瞞，及開口又渾，日用尚不得自由，如欠人

債，足見前所得未穩也。睡著無夢想，主在甚處？無對。此前雖會拖屍主，實未悟全體主也。峰不自欺，發憤疑枕落，如網跳出。追憶前疑佛祖譎譌差別公案，如遠客還故鄉，只是舊時人，不改舊行履，安邦定國，十方坐斷者，此徹悟向被詰主，茫然不知，今則覿體現前，悟得自己立地處。不改行履者，未悟時吃飯打眠，既悟亦同。十方坐斷者，前有浩浩，有睡夢，有作主，今則全主覿體現前，不煩舉念，徧界不曾藏也。若打破拖屍便實悟，拌一生癡獃，五年發憤圖甚麼？問：峰云觸發拖死屍句，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沈，物我俱忘，如鏡照鏡，野狐狗子布衫出定話，驗之了了，般若妙用信不誣矣，非實悟歟？答：有疑嗣書無夢想透不得之後案，知前未底實也。問：峰上堂何不舉末後了手語，而舉前不了話？只如空碎地沈，俱忘鏡照，有甚不到處？答：正要汝問峰觸發拖屍會處說向人，蓋勉勵人像伊如是體究，必有靈驗，未嘗指此為了手，為實悟。虛空粉碎等話，有人道得了事，有道得不了事，非話有差別，為悟有淺深，而有了不了。據後但會日間主，未會無夢想主，祇見空碎地沈，物我俱忘，未悟物我全主也。如鏡照鏡，未悟鏡來處也。會得拖死屍，未會死屍故無夢想。打作兩橛，不知落處。即疑嗣書云：絕後再蘇，亦參情逼極，得箇活路。非撒手再蘇，欺君不得也。至枕落地，始是撒手。自肯再蘇時，野狐出定話，亦隨所見之了了解。夏後開口，又覺心渾，則了了何在？可知雖云了了，不實了了。行狀載詣南明相見，雖則機鋒不讓，不知機鋒轉語，有道得便了事，有道得仍不了事，不覩大慧未見圜悟時乎？然此機鋒，疑嗣書不敘，自知前來做處不實，略之空碎地沈亦不敘，豈非峰自不將此為究竟歟？問：峰不能酬無夢想，別以見地不脫礙正知見釋之類乎？答：打破拖屍句已五年，為甚無夢想主？無可對，安有實悟？不知主者，正見虛而未實，何謂之有見地？雖喝也喝得，袖也拂得，機鋒轉得，然會處不確，巖不肯放過之。峰祇到得睡夢作得主，詰無夢主，便無對。因囑者一覺主在甚處，正欲峰實見主安立處。若將拖屍打破為實悟，豈不致後輩有彷彿打破拖屍見者，便自謂實悟？高峰枕落一段話，語語應著雪巖前指示的，語語翻却前自己作得主的。巖全提峰全體之主，峰供通實悟全體之主，謂之見地不脫云乎哉？見地不脫，非正旨也。私謂高峰打破拖屍句，固與瑞自有主初步之見兩殊，然不了無夢想主，到此是見而未徹。報恩亦云：對瑞師說，謂之大悟徹悟。若對後枕子悟境，但謂之悟而已。然終以報恩所判未墮枕前，於無夢想主打成兩橛語，却好是峰拖死屍觸發分量。天目晦有辨牧雲門語，不錄報恩判。魔費隱斥狂解，亦不錄　天童判。朝宗說云：汝引石門炤從上諸聖總具三玄要，老僧敢道炤亦無擇法眼，被濟玄要惑。濟道：第一句得與祖佛

為師，正據本來人為祖佛師，故道眾生度盡恒沙佛。第二句得與人天為師，亦據本來人非人天，只因不自迴機，故枉輪迴人天。第三句得自救不了，亦指本來人自不迴機，故自救不了。老僧唯據人貫三句，不見三句名言，況有三要為印來。如問第一句，老僧道：已第二句。濟云：三要印開朱點窄。據朱點，指前人分上。首山大用不揚眉，棒下須見血，初不見彼此之異，因問答乃主賓，故曰未容擬議主賓分。風穴隨聲便喝。據是，則不容擬議三要矣。既未容擬議，則舉目了然，豈更見佛祖主賓之異、三玄要之名哉？亦惟據人人本來、本具、本得，故指各各為一句耳。問第二句，濟曰：爭負截流機。非反截上問耶？所謂一句截流，萬機寢削。首山亦謂：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峰頭始得玄。南院道：赤肉團上，壁立萬仞。皆指赤肉團為玄。所以道：炤未到本，得無擇法眼。故謂諸聖皆具三玄要旨耳。若悟本得，見一切人無不具本，得赤肉團之旨，豈可以別法加人哉？問第三句，濟云：藉裏頭人正，唯據本來人，所以穴道明破不堪。汝謂三要印即真佛、真法、真道，又計第一、第二、第三句有三門，此汝錯擬以三玄門配三句及佛、法、道之三耳。故謂第三即本於真佛，二即本法，一即本道。道者，佛法雙明，炤用無礙，故謂一與祖佛為師。既佛法雙明，有佛矣，可與祖佛為師哉？又謂祖即法也，分為二句，佛為三句。且問汝三句中得自救不了，佛自救不了耶？且不合。濟云：佛心清淨是法，心光明是道，處處無礙淨光是。汝謂一句中具三玄門，即一句具三句，權也；在賓，全正令也。既謂權，豈全正令？未夢見全正令旨。又云：一句明明該萬象。此也。以汝未明汾陽自為一句，菊花正塵塵盡是汾陽，以曉人人該萬象，塵塵盡本來人耳。又謂三句只一句，三玄只一玄，故一玄中具三要。言言不離本分，實也；立主要，須圓也。且問汝因甚道得意忘言道易親耶？汾陽豈若汝不忘玄要，名言翻覆顛倒哉？又謂三玄只一玄，三要只一要，所以云：四門通一要，一要具三玄。臨濟、首山、汾陽先三要，後三玄，實而權也。汝莫謗好。汝見一要具三玄，謂要實玄權，且問汝四門著落，然後判一要，始見不亂說。首山云：恁麼來者是誰？一似指地，一似驗他。僧答：某甲以名通來者，常在途中，不離家舍。首云：莫道是別人，隱隱證他僧禮拜，可知禮也。首云：見箇甚麼便禮拜？又轉驗他答：今日大似因齋慶讚，果知禮也。首云：適來恁麼道，速須吐却，恐他以言語為己事，不據自為實也。答：也知和尚曲為某甲，果見己不可受委曲名言。首云：後有問向道甚麼？僧拂袖便出。若不出曲為，亦虛言矣。首召僧又驗他，僧回首，首便喝，以喝不作喝驗。僧云：者老賊得牛還馬。首乃以四門一偈示之。只如要須圓之要，汝作麼釋？汝謂濟立法，首偈汾頌，先言三要後三

玄，實而權也。濟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汝何所據為一要耶？汾三玄三要事難分，皆先玄後要。首四門通一要，據首一要非濟汾三要，據首四門非臨濟一句具三玄，一玄具三要。初法試配得恰好，則汝說不謬。又云：其實元無先後，三玄即三要，第以三要施之門庭，故謂三玄門。四門通一，汝又作麼消？又謂總看玄權要實、玄用要炤、玄賓要主，汝既權先實後，則權實從人建立來。首問：來者是誰？非炤用同時。僧答：某甲又非炤用同時。皆指人外無別法之實哉。乃至首便喝：者老賊又非全體炤用同時乎？故在賓全，正令立主要須圓耳。二人問答，何嘗有玄要二字影子？可見四門、一要、三玄皆名言，而汝於名言顛倒妄作妄說。首山云：速須吐却。可有玄要名言落賺汝等，何曾像汝？云：細辨，則玄中亦有實、有炤、有主，此賓中主所以立也，踞地師子第三句也；要中亦有權、有用、有賓，此主中賓所以立，探竿影草第二句也；玄要齊彰，此主中主所以立，金剛寶劍第一句也。所以首道：把定乾坤大作主，不容擬議斬全身，方得名為主中主。非謗首耶？既不容擬議斬全身，正據全身初不從擬議來首賓主。頌曰：悟了却從迷裏悟。汝敢於悟迷無二人分上，別以玄要等作一程一程定限惑人，豈可謂迷悟從來無差互，始知本末至於今，今古相承無別路耶？又兩家用莫讓主，非臨機不見師耶？又不容擬議，豈非擬執玄要等名言，而不據全身以示人耶？汝謂棒下無生忍為全賓、為三玄，臨機不見師為全主、為三要，大不然。既不見師，則師弟無異，各各本具全體平等，誰更與汝分賓主玄要？況三玄要哉？又謂只一句全提者，所以三玄要賓主歷然不可分，即三玄中亦賓主歷然不可分，第一、第二、第三三要亦如之。如鼎三足，或縱或橫，則鼎不可立。老僧只據全體自在，誰與你來分縱橫哉？又云：若儱侗，則足無準的不可立。此三玄要方為一句而難分。濟云：三法混融，辨既不得，喚作茫茫業識，非指儱侗者。且問：誰向汝道儱侗，謗老僧為儱侗耶？只逐濟名言，不顧自全體。更問：人皆兩足而立，直饒汝如鼎再生一足，只是箇怪物，非自辨不得業識眾生乎？又汝道：三玄若可分，何以具一句？三玄可儱侗，何為一句具三玄？是知權實雙行，照用齊彰，賓主歷然，如大火聚，非一草一薪火。且問：般若大智如大火聚，擬則燎面門者，是多少人共一般若，而謂非一草薪哉？非謗大般若而何？從上以來，並無玄要遞授。汝謂三玄要非濟特創，亦非黃檗特創，非塗汙先聖乎？汝謂諸人作麼生會？者三玄也，一句中之賓也、權也，報汝通玄士也。下座。者三要也，一句中之主也、實也，棒喝要臨時也。所以一句有三玄要，賓主歷然也。老僧道：棒喝臨時，只與作麼生會一般？與下座了沒交涉。濟道：向未舉前，撩起便行。故某謂：下座以全體

獨脫，抹殺三玄要也。豈若汝更分開亂配哉？如上所錄，揀異示正，深關宗乘隻眼，略為撮要，用備探尋。噫！以不立文字之傳，至於羣興辨駁，語瑣詞繁，得毋傷其已甚？雖然，若非彼此搜討，安得歷祖公案、綱宗言句見地如此毫分縷剖之明晰哉？不是山僧逞人我，有疑不決直須爭，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能明。來哲其撈漉之，毋負從上古德權實示現之婆心也。

貫教

禪是佛心，教是佛口，佛之心口，決不相違。古德云：禪為教外別傳，教亦可為禪外別傳。誠哉斯言也。宗鏡錄以百本經論，引證契同，廣大悉備，茲不繁引。惟舉東土創立講家，所謂天台宗、賢首宗、唯識宗，相沿至今，與宗門各樹法幢，以流衍於無窮者，特為疏通其同中異，標示其異中同，以合貫於我佛一乘之旨，俾相得而益彰，毋相攻而各是。而終以淨土指歸，為宗教兩家千穩萬當，一生成辦共由之正路焉，其亦庶幾也夫。唯識一宗，奘師數傳後，幾於絕響，邇時皆台、賢兩家兼講之。唯識三十頌中，立唯識行位有五。其三通達位，謂諸菩薩所住見道，如實通達。頌曰：若時於所緣，智都無所得，爾時住唯識，離二取相故。謂真見道位，於所緣境及無分別智，都無所得，爾時乃名實住唯識。真勝義性，即證真如，智與真如，平等平等，俱離能取所取相故。此在唯識家，謂之真見道位。若在天台家，是圓教初住位，別教初地位，破一分無明，證一分真如之相，方之參禪上士，即是薦取本來面目，與本分相應。然教中乃實證真如，是如來應佛成道相，禪宗是瞥爾契悟天壤之殊。但所悟境相，與所證境相，了無差別，此正生佛不二之心源。宗門所謂與諸佛同一鼻孔出氣者，指此也。所謂三界唯心者，亦指此也。宗門人既相應已，時時任運此境現前，消除二取習氣。或一生乃至數生，般若成熟，倏與教中實證相埒。斯則全在當人功熏之緻密，難以豫判。然以始合本，其疾如風。但令般若常現，正不必冀其速效而無不速效者。較之唯識本宗，自初資糧位，次加行位，至三通達，須歷僧祇大劫，方得證真。再進而為四修習位，五究竟位，統須三阿僧祇，乃登佛果。其遲速蓋不啻天壤矣。天台判唯識，攝在別教。其兩家名相，圓融行布，固可會通。然開解起行，門庭迥異，毋須曲會。賢首判唯識，攝在始教，尚非終頓二教，況華嚴圓教。然華嚴疏鈔中，徧引唯識。故不通唯識者，不能演華嚴宗。此則與台家自立專門，不須兼他宗者異也。求證唯識性菩薩，從發深固大菩提心，修六度勝資糧，觀名言我，執二取空入手，與宗門一念回機，便同本得。但離妄緣，即如如佛者，大相逕

庭，不須和會。至因明論中，立有現比非三量。釋現量云，此中現量，謂無分別。若有正智(起時)，於色(聲味)等義(邊全)，離名(言積習)種子等(以)，現(根對)現(境了)，別(而)轉，故名現量。宗門人每以現量為本分當體，然以現根對現境，則有能現所現，與迴脫根塵，靈光獨耀，宗旨顯然不同。須知宗乘悟門，不是現不落量，囫地一聲，撞倒這沒面目漢，方是這一著子獨尊正位，切勿鹵莽認現量為本分也。祇如正睡著，無夢想見聞時，以何為量？現箇甚麼枕子落地消息？是未現起不落量時節，佛眼也覷不著，豈可說現說量耶？總當以唯識見道位，親證真如，圓成實性，引為契同可爾。賢首家以法界為宗分，理法界，事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禪宗則全攝四法界為悟門，即全攝四法界為一本分，泯絕四法界，全收四法界，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不可思議，天真獨露，統謂之一真法界，不似賢首教之條分縷剖耳。故宗門客多喜賢首家經論，以其談說多與宗語相合也。賢首判宗為頓，如云：但一念不生，即名為佛。頓詮此理，不列漸次，故名頓教。別為一類，離念機故，即順禪宗，而以華嚴經所說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依普賢法界，帝網重重，主伴具足，立為圓教。若如所判，禪宗但是頓而非圓，不無抑揚之詞。私謂宗門謂之由頓而合乎圓則可，謂之但頓而全非圓則不可。然華嚴諸祖雖如此判，亦許禪宗為圓所攝。圭峰云：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一行三昧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相傳是此禪也。頓同佛體，得即成聖，疾證菩提。又云：真理即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志氣方立。當知無漏智性本是具足，一行三昧是一切三昧根本，及真理即悟而頓圓等語，皆是圓宗。非僅一念不生離念之頓旨，不可妄興評論。至華嚴家開圓解後，諦觀事理圓融無礙，周徧含容法界，處處開十義，而要歸於契心平等，以成止觀。如云泯同平等者，為未了者令了自心。若知觸物皆心，方了心性。故梵行品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則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既心境如如，則平等無礙。即心了境界之佛，即境見唯心如來。心佛重重，而本覺性一。皆取之不可得，則心境兩忘。照之不可窮，則理智交徹。註云：今人只解即心是佛，是心作佛。不知即境即佛，是境作佛。以心收境，則心中見佛是境界之佛。以境收心，則境中見佛是唯心如來。心佛重重者，置兩鏡照一佛，則一佛像重重雙入。心境兩忘即止，理智交徹即觀。此與台家初心遮照同時相類，正是下手修持，功熏吃緊之處。與宗門知有後，任運騰騰，但是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行履相應。

亦與濟宗無依道人歷歷地孤明，洞宗六戶不掩，四衢無踪同。此是一路涅槃門，圓宗圓教，若合符節，所謂常觀涅槃行道是也。若華嚴家所演事事無礙法界，帝網重重，主伴交互果位，方能全行印證，似非初學所能證入。宗門雖云自心本自具足，不須開如此解，亦毋須起如是觀，此則與賢首別。至於賢首依華嚴教判立賢聖五十二位，階次井然不同。唯識須歷三僧祇劫，方能成佛。清涼有云：三生成佛，其疾可知。宗門雖不明立五十二位，而望空點跡，決定暗證，不可撥無，而終身不退，定入聖位，斯則速證全與相合者也。天台家依法華經純圓獨妙，於法華經題開立名、體、宗、用、教五重玄義，而以經中實相為體，斯即宗門所悟之本來面目。離實相無悟門，離實相無本分。所謂實境無相，無相亦無；實智無緣，無緣亦絕。境雖無相，常為智緣；智雖無緣，常為境發。非實非不實，非相非不相，遮照同時，正是宗門恰好正眼。但教下依言而顯，離言而契；宗下則全指離言而契一邊耳。台家判我佛一代五時說法，初華嚴時，二阿含時，三方等時，四般若時，五法華時。判藏通別圓四教，雖不專論宗門，而判禪宗為般若時所收，帶通別二教，會歸於圓。以宗門得意者，全合於圓。其未得意者，或帶一別，或帶通別。二開悟有淺深，致合教理有純雜。六祖宣演摩訶般若，勸誦金剛般若經，即是其證。蓋以般若部中所談，與宗門祖師指示多合故也。台宗自以法華純圓獨妙，出前四時外。以前四時是對待之圓，法華時是絕待之圓。立一念三千空假中不思議境，起一念三千空假中不思議觀。觀境不二，雙照雙遮。因該果海，果徹因源。佛子住此地，即入諸佛位。了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祇觀己心一念陰境，即具凡聖十法界十如，假名一千，五陰一千，國土一千。此一念三千法，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所立境觀，最為圓妙。宗門客事來，不受一切處無心，與一空一切空合轍。不變異處去，去亦不變異，即與一中一切中合轍。唯台家入手，觀妄不觀真。賢家入手，觀真不觀妄。宗門亦然。故宗門與台家，多不能會同。以台家只觀一念妄心，具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宗門先須滅盡妄心，方得真心脫露。然無始來，未曾離念。不獨起滅是妄，即不起滅時，亦無記妄念所攝。必待登圓初住，破一分無明，證一分真如，始得真如覿面全彰。未登住前，皆住地無明妄心耳。但離此住地無明，更無處覓取真心。故李長者云，住地無明，即是諸佛不動智。然則台家觀妄，禪宗觀真，均不外此住地無明。是以台家云，山外觀真，却同觀妄。山中觀妄，却是觀真。此對賢宗而說，而禪宗可知。蓋禪宗離妄顯真，台宗即妄全真。而同指此住地無明，即諸佛不動智也。了此則不必分禪分教，分妄分真。但認取隨緣不變之實相般若，心心不異。即是諸佛不動智現

前，即與諸佛把手同行，即是入諸佛位。台宗亦判五十二位，而一生可望登圓初住位。斯與禪門終身不退入聖者同也。古來未有不通教乘之大宗師。故曰，通宗不通教，開口便亂道。何能接人利物，應不失機。今略撮錄唯識賢首天台三家宗旨，與禪門疏其同異，和會一貫。宗教雙通，佛祖並印。雖不中不遠矣。然而法運際衰，人根多鈍。猛發大心，以了當生死者，固不乏人。其間三登九上，不得遇真正師承，即不能得真正知見。即或遇正師承，得正知見，而一知半解，未到大徹了手境界，臘月到來，未免一場懼懾。又或得正知見，而習氣濃厚，世壽短促。又或在家二眾，終歲塵勞，未得行解純熟，而一期報終，未免半途而廢。雖正念不失，來生乘願再來，定得滿其所願。而隔陰可慮，懷疑不消，奪其正念，以致打失者有之。今更為斯輩設一徑捷千穩萬當方便，俾人人得以此生超登彼岸，則莫如禪淨兼修一門矣。其未得悟門，及未曾參禪，專修事一心淨土者，不復贅論。茲所列者，唯為參禪已經知有，而力量弱薄，不能純藉自力超登聖位。見地雖正，餘習熾然，日下孤燈，常時失照，那能打成一片。斯則在家二眾，此病猶多，倘不仗彼佛力加被，其能免於臨終生悔乎。況自古來永明壽祖，極力主張，立四料揀，以為修禪者勸駕。其餘歷代諸祖，大事發明，而發願往生樂土者，不可勝數，載入角虎集可考。但宗家兒，往往以唯心淨土，自性彌陀為指歸。此則仍是自力薰修，不合往生正因。一錯百錯，不可不知也。往生正因者，了知自心本自具足，自心實相即是西方常寂光淨土，自心般若即是西方常寂光彌陀，念自心具足之彌陀寶號，薰發自心具足之極樂西方，今日修持如是因，臨終決得如是果，仗自力之願山，投彌陀之願海，願願交契，事理圓成，臘月三十到來，自然有不思議之豫知時至，自然有不思議之臨終佛現，自然有不思議之聖境現前，自然有不思議之上品往生，斯乃禪淨雙修之正軌也。宗門人那邊明白了，却來這邊行履，說箇行履二字，便是臘月扇子，於本分事了無交涉，然却少他不得，今即以常持六字洪名為行履，念念是始覺，念念是本覺，念念全，本覺作始覺，念念泯，始覺歸本覺，本始合一，行願相資，帶業橫超，一生成辦，這柄臘月扇子，扇得透體清涼，飄飄送我入蓮胎，禪淨雙修事理該，現世人天標榜就，他生佛祖位中來，斯非千穩萬當、至捷至徑之方便行履歟？私謂吾儕多劫飄蕩，苦海浮沈，今世幸得人身，痛驚生死，幸投佛門，幸聞一乘，又知宗門之別傳，更信橫超之淨土，福智兩足，美滿前程，憶我無始劫來，人天樂境，何處不曾安享，阿鼻苦報，億劫當亦備嘗，今生再不超脫，甘入輪迴，戀戀兒女恩愛，津津名利繮繩，何無志氣沒剛骨如是之甚。我今普勸發心，猛為立志，始從參禪入手，了知本分，淘汰綱宗。繼則博會教

乘，融貫宗門，如合水乳，毫無纖疑。然後合宗教以收歸，往生淨土，成己成物，上求下化，發大心，行大行，證大果，起大化，歸大處。盡未來際，有能合如是軌轍者，真是古今來第一員無事道人也。夫上來所集十門，無一門而非參學之要綱，無一門而非修持之正轍。仰酬佛師難報之恩，示茲物我共行之路，裒成兩卷，連綴三年。首事於庚寅孟冬之朔旦，草就於癸巳季冬之新春。自知謬見，多悖禪宗，愍此苦心，冀諸同志，聊採愚者之一得，毋負葦草之三編云爾。伊庵於是合十一心，頂禮盡虛空徧法界十方三世常住三寶，而作頌曰：一花五葉少室禪，紅雪埋脛開別傳。嫩桂兩株遠受記，濟洞兒孫燈緜緜。參情緊峭隻眼露，鞭撲生受牛馴眠。一生入聖只自了，菩薩發心利他先。落草之談拈胡餅，大機之用[祝/土]老拳。融會綱宗追正脈，搜討辯論匯大權。宗說雙貫中天日，行願穩趨上品蓮。吾聞其語人未見，五體歸投天中天。達磨僧伽同加被，見聞隨喜探斯篇。

宗範卷下(終)

No. 1283-C

項子秋蟾云：無夢想主公話。雪巖以己所中毒毒高峰先生，染華藏老人之毒，專提此毒，毒盡參禪客，俾與絕後再甦相應至矣。請自隗始，皓心嚮往之。矧自研究以逮入鄙合教，先生更為之列分十門，統攝二利，本末大備。語云：今人未必不如古人，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是毒也，其流衍於無盡際歟！

歸依三寶弟子項皓合十書後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